浙江潮

週刊

嚴北溟主編

七十六・七期合刊目錄

社論：撲殺此獠——汪精衛！

特載：抗戰現階段的認識……黃紹竑

時事報告：1.東京會議停頓。2.希特勒的「榮譽」與「和平」。3.虎口下的但澤之「走廊」。4.德蘇締結互不侵約。

德蘇締約後的世界變局……嚴北溟

檢討敵人的「對華再認識」……荃麟

希特勒的「秋季運動」……鄭洪範

德意青年的反戰怒潮……蔣萊

「新秩序」的失敗……康仁

為什麼情緒低落？……東陵

紅豆室雜吟……簡乘儀

談青年思想的領導……蔡槐卿

報告：太陽旗下的反抗者……任重

檢查……鄒伯詠

文藝：異樣的敬禮……小卡

白指導員……蕭仲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三日出版

浙江潮

週刊

嚴北溟主編

七十六．七期合刊目錄

社論：撲殺此獠——汪精衛！……黃紹竑
特載：抗戰現階段的認識
時事報告：
1.東京會議停頓。
2.希特勒的「榮譽」與「和平」。
3.虎口下的但澤之「走廊」。
4.德蘇締結互不侵約。
德蘇締約後的世界變局……嚴北溟
檢討敵人的「對華再認識」……荃麟
希特勒的「秋季運動」……鄭洪範
德意青年的反戰怒潮……蔣萊
「新秩序」的失敗……康仁
為什麼情緒低落？……東陵
紅豆室雜吟……簡乘儀
談青年思想的領導……蔡槐卿
報告
太陽旗下的反抗者……任重
檢查……鄒伯詠
文藝
異樣的敬禮……小卡
白指導員……蕭仲訥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三日出版

撲殺汪精衛！

記得八個月以前，當汪精衛逃到河內，發表主和的豔電，本社曾召集了一次討汪問題的座談會，熱烈參加的羣衆達五百人之多，過後又發表了一篇「汪精衛的總清算」的文章。我們嚴正地指出了汪精衛公開做漢奸必然的前途，當時還有一部份人以爲我們不免過於偏激，還抱着一種「汪精衛做漢奸總不至於」的錯誤觀念。八個月來，汪精衛日益下流的罪行，一總暴給國人以共見了：他不但是漢奸，並且是一個最最無恥的瘋狗。

最近汪精衛無數次由敵機散發誣蔑的宣言，在上海組織所謂「中國國民黨防共特工指揮部」，摧殘上海的抗戰文化，暗殺抗日份子；除此以外，汪精衛更跑到廣東，進行陰謀煽惑，企圖組織華南的傀儡偽政府。八個月來汪精衛賣國活動的日益猖狂，給我們已往的論斷，更增加了有力的證明，就是一切鼓吹民族失敗主義，鼓吹「防共協定」路線，反對游擊戰，反對全面戰，反對動員民衆，反對國內團結等等爲敵人張目的陰謀，必然要走到通敵求和的道路，而通敵求和必然要走到公然當漢奸的道路。事情很明顯的，擺在每個人面前的是兩條界限分明的道路，一是團結抗戰，一是賣身作狗，不入於此，卽入於彼，當中間絕對不許有任何動搖的餘地，也決不會有動搖的餘地。

汪精衛要引誘我們去的，是一火坑，是陷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的深淵，這是抗戰以前六年中血的教訓，古往今來的歷史都證明了。汪精衛這一狼心狗肺中所包藏的是一副什麼樣的計劃。所以汪精衛叛國以來，即遭全中國明白事理的人所唾棄，遭到最高統帥，和全體忠勇將士的[illegible]，最近由於汪精衛更進一步的[illegible]行施騙，更引起了全國軍民空前的憤慨，引起了張發奎、薛岳、余漢謀等華南百餘將領的一致通電聲討。這說明了，每個有良心的人民是要堅持抗戰的，抗日將士是要堅持抗戰的，全國各抗日黨派是要堅持抗戰的。難道還有問題嗎？

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敵寇汪精衛誘降的陰謀就可以減低警覺性。我們絕對不可過低估計了汪精衛的危險。

要知道，抗戰直到今天，仍有許多汪精衛的徒子徒孫，難兄難弟，他們潛伏在國內，猛烈活動，企圖響應汪精衛賣國求和的主張。而除此以外，客觀上汪精衛的宣傳又還有着部份有利的因素：（一）過去我國長期處在帝國主義深重的壓迫之下，民族失敗主義，唯武器論播下了許多有毒的病菌，以致使國民的民族自尊心普遍低下，民族意識缺乏，很容易受似是而非的漢奸理論的感染。（二）國內有少數保守份子或者受着民族失敗主義的影響，或者陷於宗派成見的泥淖，對內發生患得患失的心理，分散抗戰的意志，意志分散則情緒動搖，情緒動搖則易受汪逆謬論的感染。（三）英國在受日寇嚴重威脅之下，還有製造東方慕尼黑的可能。當然中國的地位不可與捷克比，只要能堅持自力更生，堅持持久抗戰，東方慕尼黑是無法實現的。然而危險的是國內少數國際形勢近視眼者，他們不知道堅持自力更生的原則，一味依賴英國，認不清中國立場與英國立場的分歧點，因此當英國動搖時，自己也就跟着動搖起來，不知道只有本着積極自主的抗戰外交，方能克服英法的動搖，爭取他們站到堅持反侵略的立場來。這些都是汪逆活動客觀上有利的因素。我們要提高對汪逆的政治警覺性，反對對漢奸陰謀疏忽怠惰的傾向，更要明瞭下述三點：（一）加緊精神總動員的工作（這一工作現在各方面很鬆忽略，有停頓的狀態），以激發民族意識，普遍提高民族自尊心。（二）糾正那些眼睛不看外面，專門在國內糾紛打算，患得患失的錯誤思想，以集中意志，提高對敵警覺性。（三）把握自力更生的原則，執行積極自主的抗戰外交，反對任何企圖「調解」中日戰爭的陰謀。從這三方面去進行反對汪精衛賣國求和的陰謀，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要特別提出來說一說。我們知道，漢奸的模型不一定是一模一樣的，漢奸活動的方式也不一定完全一樣的。敵寇漢奸基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引誘中國陷入「求和亡國」的深坑，然而卻可以製出各種不同的論調，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假使抗戰的力量削弱了，抗戰就無法必勝，假使抗戰陣營內部的摩擦猜忌加深了，步驟無法一致，意志自然分散，抗戰當然不易持續下去，那麼敵寇陰謀就成功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團結，所以敵寇漢奸就特別在破壞團結方面下手，而方式也是千變萬化形形色色的。我們要提高警覺性，不要上當，不要爲仇者所快，親者所痛。我們要牢記總裁在今年「七七」所說的話：「凡是敵人說不好的，一定是好的，凡是敵人所要破壞的，我們要確保的。」事理是很明白的，敵人所以要破壞我們的團結，正因爲團結是抗戰所必要的，所以我們不但不要中了敵寇一挑撥利用籠絡「以華制華」的詭計，還要以加緊團結來回答敵人。抗戰在現階段中，全中國人民都是在艱苦困難的情況下，大家緊握着手，克服艱[illegible]中的困難。

汪精衛不但是「罪惡滔天」，並且是最卑鄙最惡

撲殺走狗——汪精衛！

記得八個月以前，當汪精衛逃到河內，發表主和的「豔電」，本社曾召集了一次討論汪問題的座談會，熱烈參加的羣衆達五百人之多，過後又發表了一篇「汪精衛的總清算」的文章。我們嚴正地指出了汪精衛公開做漢奸必然的前途。當時還有一部份人以為我們不免過於偏激，還抱着一種「汪精衛做漢奸總不至於」的錯誤觀念。八個月來，汪精衛日益下流的罪行，總算給國人以共見了：他不僅是漢奸，並且是一個最兇惡最無恥的瘋狗。

最近汪精衛[illegible]數次由敵機散發[illegible]的宣言，在上海組織所謂「中國國民黨防共特工指揮部」，摧殘上海的抗戰文化，暗殺抗日份子；除此以外，汪精衛更跑到廣東，進行陰謀煽惑，企圖組織華南的傀儡偽政府。八個月來汪精衛賣國活動的日益猖狂，替我們已往的論斷，更增加了有力的證明，就是一切鼓吹民族失敗主義，鼓吹「防共協定」路線，反對游擊戰，反對全面戰，反對動員民衆，反對國內團結等為敵人張目的陰謀，必然要走到通敵求和的道路，而通敵求和必然要走到公然當漢奸的道路。事情很明顯的，擺在每個人面前的是兩條界限分明的道路，一是團結抗戰，一是賣身作狗，不入於此，即入於彼，當中間絕對不許有任何動搖的餘地，也決不會有動搖的餘地。

汪精衛要引誘我們去跳的，是一火坑，是陷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的深淵，這是抗戰以前六年中血的教訓，古往今來的歷史都證明了汪精衛這一狼心狗肺中所包藏的是一個什麼禍心。所以汪精衛叛國以來，即遭全中國明白事理的人民的唾棄，遭到最高統帥和全體忠勇將士的痛擊，最近由於汪精衛更進一步的[illegible]行[illegible]騙，更引起了全國軍民空前的憤怒，引起了張發奎、[illegible]、余漢謀等[illegible]百餘將領的[illegible]面一致進行聲討。這說明了，每個有良心的人民是要堅持抗戰的，抗日將士是要堅持抗戰的，全國各抗日黨派是要堅持抗戰的。難道還有問題嗎？

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敵寇汪精衛誘降的陰謀就可以減低警覺性。我們絕對不可過低估計了汪精衛的危險。

要知道，抗戰直到今天，仍有許多汪精衛的徒子徒孫，難兄難弟，他們潛伏在國內，猛烈活動，企圖響應汪精衛賣國求和的主張。而除此以外，客觀上汪精衛的宣傳又還有着部份有利的因素：（一）過去我國長期處在帝國主義深重的壓迫之下，民族失敗主義，唯武器論播下了許多有毒的病菌，以致使國民的民族自尊心普遍低下，民族意識缺乏，很容易受似是而非的漢奸理論的感染。（二）國內有少數保守份子或者受着民族失敗主義的影響，或者陷於宗派成見的泥淖，對內發生患得患失的心理，分散抗戰的意志，意志分散則情緒動搖，情緒動搖則易受汪逆謬論的感染。（三）英國在受日寇嚴重威脅之下，還有製造東方慕尼黑的可能。當然中國的地位不可與捷克比，只要能堅持自力更生，堅持持久抗戰，東方慕尼黑是無法實現的。然而危險的是國內少數國際形勢近視眼者，他們不知道堅持自力更生的原則，一味依賴英國，認不清中國立場與英國立場的分歧點，因此當英國動搖時，自己也就跟着動搖起來，不知道只有本着積極自主的抗戰外交，方能克服英法的動搖，爭取他們站到堅持反侵略的立場來。這些都是汪逆活動客觀上有利的因素。我們要提高對汪逆的政治警覺性，反對對漢奸陰謀疏忽怠惰的傾向，更要明瞭下述三點：（一）加緊精神總動員的工作（這一工作現在各方面很為忽略，有停頓的狀態），以激發民族意識，普遍提高民族自尊心。（二）糾正那些眼睛不看外面，專門在國內疑神疑鬼，患得患失的錯誤思想，以集中意志，提高對敵警覺性。（三）把握自力更生的原則，執行積極自主的抗戰外交，反對任何企圖「調解」中日戰爭的陰謀。從這三方面去進行反對汪精衛賣國求和的陰謀，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要特別提出來說一說。我們知道，漢奸的模型不一定是一模一樣的，漢奸活動的方式也不一定完全一樣的。敵寇漢奸基本的目的只有一個，引誘中國陷入「求和亡國」的深坑，然而却可裝出各種不同的臉譜，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假使抗戰的力量削弱了，抗戰就無法必勝，假使抗戰陣營內部的摩擦猜忌加深了，步驟無法一致，意志自然分散，抗戰當然不易持續下去，那麼敵寇陰謀就成功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團結，所以敵寇漢奸就特別在破壞團結方面下手，而方式也是千變萬化形形色色的。我們要提高警覺性，不要上當，不要為仇者所快，親者所痛。我們要牢記，總裁在今年「七七」所說的話：「凡是敵人說不好的，一定是好的，凡是敵人所要我們做的，我們不做。」事理是很明白的，敵人所以要破壞我們的團結，正因為團結是抗戰所必要的，所以我們不但不要中了敵寇「挑撥利用離間」「以華制華」的詭計，還要以加緊團結來回答敵人。抗戰在最艱苦(?)的階段中，全中國人民都是在艱苦困難的情況下，大家緊握着手，克服萬難中的困難。

汪精衛不但是「罪惡滔天」，並且是最卑鄙最惡

時事綜述

8.4——8.11

1. 晉南克復晉城
2. 東京會議停頓
3. 希特勒的「榮譽與威望」
4. 德意的「和平」和「新秩序」
5. 虎口下的但澤與走廊
6. 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晉南克復晉城

敵寇要打通白晉公路直達孟縣的縱斷幹線，和臨汾直達涉縣的橫斷幹線，以及溝通同蒲與道清的聯絡，使晉豫冀三省密切聯絡，使在正太同蒲道清和平漢四線包圍之中的晉東南抗日游擊根據地，完全在日寇的控制之下，使我游擊戰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於是日寇便可從四面逐步推進，消滅我游擊隊，掌握太行山的一端，穩定晉東南的局勢，乃至渡河入陝。但是，事與願違，自我克復晉城後，晉東南敵寇的崩潰。也便開始，敵寇的迷夢，到此已完全粉碎了。

晉城（澤州），當前山背河的城市，扼守白晉路經晉路的樞紐，控制晉豫的門戶，這次敵寇六師團九路進攻的最後目標，也便是這一個地方。但是我軍採用避開正面，分佈兩側的方法，晉城雖然陷於敵手，但是配合洪屯公路以北戰事的緊張，便向晉城攻擊，自十日起肅清晉沁公路，十二日迫到晉城西郊，十三日衝入城垣，十六日佔領城郊對敵繼續圍攻，於是自十九日起，我便下總攻擊令，二十日便克復這敵寇在晉東南最重要的最後據點了。

△東京會議停頓

經過一個月多的東京會議，由於日方必堅持其無理的要求（把經濟問題與警務問題相提並論），英國當然固守其正常的立場，於是十四日日方天津駐軍代表武藤的返津，東京會議也便因此停頓了，現在英國正在擬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我國的財政經濟問題，或請公約簽字國發表對諸問題的意見。現在各國雖未接到英國的正式通知，但是美國已有這樣的主張，一切會議必得有中國參加，這可見美國援華反日的積極態度。這樣一來，英國想在會議上的妥協之念，想把放縱法西侵略者的責任，分一點給其他各國負担，恐怕是一種幻想！

至於日寇呢？他一方面死命的按住英來謀有田初步協定不放，認為這一協定不但適用於華北，而且更可推行於上海。於是上海問題便接踵而來：第一要接收特區法院，第二要引渡四行孤軍，天津英界封鎖的計劃，不久恐怕也要搬到上海來。而另一方面，日寇更積極造成威嚇的態勢，企圖將自由變幹，在作戰區域內以「敵對」態度對待英國，而對英美僑民生命之危險，據說也不負責了。此外，則加強反英運動，天津有「國民大會三日示威運動」，北平有「東亞救世軍」，南京偽外部組織「收回租界主權準備委員會」。同時對於香港的封鎖，也正趕緊在進行中，事實上香港早已是岌岌可危，現在港當局已非正式的撤退新界外僑婦孺，當今猖獗的日寇，英國若不堅決的予以打擊，我想大英帝國皇冠上的寶石，將會在厄運中失了它的光輝！

△希特勒的「榮譽與威望」

在遠東，英日的外交戰雖已到了翻臉的階段，但是在歐洲，正是縱橫捭闔的時候，在大暴風雨的前夕，正是國際外交家最活躍的時代，尤其是德蘇關係的突變，許多人更是為之「目瞪口呆」，以為是「不可解之謎」。歐洲的一星一火，都吸引住了全世界人士的注意。

據意大利的看法，德國內必欲吞併但澤與走廊，是爲了有關希特勒的「榮譽與威望」，因爲希特勒已喊了數月之久，又動員二百萬軍隊，國內早已天怒人怨，假若不能得但澤與走廊，那豈非大損希特勒之名，當非但有損希氏的「榮譽與威望」，而且是有關他的地位與生命！所以當但澤問題吃緊的時候，希氏便想出折衷的方法來了，於是這個問題又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首先是我們前次已提過的德意會談，所謂緩和希特勒背後的請求，使德意對但澤問題便更進一段起來，他們一方面把問題的範圍擴大，把但澤問題擴大爲整個波蘭問題；另一方面，使意國聲明在德國的背後，既日不能損害德國的「合併」，那對這國決不中立，而以全力拔刀相助。這是他們相隨的手段。不但如此，意國還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不是說英法不可靠，便是說英法利用波蘭，以離間德波。另外又想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向波蘭提出所要的辦法，其中規定：（1）國聯駐但澤高級委員一職，應予撤銷。（2）波蘭駐但澤海關之一職，應予撤銷，由波蘭改派外交代表駐但澤保護波蘭之利益。（3）但澤自由市憲法應予修改，市內行政應完全由日耳曼人主持。（4）但澤與德國邊境上之關卡應以五年爲期，逐步撤銷。（5）締結國際協定，劃但澤爲非武裝區域，由德國加以担保

毒並陰險的一隻狗。他雖然裝着「妓女」「土娼」「兔崽子」媚人的面孔，却懷着一顆比毒蛇還狠的禍心。

張發奎將軍以蔣總裁的話來說對：「汪逆既自絕於黨，自絕於國，自絕於民，滋生于黨國之烈必有復甚於今日者。」是的，汪逆是誅戮不足以蔽其辜的，每個中華民族的子孫都應當抱定決心，撲殺此僚，並且要撲殺所有汪精衛的陰謀。我們的雙手要去染滿敵寇的鮮血，同時也必須不惜染滿一切敵狗漢奸的臭血啊！

時事敍論

8.4 — 8.11

1. 晉南克復晉城
2. 東京會議停頓
3. 希特勒的「榮譽與威望」
4. 德意的「和平」和「新秩序」
5. 虎口下的但澤與走廊
6. 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晉南克復晉城

敵寇要打通白晉公路直達孟縣的縱斷幹線，和臨汾直達涉縣的橫斷幹線，以及溝通同蒲與道清的聯絡，使晉豫冀三省密切聯絡，使在正太同蒲道清和平漢四線包圍之中的晉東南抗日游擊根據地，完全在日寇的控制之下，使我游擊戰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於是日寇便可從四面逐步推進，消滅我游擊隊，窒困太行山的一端，穩定晉東南的局勢，乃至渡河入陝。但是，事與願違，自我克復晉城後，晉東南敵寇的崩潰。也便開始，敵寇的迷夢，到此已完全粉碎了。

晉城（澤州），當面山背河的城市，扼守白晉路與晉路的樞紐，控制晉豫的門戶，這次敵寇六師團九路進攻的最後目標，也便是第一個地方。但是我軍採用避開正面，分佈兩側的方法，晉城雖然陷於敵手，但是配合洪屯公路以北戰事的緊張，便向晉城攻擊，自十日起肅清晉沁公路，十二日迫到晉城西郊，十三日衝入城垣，十六日肅清城郊對敵繼續圍攻，於是自十九日起，我便下總攻擊令，二十日便克復這敵寇在晉東南最重要的最後據點了。

△東京會議停頓

經過一個月多的東京會議，由於日方必堅持其無理的要求（把經濟問題與警務問題相提並論），英國當然固守其正當的立場，於是十四日日方天津駐軍代表武藤的返津，東京會議也便因此停頓了，現在英國正在擬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我國的財政經濟問題，或請公約簽字國發表對諸問題的意見。現在各國雖未接到英國的正式通知，但是美國已有這樣的主張，一切會議必得有中國參加，這可見美國援華反日的積極態度。這樣一來，英國想在會議上的妥協之念，想把放縱法西侵略者的責任，分一點給其他各國負担，恐怕是一種幻想！

至於日寇呢？他一方面死命的設法促成有田初步協定不放，認為這一協定不但適用於華北，而且更可推行於上海。於是上海問題便接踵而來：第一要接收特區法院，第二要引渡四行孤軍，天津英界封鎖的活劇，不久恐怕也要搬演到上海來。而另一方面，日寇也極盡威嚇的能事，企圖使華北變幹，在作戰區域內以「敵對」態度看待英國，而對英美僑民生命之完全，據說也不負責了。此外，則加強反英運動，天津有「剷英救世軍」，南京偽外部組織「收回租界事有「東亞救世軍」，北平有「剷英會」⋯⋯

加強反英運動，天津有「剷英救世軍」，南京偽外部組織「收回租界主權準備委員會」。同時對於香港的封鎖，也正趕緊在進行中，事實上香港早已是岌岌可危，現在港當局已非正式的撤退新界外僑婦孺，這令傲的日寇，英國若不堅決的予以打擊，我想大英帝國皇冠上的寶石，將會在爬蟲中失了它的光輝！

△希特勒的「榮譽與威望」

在遠東，英日的外交戰雖已到了翻臉的階段，但是在歐洲，正是縱橫捭闔的時候，在大暴風雨的前夕，正是國際外交家最活躍的時代，尤其是德蘇關係的突變，許多人更是為之「目瞪口呆」，以為是「不可解之謎」。歐洲的一星一火，都吸引住了全世界人士的注意。

據意大利的方法，德國內必欲吞併但澤與走廊，是為了有關希特勒的「榮譽與威望」，因為當浮勃已為德了數月之久，又動員二百萬軍隊，國內早已人怨，假若不能得但澤與走廊，那豈非大喪希特勒之命，當非但有關希氏的「榮譽與威望」，而且是有關他的地位和生命！所以當但澤問題存在的時候，希氏便想出新的方法來了，於是這個問題又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首先是我們前次已提過的謠言青年，所謂希特勒青年的到來，使為保護但澤的便更進一步起來，他們一方面把問題的範圍擴大，把但澤問題擴大為整個波蘭問題；另一方面，便走到德國的背命，既曰不能損害德國的「命譽」，事實上德國決不中立，而以全力拔刀相助。這是他們初步的手段。不但如此，德國還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不是說英法不可靠，便是說英法利用波蘭，以潤德國。另外又想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向波蘭提出所要的辦法，其中規定：（1）國聯駐但澤高級委員一職，應予撤銷。（2）波蘭駐但澤商務委員一職應予撤銷，由波蘭改派外交代表駐但澤保護波蘭之利益。（3）但澤自由市憲法應予修改，市內行政應完全由日耳曼人主持。（4）但澤與德國邊境上之關卡應以五年為期，逐步撤銷。（5）締結國際協定，劃但澤為非武裝區域，由德國加以担保

毒辣陰險的一隻狗。他雖然裝着「奴女」「士娼」「鬼臉子」媚人的面孔，却懷着一顆比毒蛇還狠的禍心。

張發奎先生致汪逆精衛的通電說對：「汪逆既自絕於黨，自絕於國，自絕於民，就生於世終必有復活於今日者。」是的，汪逆是誅戮不足以蔽其辜的，每個中華民族的子孫都應當拋從之心，撲殺此僚，並且要撲殺所有汪精衛的陰影。我們的雙手要去塗滿敵寇的鮮血，同時也必須不惜塗滿一切敵狗漢奸的臭血啊！

，波蘭方面共在西勃當特半島上之軍火庫應予撤去。（6）但澤港獨立性質之海港委員會管理之海港職員會，由波但德三方之代表組織之。這雖然被墨索里尼自稱爲折衷方案，但是顯然的是根據希特勒漸進吞併但澤的方法而定的。

另外，便是國聯駐但澤高級委員布爾哈特一再的訪晤希特勒。雖然他倆談話的內容，外界一無所知，可是這是負有「調解」的使命，是不難推測而知的。布爾哈特自貝茲加登鎮返但澤後，便與波蘭駐但澤代表卓建基，但澤市參議會主席格萊塞數度會晤，對於關稅及地位兩問題，多所討論，大概爲了想改變但澤自由市的地位，而遭波蘭反對吧，會談也便陷於僵局了。布爾哈特想再度訪晤希特勒，大概是想再試試看，看希特勒對於新的要求，有何打個折扣的餘地。

墨索里尼便是這樣的慷慨，他便是想犧牲波蘭的獨立與生存，換取希特勒的「榮譽與和平」。而希特勒呢？倒還客氣，他這一次的舉動不是說「最後一次的領土要求」，而是說「最小限度的要求」，因爲希特勒的「最後一次」是個無盡數，大家都已看得明白，所以他便換個口吻，說是「最小限度」的了，但是但澤與走廊到底是不是「最小」呢？我們倒不必去研究，而是希特勒這個「最小」，那才是無窮小數呢！

△德意的「利个」與「新秩序」

不但對但澤和波蘭走廊，義大利是用盡一切陰謀，而且對整個的歐洲問題，德意的花樣也正多，尤其是「四強和平會議」的呼聲，最近又甚囂塵上。在這裏首先要提到的是敦促向意國建議，召開英法德意波五強會議，把蘇聯排斥在外，墨索里尼便要在這會裏，提出殖民地問題及原料重新分配問題。而德意會談結果，墨索里尼也便主張召開四強會議，起草歐洲「新秩序」的計劃，希特勒便以取得但澤爲參加和平會議的條件。但是，這顯然是德意的空想罷，雖然有英國的輿論在那裏響應，認爲可以參加德意的「和平」會議。可是英國的言論說得好，過去的捷克是未經審判即被定罪，現在「和平」會議竟邀請波蘭參加，這無他，不過經過審判再定罪而已。所以波蘭不但是反對布爾哈特的「任意變式」的調停，而且也是反對德意一手控制下的「和平」會議，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德意積極拙劣的手段也够可笑的，日本強盜在遠東的大唱建立「新秩序」，已原形畢露，大家都相信日寇的新秩序就是「無秩序」，誰知計無所出的德意的盟友，也來唱此一套呢！

△虎口下的但澤及走廊

雖然說德寇想以種種和平的陰謀，不流血而取但澤（希特勒要拿但澤，也必然要取走廊），可是希特勒種種兇惡的姿態，仍然是擺出來的。例如徵召看護婦，組織宣傳隊，軍隊注射防疫針，車輛被政府徵用，卡車及坦克車均已出動，哥羅尼與其他萊恩區域之城市實施燈火管制，召集一九三一年級的後備役，清通東部的公路鐵路軍用。這些都是希特勒積極動員的實例，一般人都承認至念二日完成了他第一步的作戰準備，動員二百萬人。於是，便突傳德軍已於念四日下午而佔領波蘭走廊，這真是天間特的一聲爆雷，東歐洲局勢的劇變，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英國內閣念二日會議，決定召集各級後備兵入伍，法國也開始徵召技術人員，去年歐洲的「九月危機」，恐怕又將再度演出了。

△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侵略軸心的領導者，「反共」協定的創始人，現在竟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這使全世界人士「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反共」最出力的德外長李賓特洛甫已於二十三日赴莫斯科，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了。說起德蘇政治關係的改善，是先由於經濟來往的好轉，這特別表現在本月十九日訂立的德蘇商務新協定（正式名稱爲協定，商務及清算協定），它的內容是由德國借予蘇聯二萬萬馬克，年息五厘，七年償清，蘇聯即以該款向德國購買機器等材料，而蘇聯在兩年內，以總值一萬八千萬馬克之貨物輸入德國。這個條約的優點有三：一是助蘇向德購貨，條爲蘇聯獲得有利條件，二是利息較前減低，三是期限較前延長。由於經濟來往的改善，帶來了政治關係的好轉，德蘇也便締結了互不侵犯協定。

說起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締結，在蘇聯方面，是表示：（一）這是蘇聯和平外交的成功，它本來便主張不斷與任何一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在過去，當法蘇訂互助協定時，也邀請過德國，在遠東也曾邀請過日本。（二）揭穿「反共」「反蘇」的煙幕，希特勒的進攻目標，到底是蘇聯，抑或各小國和英法，至此已經分明了。（三）對於張伯倫的外交政策，已識破心的企圖，予以一不留情的打擊，暴露了張伯倫企使希特勒東進的野心。（四）是對於日寇的打擊，蘇聯是更有可能多注意東部邊境的安全，日寇的外交，可能因此而孤立，所以這對我國是有利的。

至於德國呢？它第一是想拆散英法蘇互助協定的締結，把和平陣線的支柱蘇聯「搶」出來。第二是威脅張伯倫，以和蘇聯妥協的姿態，威脅他退步。這些都是柏林外交家所打的算盤。不過蘇聯的地位是最鞏固的，蘇聯的外交是最堅定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既不是蘇聯「孤立外交的最高峯」，也不是蘇聯向德國妥協。

，波蘭方面共在西勒賓特半島上之軍火庫應予撤去。（6）但澤港獨立性質之海港委員會管理之海港職員會，由波但德三方之代表組織之。這雖然被墨索里尼自稱爲折衷方案，但是顯然的是根據希特勒漸進吞併但澤的方法而定的。

另外，便是國聯駐但澤高級委員布爾哈特一再的訪晤希特勒。雖然他倆談話的內容，外界一無所知，可是這是負有「調解」的使命，是不難推測而知的。布爾哈特自貝茲加登歸返但澤後，便與波蘭駐但澤代表卓遠基，但澤市參議會主席格萊聚數度會晤，對於關稅及地位兩問題，多所討論，大概爲了想改變但澤自由市的地位，而遭波蘭反對吧，會談也便陷於僵局了。布爾哈特想再度訪晤希特勒，大概是想再試試看，看希特勒對於新的要求，有何打個折扣的餘地。

墨索里尼便是這樣的慷慨，他便是想犧牲波蘭的獨立與生存，換取希特勒的「榮譽與和平」。而希特勒呢？倒還客氣，他這一次的舉動不是說「最後一次的領土要求」，而是說「最小限度的要求」，因爲希特勒的「最後一次」是個無盡數，大家都已看得明白，所以他便換個口吻，說是「最小限度」的了，但是但澤與走廊到底是不是「最小」呢？我們倒不必去研究，而是希特勒這個「最小」，那才是無窮小數呢！

△德意的「和平」與「新秩序」

不但對但澤和波蘭走廊，意大利是用盡一切陰謀，而且對整個的歐洲問題，德意的花樣也正多，尤其是「四強和平會議」的呼聲，最近又甚囂塵上。在這裏首先要提到的是教廷向意國建議，召開英法德意波五強會議，把蘇聯排斥在外，墨索里尼便要在這會議裏，提出殖民地問題及原料重新分配問題。而德意會談結果，墨索里尼也便主張召開四強會議，起草歐洲「新秩序」的計劃，希特勒便以取得但澤爲參加和平會議的條件。但是，這顯然是德意的空想罷，雖然有英國的輿論在那邊響應，認爲可以參加德意的「和平」會議。可是美國的言論說得好，過去的捷克是未經審判即被定罪，現在「和平」會議竟邀請波蘭參加，這無他，不過經過審判再定罪而已。所以波蘭不但是反對布爾哈特的「倫西曼式」的調停，而且也是反對德意一手操制下的「和平」會議，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德意種種拙劣的手段也够可笑的，日本強盜在遠東大唱建立「新秩序」，已原形畢露，大家都相信日寇的新秩序就是「無秩序」，誰知計無所出的德意內閣友，也來唱此一套呢！

△虎口下的但澤及走廊

雖然說德意想以種種和平的陰謀，不流血而取但澤（希特勒要拿但澤，也必然要取走廊），可是希特勒種種挑釁的姿態，仍然是擺出來的。例如徵召看護婦，組織宣傳隊，軍隊注射防疫針，車輛被政府徵用，卡車及坦克車均已出動，看羅尼與其他萊恩區城之城市實施燈火管制，召集一九三一年級的後備役，溝通東部的公路鐵路軍用。這些都是希特勒繼續動員的實例，一般人都承認至念二日完成了他第一步的作戰準備，動員二百萬人。於是，便突傳德軍已於念四日下午而佔領波蘭走廊，這眞是天閃特的一聲爆雷，東歐洲局勢的劇變，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英國內閣念二日會議，決定召集各級後備兵入伍，法國也開始徵召技術人員，去年歐洲的「九月危機」，恐怕又將再度演出了。

△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侵略陣線的領導者，「反共」協定的創始人，現在竟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這使全世界人士「目瞪口呆，不知所解」，「反共」最出力的德外長李賓特洛甫已於二十三日赴莫斯科，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了。說起德蘇政治關係的改善，是先由於經濟來往的好轉，値得特別提起的是本月十九日訂立的德蘇商務新協定（正式締結協定，商務及清算協定），它的內容是由德國借予蘇聯二萬萬馬克，年息五厘，七年償清，蘇聯即以該款向德國購買機器等材料，而蘇聯在兩年內，以總值一萬八千萬馬克之貨物輸入德國。這個條約的優點有三：一是助蘇向德購貨，條爲蘇聯獲有利條件，二是利息較前減低，三是期限較前延長。由於經濟來往的改善，帶來了政治關係的好轉，德蘇也便締結了互不侵犯協定。

說起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締結，在蘇聯方面，是表示：（一）這是蘇聯和平外交的成功，它本來便主張不斷與任何一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在過去，當法蘇訂互助協定時，也邀請過德國，在遠東也曾邀請過日本。（二）揭穿「反共」「反蘇」的煙幕，希特勒的進攻目標，到底是蘇聯，抑或各小國和英法，至此已經淸楚分明了。（三）對於張伯倫的外交政策，包藏禍心的企圖，予以一不留情的打擊，暴露了張伯倫硬使希特勒東進的野心。（四）是對於日寇的打擊，蘇聯是更有可能多注意東部邊境的安全，日寇的外交，可能因此而孤立，所以這對我國是有利的。

至於德國呢？它第一是想拆散英法蘇互助協定的締結，把和平陣線的支柱蘇聯「搶」出來。第二是威脅張伯倫，以和蘇聯妥協的姿態，威脅他退步。這些都是柏林外交家所打的算盤。不過蘇聯的地位是最鞏固的，蘇聯的外交是最堅定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既不是蘇聯「孤立外交的最高峯」，也不是蘇聯向德國妥協。

抗戰現階段的認識

——在省府擴大紀念週講——

黃紹竑

各位同志：

今天舉行黨政聯合紀念週，想把個人對抗戰二年來敵人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所取的策略和步驟的觀察，提出來報告，同時，我們自己應該決定怎樣的對策，也一併提出報告。

一、一個總認識

我們知道國際戰爭，總是要經過三個階段：最初是武力戰，接着是政治戰，末一個階段是經濟戰，經濟戰是決定最後勝負的。遠的不必講，我們拿歐洲大戰來舉例：起初一二年，兩大交戰集團單純的作拉鋸戰；大家拾陣地；武力戰以後繼起的就是政治戰，即是如何鞏固自己的政權，如何瓦解敵人的政權，如何安定自己的社會，如何動搖敵人的社會，如何孤立敵人的外交，如何增加自己的與國，政治上的勾心鬥角，與軍事上的布置，一齊行動起來。這是政治戰當中一定的程序。到了大戰的末期，就是經濟戰的階段了。經濟戰在於如何封鎖敵人的經濟，如何發展自己的經濟，如何使財政貨幣能夠長久支持，如何使人民的生活長久安定，而作戰的物資如何能源源不竭。培養種種作戰的力量，等待勝利的來臨，這是經濟戰重要的意義。許多人說：美國參戰是決定歐戰勝負的主要原因。我們知道美國實際在戰場上參加的武力是有限的，爲什麼說美國可以決定勝負呢？很簡單的回答：因爲美國經濟充裕，可以拿許多物資和金錢接濟協約國，增加了他們的作戰力量；也可以說，歐戰的勝利，是經濟的勝利，是金元在那裏打勝仗。

由上面所說武力戰，政治戰，經濟戰，雖可分爲三個階段，而實在是三個連環。三個階段，勢所必經，三個連環，互爲因果。抗戰兩年以來，這三個階段已展開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必須認識清楚敵人在各階段中的策略，決定我們的對策，這是要黨政人員乃至社會一般人士深切注意的。

中日戰爭，已經過了兩年，這兩年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敵人最初是採取武力戰，但同時政治戰也在展開了。真正講起來，日本對我國的政治戰，早就開始了，牠不但軍事上準備多年了，就是扶植傀儡，利用漢奸，也有很長久的準備。就是說：日本的軍事準備和政治準備，是同時進行着的。所以戰爭開始，一方面是武力的進攻，一方面是傀儡僞政權隨之而成立。到了抗戰第二年，敵人在軍事和政治上進攻還感不夠，馬上又躍進到經濟戰。現在軍事戰，政治戰和經濟戰，已經全部展開在我們和敵人之間了。但是敵人在這三種戰爭的現階段中，到底採取怎樣的方策呢？這個不能不有詳細的觀察，現在我們分開來研究一下：

二、軍事戰

首先講敵人的軍事，就是現在敵人對軍事到底採取怎樣的方策？據個人的觀察不外乎三種：

第一、保守重於進攻

現在敵人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是停下來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家都知道是爲了兵力不敷，而且遭遇種種困難。但是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日本的一貫的大陸政策（即是蠶食政策）。本來日本造成七七事變的目的，是僅限於北方局部，因爲我們全面抗戰的結果，乃

抗戰現階段的認識

——在省府擴大紀念週講——

黃紹竑

各位同志：

今天舉行黨政聯合紀念週，想把個人對抗戰二年來敵人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所取的策略和步驟的觀察，提出來報告，同時，我們自己應該決定怎樣的對策，也一併提出報告。

一、一個總認識

我們知道國際戰爭，總是要經過三個階段：最初是武力戰，接着是政治戰，末一個階段是經濟戰，經濟戰是決定最後勝負的。遠的不必講，我們拿歐洲大戰來舉例：起初一二年，兩大交戰集團單純的作拉鋸戰；大家搶陣地；武力戰以後繼起的就是政治戰，即是如何鞏固自己的政權，如何瓦解敵人的政權，如何安定自己的社會，如何動搖敵人的社會，如何孤立敵人的外交，如何增加自己的與國，政治上的勾心鬥角，與軍事上的布置，一齊行動起來。這是政治戰當中一定的程序。到了大戰的末期，就是經濟戰的階段了。經濟戰在於如何封鎖敵人的經濟，如何發展自己的經濟，如何使財政貨幣能夠長久支持，如何使人民的生活長久安定，而作戰的物資如何能源源不竭，培養和補充作戰的力量，等待勝利的來臨，這是經濟戰重要的意義。許多人說：美國參戰是決定歐戰勝負的主要原因。我們知道美國實際在戰場上參加的武力是有限的，爲什麼說美國可以決定勝負呢？很簡單的回答：因爲美國經濟充裕，可以拿許多物資和金錢接濟協約國，增加了他們的作戰力量；也可以說，歐戰的勝利，是經濟的勝利，是金元在那裏打勝仗。

由上面所說武力戰，政治戰，經濟戰，雖可分爲三個階段，而實在是三個連環。三個階段，勢所必經，三個連環，互爲因果。抗戰兩年以來，這三個階段已展開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必須認識清楚敵人在各階段中的策略，決定我們的對策，這是要黨政人員乃至社會一般人士深切注意的。

中日戰爭，已經過了兩年，這兩年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敵人最初是採取武力戰，但同時政治戰也在展開了。眞正講起來，日本對我國的政治戰，早就開始了，牠不但軍事上準備多年了，就是扶植傀儡，利用漢奸，也有很長久的準備。就是說：日本的軍事準備和政治準備，是同時進行着的。所以戰爭開始，一方面是武力的進攻，一方面是傀儡僞政權隨之而成立。到了抗戰第二年，敵人在軍事和政治上進攻還感不夠，馬上又躍進到經濟戰。現在軍事戰，政治戰和經濟戰，已經全部展開在我們和敵人之間了。但是敵人在這三種戰爭的現階段中，到底採取怎樣的方策呢？這個不能不有詳細的觀察，現在我們分開來研究一下：

二、軍事戰

首先講敵人的軍事，就是現在敵人對軍事到底採取怎樣的方策？據個人的觀察不外乎三種：

第一、保守重於進攻

現在敵人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是停下來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大家都知道是爲了兵力不敷，而且遭遇種種困難。但是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日本的一貫的大陸政策（即是蠶食政策）。本來日本造成七七事變的目的，是僅限於北方局部，因爲我們全面抗戰的結果，乃

展至全面的戰爭，這是對於他素用的蠶食政策相違背的。現在日本佔領中國的土地已經幾十萬方公里，當然要想運用牠，消化牠，這是敵人唯一的需要。否則，就是敵人能將中國全部佔領，把軍隊佈滿中國，結果也一定是失敗的。所以現在轉變了方式，保守重於進攻。我們可以拿事實來證明，敵人不是常有所謂「掃蕩」嗎？為什麼要「掃蕩」呢？「掃蕩」就是要保守。譬如敵人在山西太行山，呂梁山，用大兵掃蕩，就是想把山西控制住，控制了山西，才可以保守察哈爾，河北，綏遠等省。這完全是為了保守而發動掃蕩。敵人的掃蕩屢屢失敗，但是還在繼續。我們不要以為敵人這種保守是失策，牠這種轉變，在牠自己方面說是對的，我常以為敵人愈進攻牠愈不利，愈能消化愈能勝利。這不是為敵宣揚，自喪志氣，我們對於各種問題，應該以理智剖析，許多人以為敵人在佔領地得不到利益，殊不知敵人正在利用佔領地的利益；許多人以為敵人不能保守佔領的土地，殊不知敵人能不能保守佔領地，全要看我們怎樣努力。我們看東北，敵人不是已經保守了八年嗎？我們以後如果沒有辦法，敵人還是保守得住的。這一點要大家深刻認識。

第二、擾亂重於佔領

現在敵人採取擾亂的手段，使中國不安定。敵人有海軍，有空軍，要擾亂實在很便利。而且我們也確是感到被擾。敵人用這一手段，就可以拿小的力量來制我們大的力量。也就是敵人無力進攻的證明。過去有人以為日本一定要佔領溫州了，我當時就表示，日本決沒有這樣笨，而且牠沒有兵力可以佔領。事實上也不必佔領。牠只要封鎖就滿足了，所以牠就採取了擾亂重於佔領的手段，到處來擾亂我們，使我們到處感受不安。這是第二點。

第三、養戰重於決戰

中日戰爭不能這樣拖延下去的，到了相當時期，一定要決定最後的勝負。兩國在開戰的初期，都是在想用武力立刻決定勝敗的，日本速戰速決的夢想，已為吾人所粉碎，速和速結的企圖亦不能實現，於是以戰養戰的政策，乃隨之而確定。因為敵人現在既無決戰的可能，遂不得不作戰爭期中培養最後決戰的力量，而敵人的人力物力已用到相當的限度，雖然培養也斷非短時間可做到，因此利用佔領地區的人力物力，實行以華制華的政策，遂為敵人養戰的主要目標，這是值得我們非常注意的。

這是敵人現在軍事上的三原則。我們對此應該決定對策，粉碎敵人的陰謀。個人有三項意見，提出來報告：

第一、政治軍事同時進攻　過去我提出「政治進攻」的口號，要使政治力量深入到敵人後方，就是恐怕敵人採用保守政策，現在敵人已經採取保守政策，我們要是讓他們從容完成這種政策，不但以後難以進攻，而且敵人很容易的轉而向我進攻。所以我們決不能再有所等待，我們要配合政治軍事，積極向敵人進攻。我提出這個口號及我們的工作，已經一年了，這個政策卻沒有完全實行。就本省講，用於「政治進攻」的人才，物力到底有多少呢？檢討起來，我們可以說是沒有做到什麼。敵人在那裏。仍舊不感到若何痛苦，所以我們今後要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否則敵人保守政策完成了，就是敵人的勝利，我們的失敗了。這一點大家不可不注意。

第二、培養民氣培養士氣　敵人採取擾亂手段，無非要在精神上打擊我們。某地方被轟炸了，就一度起恐慌；某地方受襲擊了，就一度混亂。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民氣、培養士氣。總裁常常說：「敵人的轟炸，只能燬壞我們的物質，不能挫傷我們的精神；轟炸愈烈，精神愈堅強」。我們要知道精神是創造一切的原動力，一切的艱難，困苦，全靠精神來排除，敵人的擾亂手段，是要使我們的精神動搖，一切因而崩潰，我們不可不加以注意。在我看，人民的精神還是不夠，不是太樂觀，就是太麻木，太樂觀的不肯加緊去努力，太麻木的，不知道猛醒。這就是對培養民氣，培養士氣太不注意的緣故。今後我們就要在這一方面下工夫。

第三、培養民力培養軍力　總裁說過：革命戰爭，要在革命過程中不斷的培養革命力量，也就是培養民力，培養軍力的意義。我們終久要和敵人決戰，當然需要軍力，但是軍力是要從民力中產生的。所以黨政雙方現在首先要注意培養民力，能夠培養民力，軍力自然隨之加強。過去我們對培養民力這一方面，還有許多未曾做到，對培養軍力方面更有許多人認識不清，以為這是中央的事，不是地方的責任，所以征兵及地方團隊的建立，也有誤會，認為這也是中央的責任。這種不負責的話，是錯誤的。要曉得國家是整個的，

屢至全面的戰爭，這是對於他素用的蠶食政策相違背的。現在日本佔領中國的土地已經幾十萬方公里，當然要想運用牠，消化牠，還是敵人唯一的需要。否則，就是敵人能將中國全部佔領，把軍隊佈滿中國，結果也一定是失敗的。所以現在轉變了方式，保守重於進攻。我們可以拿事實來證明，敵人不是常有所謂「掃蕩」嗎？為什麼要「掃蕩」呢？「掃蕩」就是要保守。譬如敵人在山西太行山，呂梁山，用大兵掃蕩，就是想把山西控制住，控制了山西，才可以保守察哈爾，河北，綏遠等省。這完全是為了保守而發動掃蕩。敵人的掃蕩屢屢失敗，但是還在繼續。我們不要以為敵人這種保守是失策，牠這種轉變，在牠自己方面說是對的，我常以為敵人愈進攻牠愈不利，愈能消化愈能勝利。這不是為敵宣揚，自喪志氣，我們對於各種問題，應該以理智剖析，許多人以為敵人在佔領地得不到利益，殊不知敵人正在利用佔領地的利益；許多人以為敵人不能保守佔領的土地，殊不知敵人能不能保守佔領地，全要看我們怎樣努力。我們看東北，敵人不是已經保守了八年嗎？我們以後如果沒有辦法，敵人還是保守得住的。這一點要大家深刻認識。

第二、擾亂重於佔領

現在敵人採取擾亂的手段，使中國不安定。敵人有海軍，有空軍，要擾亂實在很便利。而且我們也確是感到被擾。敵人用這一手段，就可以拿小的力量來制我們大的力量。也就是敵人無力進攻的證明。過去有人以為日本一定要佔領溫州了，我當時就表示，日本決沒有這樣笨，而且牠沒有兵力可以佔領。事實上也不必佔領。牠只要封鎖就滿足了，所以牠就採取了擾亂重於佔領的手段，到處來擾亂我們，使我們到處感受不安。這是第二點。

第三、養戰重於決戰

中日戰爭不能這樣拖延下去的，到了相當時期，一定要決定最後的勝負。兩國在開戰的初期，都是在想用武力立刻決定勝敗的，日本速戰速決的夢想，已為吾人所粉碎，速和速結的企圖亦不能實現，於是以戰養戰的政策，乃隨之而確定。因為敵人現在既無決戰的可能，遂不得不作戰爭期中培養最後決戰的力量，而敵人的人力物力已用到相當的限度，雖然培養也斷非短時間可做到，因此利用佔領地區的人力物力，實行以華制華的政策，遂為敵人養戰的主要目標，這是值得我們非常注意的。

這是敵人現在軍事上的三原則。我們對此應該決定對策，粉碎敵人的陰謀。個人有三項意見，提出來報告：

第一、政治軍事同時進攻　過去我提出「政治進攻」的口號，要使政治力量深入到敵人後方，就是恐怕敵人採用保守政策，現在敵人已經採取保守政策，我們要是讓他們從容完成這種政策，不但以後難以進攻，而且敵人很容易的轉而向我進攻。所以我們決不能再有所等待，我們要配合政治軍事，積極向敵人進攻。我提出這個口號及我們的工作，已經一年了，這個政策卻沒有完全實行。就本省講，用於「政治進攻」的人才，物力到底有多少呢？檢討起來，我們可以說是沒有做到什麼。敵人在那裏。仍舊不感到若何痛苦，所以我們今後要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同時加緊努力，否則敵人保守政策完成了，就是敵人的勝利，我們的失敗了。這一點大家不可不注意。

第二、培養民氣培養士氣　敵人採取擾亂手段，無非要在精神上打擊我們。某地方被轟炸了，就一度起恐慌；某地方受襲擊了，就一度混亂。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民氣、培養士氣。總裁常常說：「敵人的轟炸，只能燬壞我們的物質，不能挫傷我們的精神；轟炸愈烈，精神愈堅強」。我們要知道精神是創造一切的原動力，一切的艱難，困苦，全賴精神來排除，敵人的擾亂手段，是要使我們的精神動搖，一切因而崩潰，我們不可不加以注意。在我看，人民的精神還是不夠，不是太樂觀，就是太麻木，太樂觀的不肯加緊去努力，太麻木的，不知道猛醒。這就是對培養民氣，培養士氣太不注意的緣故。今後我們就要在這一方面下工夫。

第三、培養民力培養軍力　總裁說過：革命戰爭，要在革命過程中不斷的培養革命力量，也就是培養民力，培養軍力的意義。我們終久要和敵人決戰，當然需要軍力，但是軍力是要從民力中產生的。所以黨政雙方現在首先要注意培養民力，能夠培養民力，軍力自然隨之加強。過去我們對培養民力這一方面，還有許多未曾做到，對培養軍力方面更有許多人認識不清，以為這是中央的事，不是地方的責任，所以征兵及地方團隊的建立，也有誤會，認為這也是中央的責任。這種不負責的話，是錯誤的。要曉得國家是整個的，

地方有力量就是中央有力量。今後我們對培養民力，培養軍力一工作，非加緊努力不可。如徵兵就是重要的一項，因為兵員是武力的主要成份，過去徵兵，黨政雙方確是盡了很大的力，但還是不夠，現在看起來，各地方對這個工作已經疲倦下去了。為什麼有這種現象呢？就因為不明瞭軍力是需要培養的原故。歐戰中德國的失敗，即在兵員不能補充。魯登道夫曾經說：「法國自及齡壯丁可以徵到百分之八十二，德國却只能征到百分之五十四」。這並非沒有壯丁，只是役政辦理得不好，兵力的培養不注意，難怪要失敗了。現在中國兵員很多，但看起來好像也困難，就是我們沒有認識這一點的緣故。我們要知道培養民力就是培養軍力，不要以為這是兩件事，更不要以為一是中央的事，一是地方的事。日本現在以戰養戰，我們也要積極培養兵力，繼續推進兵役設施，並且要在淪陷區發動志願兵，以雄厚我們的實力，準備和敵人決勝負。這一點是根據敵人的策略決定對策的。

三、政治戰

政治戰之目的，是要瓦解敵人的政權，收服敵國的民心，斷絕敵國的國際援助。日本本着這幾種目的，牠現在所用的政策最重要的也可分為三點：

第一、舊漢奸與新漢奸並用　這是日本欲瓦解我們政權的方法。日本在三十餘年前對於漢奸的豢養，已早有準備，所以開戰之後，平津漢奸如王克敏、王揖唐、湯爾和等隨即產生，京滬漢奸如梁鴻志、陳羣、王子惠等亦立即出現，在日本人的初意以為這種人奴隸性底，可以信用，但是此等漢奸傀儡登場之後，因此輩人格早已破產，民衆絕不肯日擁護，不特不能動搖我們的政權，反足以形成我政權之益加鞏固。所以敵人又用種種方法引誘，於是汪逆精衛等新漢奸乃甘受其愚，倡為似是而非之和平論調，欲以欺騙國人，更組織偽黨，欲以欺騙同志。這種種行為，皆係敵人深知舊漢奸之無用，於是花樣翻新轉而利用汪逆等新漢奸。汪逆等之種種言論行動，實日本之所授意，亦即敵改變手段之鐵證。我敢斷言，敵人鑒於汪逆之無用，必再更進一步設法製造更新的漢奸，以達到其目的。此則吾人不能不深加注意者。

第二、燒殺與懷柔並重　過去敵人專用燒殺政策，用恐怖的方法以圖屈服我民衆，但結果不但不能屈服，而且反增加我人民抗戰的情緒，於是敵人遂倣襲古代帝皇戰爭的方法「示之威施之惠」，在他軍隊編組之中有所謂宣撫班者，即是執行懷柔政策的任務，與部隊之燒殺互為表裏。這種政策在中國歷史上用得很多，往往收效，所以近來有些無知的人民，極易為其收攬，是值得吾人特別注意的。

第三、攫取國際利益斷我國際援助　敵人近來封鎖天津租界及到處指使反英運動，他的目的是要斷我國際的援助，他明知到英法美對中國之抗戰，不但是同情而且暗地以力量幫助，要戰勝中國首先要斷絕中國的外援。牠又知道英法美在中國的利益甚大，而武力則很薄弱，所以牠首先要用幾力來攫取英國的利益，予英戰以種種困難和侮辱，若果英國為顧全他在中國的利益，則不能不屈服而斷絕對中國的援助。如果英國不屈服，仍繼續支援中國，則在平漢、上海、長江、廣東之利益必為日所有。二者必居其一，皆於日本有利。蓋英國問題解決後，則以此種手段陸續施之於法美，敵人這種手段，就表面上看似覺甚為有利；然而國際形勢變幻無常，今日之利亦即他日之大害，此則不可不知也。

敵人政治戰的三種政策，現在已很明白地在急速進行之中，那麼我們自然要有應付的方法將他粉碎，我現在提出三個對策來報告：

第一、防止偽黨蠱惑漢奸　我們和敵人壁壘分明，敵人的政治陰謀就無從施展；如果我敵不分，那就危險了。汪精衛附逆以後，就拿黨的一切來欺騙人民，現在偽方也有了所謂中央黨部和浙江省黨部，當初汪精衛投降的時候，我就說：「偽政權不足懼，可怕的是偽黨」，這個毒策果然實現了。現在我們必須要使人民分清界限，辨別真偽，尤其是淪陷區，要加緊反汪宣傳防制偽黨活動；因為偽黨以淪陷區為唯一目標。淪陷區原有本黨組織，被佔領以後當一度散亂，偽黨乘虛而進，使人混淆不清，所以如何防制偽黨活動，打擊汪精衛的陰謀，是目前淪陷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後方，也同樣的重要。汪精衛原是黨國中人，社會上對汪精衛的似是而非的

地方有力量就是中央有力量。今後我們對培養民力，培養軍力一工作，非加緊努力不可。如徵兵就是重要的一項，因為兵員是武力的主要成份，過去徵兵，黨政雙方確是盡了很大的力，但還是不夠，現在看起來，各地方對這個工作已經疲倦下去了，為什麼有這種現象呢？就因為不明瞭軍力是需要培養的原故。歐戰中德國的失敗，即在兵員不能補充。魯登道夫曾經說：「法國自及齡壯丁可以徵到百分之八十二，德國却只能征到百分之五十四」。這並非沒有壯丁，只是役政辦理得不好，兵力的培養不注意，難怪要失敗了。現在中國兵員很多，但看起來好像也困難，就是我們沒有認識這一點的緣故。我們要知道培養民力就是培養軍力，不要以為這是兩件事，更不要以為一是中央的事，一是地方的事。日本現在以戰養戰，我們也要積極培養兵力，繼續推進兵役，並且要在淪陷區發動志願兵，以雄厚我們的實力，準備和敵人決勝負。這一點是根據敵人的策略決定對策的。

三、政治戰

政治戰之目的，是要瓦解敵人的政權，收服敵國的民心，斷絕敵國的國際援助。日本本着這幾種目的，牠現在所用的政策最重要的也可分為三點：

第一、舊漢奸與新漢奸並用　這是日本欲瓦解我們政權的方法。日本在三十餘年前對於漢奸的豢養，已早有準備，所以開戰之後，平津漢奸如王克敏、王揖唐、湯爾和等隨即產生，京滬漢奸如梁鴻志、陳羣、王子惠等亦立即出現，在日本人的初意以為這種人奴隸性成，可以信用，但是此等漢奸傀儡登場之後，因此輩人格早已破產，民衆絕不盲目擁護，不特不能動搖我們的政權，反足以形成我政權之益加鞏固。所以敵人又用種種方法引誘，於是汪逆精衛等新漢奸乃竟甘受其愚，倡為似是而非之和平論調，欲以欺騙國人，更組織偽黨，欲以欺騙同志。這種種行為，皆係敵人深知舊漢奸之無用，於是花樣翻新轉而利用汪逆等新漢奸。汪逆等之種種言論行動，皆日本之所授意，亦即敵改變手段之鐵證。我敢斷言，敵人鑒於汪逆之無用，必再更進一步設法製造更新的漢奸，以達到其目的。此則吾人不能不深加注意者。

第二、燒殺與懷柔並重　過去敵人專用燒殺政策，用恐怖的方法以圖屈服我民衆，但結果不但不能屈服，而且反增加我人民抗戰的情緒，於是敵人遂仿傚古代帝皇戰爭的方法「示之威施之惠」，在他軍隊編組之中有所謂宣撫班者，即是執行懷柔政策的任務，與部隊之燒殺互為表裏。這種政策在中國歷史上用得很多，往往收效，所以近來有些無知的人民，極易為其收攬，是值得吾人特別注意的。

第三、攫取國際利益斷我國際援助　敵人近來封鎖天津租界及到處指使反英運動，他的目的是要斷我國際的援助，他明知到英法美對中國之抗戰，不但表同情而且暗地以力量幫助，要戰勝中國首先要斷絕中國的外援。牠又知道英法美在中國的利利益甚大，而武力則很薄弱，所以牠首先要用武力來攫取英國的利益，予英戰以種種困難和侮辱，若果英國為顧全他在中國的利益，則不能不屈服而斷絕對中國的援助。如果英國不屈服。仍繼續支援中國，則在平漢、上海、長江、廣東之利益必為日所有。二者必居其一，皆於日本有利。蓋英國問題解決後，則以此種手段陸續施之於法美，敵人這種手段，就表面上看似覺甚為有利；然而國際形勢變幻無常，今日之利亦即他日之大害，此則不可不知也。

敵人政治戰的三種政策，現在已很明白地在急速進行之中，那麼我們自然要有應付的方法將他擊破，我現在提出三個對策來報告：

第一、防止偽黨肅清漢奸　我們和敵人壁壘分明，敵人的政治陰謀就無從施展；如果我敵不分，那就危險了。汪精衛附逆以後，就拿黨的一切來欺騙人民，現在偽方也有了所謂中央黨部和浙江省黨部，當初汪精衛投降的時候，我就說：「偽政權不足懼，可怕的是偽黨，」這個毒策果然實現了。現在我們必須要使人民分清界限，辨別真偽，尤其是淪陷區，要加緊反汪宣傳防制偽黨活動；因為偽黨以淪陷區為唯一目標。淪陷區原有本黨組織，被佔領以後當一度散亂，偽黨乘虛而進，使人混淆不清，所以如何防制偽黨活動，打擊汪精衛的陰謀，是目前淪陷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後方，也同樣的重要。汪精衛原是黨國中人，社會上對汪精衛的似是而非的

論調，有許多人還認識不清，往往易於中毒，這種毒素我們應得肅清它，我們對於僞黨漢奸事先一定要有嚴密的防範；我們對於汪精衛等新舊漢奸的無人格無廉恥，要使社會一般人認清楚，不要爲他過去的地位而存半點的信仰，我們對於汪逆精衛等的和平屈服的似是而非的論調，尤須加緊攻關，而對於社會上間接破壞團結破壞政府抗戰政策的人，應毫不客氣的當他是一個漢奸而嚴密防範嚴厲制裁，如果如此做去，則新舊漢奸都無所用他的伎倆了。

第二、改善民衆生活，提高民族意識　這是針對着敵人的懷柔政策和燒殺政策的，敵人採用懷柔的手段，我們就成到困難沒有辦法，當然是錯誤的；有的主張敵人給五角錢，我們給　塊錢或者敵人開烟賭我們也開烟賭，這種不正當的恩惠比賽的方法也是不對的，我們一定先要提高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提高了，就會不受敵人的小惠。但根本說起來，生活的改善是最緊要的；所謂生活，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各方面，要各方面的生活都安定，敵人就有「恩」無可施，利誘也不能動，我們一面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提高民族意識，敵人的懷柔政策還有什麼用處。單用燒殺政策，一定要失敗。有人以爲提高民族意識不容易做到，我試舉長興捨繭的事實來證明提高民衆族意識是極容易極有效的，當時的繭價，我們只出五十元，敵人竟出六十元，老百姓一經我們宣傳曉以大義，寧願以低價賣給我們政府，而且把敵僞的繭子也拿過來了。

第三，認淸國際利害，打破依賴觀念　國際間的一切全是利害決定的，國際無道義，這是鐵例。我早已講過，我們不能出門望別人援助；援助要看人家的利害所在，不在我們的希望怎樣。我們能夠認淸國際的利害和關係，就要在共同的利害上面做工夫，能夠在共同的利害上面做工夫，才能得到人家的援助。如果單單等着人家救援，這只是妄想，英國對日本屈服，不是英國的道義問題，體面問題，而是利害問題與力量問題。我們如果明白了國際間的關係，只是建築在共同利害上，就會打破倚賴的心理。日本對於國際的威脅，不僅是要斷絕我國國際的援助，同時也是對我許多有倚賴心理的人加以精神上威脅，使他知道無可倚賴而思妥協投降，如果倚賴心理打破之後，反可增加其獨立奮鬥之精神，認淸獨立奮鬥爲成功勝利之基礎。

四、經濟戰

經濟戰是戰爭最後的一幕，前面已經說過，經濟戰的目的，在自己的方面，則是如何使經濟安定發展，使金融財政能長久支持，在對敵方面，則是如何封鎖敵人經濟，如何動搖敵人財政，如何破壞敵國金融，使敵國由於經濟金融財政的崩潰而連帶到政治軍事的崩潰。這是戰爭勝敗的關鍵，我特別喚起各位同志及社會人士的注意。日本對我作戰，在軍事政治方面，雖用盡種種的政策，但是兩年來的收效很少，於是經濟戰遂爲目前最主要的行動。現在日本經濟戰之政策不外下述的三項：

第一、搗亂金融　金融是經濟的血液，金融破壞則經濟財政會受極大之影響。日本除了在市場上用種種的方面，搗亂我法幣的國際的價値外，還在華北設立僞「聯合準備銀行」，在上海設立「華興銀行」，發行僞鈔，這種僞鈔的發行，不是由於準備與信用，而是用政治軍事的力量來推行。現在敵人對於這種工作，正在積極進行，是値得我們十分重視的：

第二、封鎖海口　這是要斷絕我們經濟的流通，使我們需要的物品無法供給，生產的物品無法外銷，窒息我經濟，使我們社會恐慌不寧。敵人對於沿海的封鎖，將由暫時而變爲長久，將由局部而變爲爲全部，很是値得注意的。

第三、動搖財政　財政爲百政之母，與金融經濟有連帶之關係，近來敵機敵艦之騷擾，金融之搗亂，經濟之封鎖，無非欲使我財政動搖，無力支持抗戰而已。

上述這三種政策，就表面看來極其嚴重，但實際研究，則我們應付之方法甚多，必能將敵人的迷夢打破。就我個人研究所得，有下述四點意見：

第一，認清經濟封鎖乃係自力更生的最好機會　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經濟狀況的特殊；第一、它是農業的經濟社會；第二，它是

論調，有許多人還認識不清，往往易於中毒，這種毒素我們應得肅清它，我們對僞黨漢奸事先一定要有嚴密的防範；我們對於汪精衞等新舊漢奸的無人格無廉恥，要使社會一般人認清楚，不要爲他過去的地位而存半點的信仰，我們對於汪逆精衞等的和平屈服的似是而非的論調，尤須加緊攻擊，而對於社會上間接破壞團結破壞政府抗戰政策的人，應毫不客氣的當他是一個漢奸而嚴密防範嚴厲制裁，如果如此做去，則新舊漢奸都無所用他的伎倆了。

第二、改善民衆生活，提高民族意識　這是針對着敵人的懷柔政策和燒殺政策的，敵人採用懷柔的手段，我們就感到困難沒有辦法，當然是錯誤的；有的主張敵人給五角錢，我們給　塊錢或者敵人開烟賭我們也開烟賭，這種不正當的恩惠比賽的方法也是不對的，我們一定先要提高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提高了，就會不受敵人的小惠。但根本說起來，生活的改善是最緊要的；所謂生活，廣義的包括政治經濟各方面，要各方面的生活都安定，敵人就有「恩」無可施，利誘也不能動，我們一面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提高民族意識，敵人的懷柔政策還有什麼用處。單用燒殺政策，一定要失敗。和人以爲提高民族意識不容易做到，我試舉長興捨繭的事實來證明提高民衆族意識是極容易極有效的，當時的繭價，我們只出五十元，敵人竟出六十元，老百姓一經我們宣傳曉以大義，寧願以低價賣給我們政府，而且把敵僞的繭子也拿過來了。

第三，認清國際利害，打破依賴觀念　國際間的一切全是利害決定的，國際無道義，這是鐵例。我早已講過，我們不能出門望別人援助；援助要看人家的利害所在，不在我們的希望怎樣。我們能夠認清國際的利害和關係，就要在共同的利害上面做工夫，能夠在共同的利害上面做工夫，才能得到人家的援助。如果單單等着人家救援，這只是妄想，英國對日本屈服，不是英國的道義問題，體面問題，而是利害問題與力量問題。我們如果明白了國際間的關係，只是建築在共同利害上，就會打破倚賴的心理。日本對於國際的威脅，不僅是要斷絕我國國際的援助，同時也是對我許多有倚賴心理的人加以精神上威脅，使他知道無可倚賴而思妥協投降，如果倚賴心理打破之後，反可增加其獨立奮鬥之精神，認清獨立奮鬥爲成功勝利之基礎。

四、經濟戰

經濟戰是戰爭最後的一幕，前面已經說過，經濟戰的目的，在自己的方面，則是如何使經濟安定發展，使金融財政能長久支持，在對敵方面，則是如何封鎖敵人經濟，如何動搖敵人財政，如何破壞敵國金融，使敵國由於經濟金融財政的崩潰而連帶到政治軍事的崩潰。這是戰爭勝敗的關鍵，我特別喚起各位同志及社會人士的注意。日本對我作戰，在軍事政治方面，雖用盡種種的政策，但是兩年來的收效很少，於是經濟戰遂爲目前最主要的行動。現在日本經濟戰之政策不外下述的三項：

第一、搗亂金融　金融是經濟的血液，金融破壞則經濟財政會受極大之影響。日本除了在市場上用種種的方面，搗亂我法幣的國際的價值外，還在華北設立僞「聯合準備銀行」，在上海設立「華興銀行」，發行僞鈔，這種僞鈔的發行，不是由於準備與信用，而是用政治軍事的力量來推行。現在敵人對於這種工作，正在積極進行，是值得我們十分重視的：

第二、封鎖海口　這是要斷絕我們經濟的流通，使我們需要的物品無法供給，生產的物品無法外銷，窒息我經濟，使我們社會恐慌不寧。敵人對於沿海的封鎖，將由暫時而變爲長久，將由局部而變爲全部，很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動搖財政　財政爲百政之母，與金融經濟有連帶之關係，近來敵機敵艦之騷擾，金融之搗亂，經濟之封鎖，無非欲使我財政動搖，無力支持抗戰而已。

上述這三種政策，就表面看來極其嚴重，但實際研究，則我們應付之方法甚多，必能將敵人的迷夢打破。就我個人研究所得，有下述四點芥見：

第一，認清經濟封鎖乃係自力更生的最好機會　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經濟狀況的特殊；第一、它是農業的經濟社會：第二，它是

每年都是入超的國家：第三、它是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地。中國二十餘年來經濟建設所以不能成功，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經濟的門戶開放，失却了經濟的自保能力。現在敵人將我沿海封鎖，在消極方面講，是將入超的門戶關閉了，至少每年可以減少幾萬萬的入超；在積極方面講，我們手工業與機器工業都可藉此機會逐步建設起來。試看蘇聯的經濟建設，不是在國際封鎖之下建設起來的嗎？所以我們不但不怕封鎖，同時我們還要對敵施行反封鎖，使敵人的貨物無法傾銷，佔領地區內的貨物不爲敵人所利用，此實爲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第二、確立經濟機構調整經濟陣容　中國自來只有個人自由的放任經濟，在兩國經濟戰的今日，自然祗有崩潰與失敗，中國提倡統制經濟已若干年，結果是一無成就。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帝國主義者的力量太大，而中間階級的自利思想太深，兩者互相結合，來阻礙國家經濟的建設。即以本人前幾年對於本省經濟的主張，雖言之成理，但結果行之不通，也無非是這種原因。現在帝國主義者的力量已因戰爭而減，中間階級已日形崩潰，應該及早確立經濟機構，整齊經濟陣容，以與敵人對壘，否則唯有坐待其失敗而已。不過新經濟機構的設立，總有少數人因私人的利害而反對，也有許多人因認識不清而盲從附和。最近本省經濟之設施，如物產調整處的成立，各種特產的收購，當初誤會很多，一直到現在才逐漸的諒解。此後爲應付經濟戰爭，則統制的辦法將更加嚴密，必須我黨政人員及社會人士共同了解，共同推行。

第三、鞏固信用擴大金融流通　貨幣信用之是否鞏固，不完全是準備問題，而是人民心理問題。我們今後必須運用政治力量來鞏固人民信用法幣的心理，養成與法幣共存亡的決心，這樣，敵人以暴力推行僞幣的陰謀，自然可以擊破。其次，要鞏固法幣的信用，必須擴大法幣的流通，以往金融機關採取緊縮發行的辦法，我認爲是錯誤的。我們有多少物資就應該流通多少法幣，要盡量的擴大法幣的流通，來促進物資的交換，從而活潑金融，發展經濟。如一味緊縮，那只有妨害物資的交換與經濟的發展，如何能鞏固法幣的信用。法幣的信用是建築在物質資源上，我們有豐富的物資來保障法幣，今後必須看清這一點，在擴大金融流通上特別努力。

第四：確立財政基礎增加財政收入　我們知道「財政是庶政之母」。要發展各項政治設施，必須先謀財政之充裕。本省目前緊縮財政，只是施行節約減少消耗，同時我們要培養軍力民力，必須建立新的財政基礎，我們試想國家如果沒有充分的財政收入，如何能支持長期抗戰？抗戰後各地財政收入受影響，這是因爲仍有稅收制度不適合於戰時要求。到了戰時大家還倚賴舊制度，不從新的合理的制度上去建設，怎麼能成功？所以本省財政必須建立新的基礎，才可以長久支持。一般人對此尚未盡了解，以爲只是增加人民負担。本省新的財政政策是建築在合理的公平負担上面，以公營公賣專運爲主體，這種方法只是要將少數人過分的利得拿出來供獻給國家，以之加強抗戰建國的力量。少數人拿出了過分的利得，全省人民皆受其益。我們權衡輕重得失，只有從國家前途着想，不再計及少數人的非分的利益了。我們應在宣傳解釋方面來增加人民的了解而一致推行，在經濟戰最嚴重的階段中，對此應特別注意。

根據上面所指出的國際戰爭的三個階段，敵人最近的陰謀以及我們對於軍事戰，政治戰，經濟戰的對策，希望大家能有共同認識而一致加緊推行各種有效對策。現在戰爭已到了最後的嚴重階段，只要我們能堅定信仰，運用適當的政策，加緊行動，敵人的崩潰即在目前。總裁說過：軍事戰和政治戰的危難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經濟戰的階段；這階段一過，勝利就在目前，這一點希望大家深刻注意，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每年都是入超的國家；第三、它是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地。中國二十餘年來經濟建設所以不能成功，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經濟的門戶開放，失却了經濟的自保能力。現在敵人將我沿海封鎖，在消極方面講，是將入超的門戶關閉了，至少每年可以減少幾萬萬的入超；在積極方面講，我們手工業與機器工業都可藉此機會逐步建設起來。試看蘇聯的經濟建設，不是在國際封鎖之下建設起來的嗎？所以我們不但不怕封鎖，同時我們還要對敵施行反封鎖，使敵人的貨物無法傾銷，佔領地區內的貨物不爲敵人所利用，此實爲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

第二、確立經濟機構調整經濟陣容　中國自來只有個人自由的放任經濟，在兩國經濟戰的今日，自然祇有崩潰與失敗，中國提倡統制經濟已若干年，結果是一無成就。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帝國主義者的力量太大，而中間階級的自利思想太深，兩者互相結合，來阻礙國家經濟的建設。即以本人前幾年對於本省經濟的主張，雖言之成理，但結果行之不通，也無非是這種原因。現在帝國主義者的力量已因戰爭而減，中間階級已日形崩潰，應該及早確立經濟機構，整齊經濟陣容，以與敵人對壘。否則唯有坐待其失敗而已。不過新經濟機構的設立，總有少數人因私人的利害而反對，也有許多人因認識不清而盲從附和。最近本省經濟之設施，如物產調整處的成立，各種特產的收購，當初誤會很多，一直到現在才逐漸的諒解。此後爲應付經濟戰爭，則統制的辦法將更加嚴密，必須我黨政人員及社會人士共同了解，共同推行。

第三、鞏固信用擴大金融流通　貨幣信用之是否鞏固，不完全是準備問題，而是人民心理問題。我們今後必須運用政治力量來鞏固人民信用法幣的心理，養成與法幣共存亡的決心，這樣，敵人以暴力推行僞幣的陰謀，自然可以擊破。其次，要堅固法幣的信用，必須擴大法幣的流通，以往金融機關採取緊縮發行的辦法，我認爲是錯誤的。我們有多少物資就應該流通多少法幣，要盡量的擴大法幣的流通，來促進物資的交換，從而活潑金融，發展經濟。如一味緊縮，那只有妨害物資的交換與經濟的發展，如何能鞏固法幣的信用。法幣的信用是建築在物質資源上，我們有豐富的物資來保障法幣，今後必須看清這一點，在擴大金融流通上特別努力。

第四：確立財政基礎增加財政收入　我們知道「財政是庶政之母」。要發展各項政治設施，必須先謀財政之充裕。本省目前緊縮財政，只是施行節約減少消耗，同時我們要培養軍力民力，必須建立新的財政基礎，我們試想國家如果沒有充分的財政收入，如何能支持長期抗戰？抗戰後各地財政收入受影響，這是因爲仍有稅收制度不適合於戰時要求。到了戰時大家還倚賴舊制度，不從新的合理的制度上去建設，怎麼能成功？所以本省財政必須建立新的基礎，才可以長久支持。一般人對此尚未盡了解，以爲只是增加人民負担。本省新的財政政策是建築在合理的公平負担上面，以公營公賣專運爲主體，這種方法只是要將少數人過分的利得拿出來供獻給國家，以之加強抗戰建國的力量。少數人拿出了過分的利得，全省人民皆受其益。我們權衡輕重得失，只有從國家前途着想，不再計及少數人的非分的利益了。我們應在宣傳解釋方面來增加人民的了解而一致推行，在經濟戰最嚴重的階段中，對此應特別注意。

根據上面所指出的國際戰爭的三個階段，敵人最近的陰謀以及我們對於軍事戰，政治戰，經濟戰的對策，希望大家能有共同認識而一致加緊推行各種有效對策。現在戰爭已到了最後的嚴重階段，只要我們能堅定信仰，運用適當的政策，加緊行動，敵人的崩潰即在目前。總裁說過：軍事戰和政治戰的危難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經濟戰的階段；這階段一過，勝利就在目前，這一點希望大家深刻注意，以爭取最後的勝利。

德蘇締約後的世界新局

殷北溟

一、一個基本陣容

波詭雲譎的國際外交，發展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全世界一對老冤家——法西斯主義和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兩極，居然也有「握手言歡」的一日，這事將不免使許多人為之拍案驚奇。

正當英法蘇互助談判停滯難產，但澤問題掀起歐洲谷劇風雲，所謂「遠東慕尼黑」亦正在人們揣測憂慮之際，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這裏可能發生一連串有意義的問題：如德蘇為什麼要締結這樣一個條約？　它是否蘇聯和平政策與集體安全理想的放棄？它是蘇聯外交的勝利還是失敗？所謂「反共集團」是否已遂終局的破產？而和平與侵略兩大陣線的劃分是否已歸消滅？英意法美的態度將怎樣？對日本的打擊到如何程度？今後日蘇、英日乃至意蘇之間的關係將如何演變？世界大戰會爆發嗎？最後，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怎樣？這許多世界上的大問題，都隨着德蘇公約的締結而湧起來了！

國際變幻是不易把捉的，特別是遇着這樣的突地變化。然而祗要我們能看清現階段國際外交的基本陣容，就會統覺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訂立，究竟也是件很平凡的事。現階段國際外交的基本陣容表現在：一方面，隨着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的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迫近眉睫，使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愈趨激烈而益發手忙腳亂起來了，德意日等侵略國家既不惜公開號召戰爭，以極端猙獰的面孔出現，而畏懼戰爭的英法等民主國家，則充分暴露其柔懦、彷徨、迷惘與慌亂無主的可憐相，這樣，更充分顯露出國際外交之空前投機性，詐偽性與紛亂的無政府狀態，亦即反映出資本主義矛盾的無法解消，而不得不臨於以戰爭作最後清算的前夜。可是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蘇聯，因了近年來國內建設的偉大成功與實力的空前膨脹，她不僅站於世界經濟恐慌的圈外，無須手忙腳亂，挽救沒落，而且因為蘇聯計劃生產的本質，更反映出她真正有計劃的自主外交來（與列強慌亂投機的外交恰相反），因此克林姆宮的首維們就很能利用帝國主義者間的強烈分化，運用主動的實力的外交戰略，縱橫捭闔　頻頻得進，而游泳左右逢源，極盡退張擒縱之妙。過去十餘年的李維諾夫外交是如此，今後莫洛托夫自將有更驚人的表演。

所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就在蘇聯外交成功史上，又添上嶄新的一頁了。

把握這條約的看法蘇聯外交的成功，我們就可以有進一步的概念：（一）它是蘇聯外交之又一勝利，（二）拆穿了「反共協定」的西洋鏡，（三）亂判非暨成了張伯倫，（四）給日本一大打擊，（五）對中國民族大有幫助。可是相反，一般國際觀察者卻也可能因此而發生許多自以為是的錯覺來，他們將認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意義是：（一）蘇聯外交的一大轉變，對侵略者妥協了，對和平政策放棄了；（二）反共協定既被破壞，因而侵略陣線崩潰了；（三）英國將轉而親日，或者促成英日同盟的實現，而英法態度也將隨之轉變；（四）蘇聯因無西顧之憂，對於東方自由行動，以全力對付日本，日蘇大戰爆發不遠了；（五）對中國影響則有悲觀與樂觀兩派看法：前者相信英日妥協，因而憂慮着一箇「東方慕尼黑」的實現，後者相信蘇聯將全力對日，因而幻想着紅軍的出動援華。這些看法對不對呢？絕對不對的。我們要指出這許多看法，仍然是那些反蘇論者，德意路線論者，國際悲觀論者以及僥倖速勝論者（主要倚賴國際出兵）一貫的錯誤理論之餘毒，不過乘着德蘇公約的締結而增加精

德蘇締約後的世界局面

殷北溟

一、一個基本陣容

彼詭雲譎的國際外交，發展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全世界一對老冤家——法西斯主義和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兩極，居然也有「握手言歡」的一日，這事將不免使許多人為之拍案驚奇。

正當英法蘇互助談判停滯難產，但澤問題掀起歐洲谷淵風雲，所謂「遠東慕尼黑」亦正在人們揣測憂慮之際，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這裏可能發生一連串有意義的問題：如德蘇為什麼要締結這樣一個條約？　它是否蘇聯和平政策與集體安全理想的放棄？它是蘇聯外交的勝利還是失敗？所謂「反共集團」是否已遂終局的破產？而和平與侵略兩大陣線的劃分是否已歸消滅？英意法美的態度將怎樣？對日本的打擊到如何程度？今後日蘇、英日乃至意蘇之間的關係將如何演變？世界大戰會爆發嗎？最後，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怎樣？這許多世界上的大問題，都隨着德蘇公約的締結而洶湧起來了！

國際變幻是不易把捉的，特別是遇着這樣的突起變化。然而祗要我們能看清現階段國際外交的基本陣容，就會感覺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訂立，究竟也是件很平凡的事。現階段國際外交的基本陣容表現在：一方面，隨着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的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迫近眉睫，使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愈趨激烈而益發手忙腳亂起來了，德意日等侵略國家既不惜公開號召戰爭，以極端猙獰的面孔出現，而畏懼戰爭的英法等民主國家，則充分暴露其柔懦、徬徨、迷惘與慌亂無主的可憐相，這樣，更充分顯露出國際外交之空前投機性，詐偽性與紛亂的無政府狀態，亦即反映出資本主義矛盾的無法解消，而不得不臨於以戰爭作最後清算的前夜。可是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蘇聯，因了近年來國內建設的偉大成功與實力的空前膨脹，她不僅站在世界經濟恐慌的圈外，無須手忙腳亂，挽救沒落，而且因為蘇聯計劃生產的本質，更反映出她底有計劃的自主外交來（與列強慌亂投機的外交恰相反），因此克林姆宮的外交家們就很能利用帝國主義者間的強烈分化，運用主動的實力的外交戰略，縱橫捭闔　爾虞我詐，而遊刃左右逢源，極盡退讓擒縱之妙。過去十餘年的李維諾夫外交是如此，今後莫洛托夫自有更驚人的表演。

所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就在蘇聯外交成功史上，又添上嶄新的一頁了。

把握德蘇條約的看蘇聯外交的成功，我們就可以有進一步的概念：（一）它是蘇聯外交之又一勝利，（二）拆穿了「反共協定」的西洋鏡，（三）亂列並驚破了張伯倫，（四）給日本一大打擊，（五）對中國抗戰大有幫助，可是相反，一般國際近視眼者卻也可能因此而發生許多自圓的錯覺來，他們將認為德蘇互不侵犯的意義是：（一）蘇聯外交的一大轉變，對侵略者妥協了，對和平政策放棄了；（二）反共協定既被廢棄，因而侵略陣線瓦解了；（三）英國將轉而親日，進而促成英日同盟的實現，英法態度也將隨之轉變；（四）蘇聯因無西顧之憂，對於東方自由行動，以全力對付日本，日蘇大戰爆發不遠了；（五）對中國影響則有悲觀與樂觀兩派看法：前者相信蘇日妥協，因而憂慮着一個「遠東慕尼黑」的實現，後者相信蘇聯將全力對日，因而幻想着紅軍的出動援華。這些看法對不對呢？絕對不對的。我們要指出這許多看法，仍然是那些反蘇論者，德意路線論者，國際悲觀論者以及僥倖速勝論者（主要倚賴國際出兵）一貫的錯誤理論之餘毒，不過乘着德蘇公約的締結而增加幾

口罷了。

二、蘇聯轉變了嗎？

從德蘇公約的表面上看，似乎蘇聯已由集體安全的和平外交走上「孤立主義」的路綫了。其實不然。

蘇聯和平政策的目的，在延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對蘇聯本身是極端有利的，可從三方面看出：（一）從外交上看，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大戰前未雨綢繆，從事外交佈置，縱橫捭闔，多拉與國。蘇聯的外交戰，則在儘量拆散反蘇聯合戰線，使第二次世界大戰萬一阻遏不住時，也可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變爲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戰爭，這一努力，已有很大的成功。（二）從政治上看，蘇聯國內政權鞏固，固絕無問題，然而她的目的，却還在普遍影響世界的政治，除號召和平民主國家的團結外，主要是提携全世界下層人民與弱小民族反侵略力量的成長，故和平的時期愈長，則蘇聯在世界上的號召力也愈膨大。（三）從實力上看，蘇聯兩次五年計劃的成功，已開闢人類征服自然之歷史奇蹟，現三次五年計劃正在進造，無論經濟建設，國防準備，須期待着更多人的成就，以爭取未來決定的勝利。

因爲蘇聯外交的一舉一動，[illegible]和平與[illegible]革命的前途，太偉大了，她不能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不用感情，而唯一重心，則在[illegible]持和平政策。[illegible]始移[illegible]日，蘇聯外交，決定於[illegible]，決定[illegible]略路線，更決定於全國人民的公意，[illegible]這樣的。有些人滿[illegible]，[illegible]蘇聯外交的轉變，是絕對錯誤了。

[illegible]，因日本反對而[illegible]罷；[illegible]遭受了希特勒的[illegible]拒。至對意大利，則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曾訂有意蘇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後來因意一反共一無[illegible]）[illegible]墨索里尼在一個報紙上用隱名寫了這樣一段話：「該項條約於將來有極大的貢獻，法西斯和布爾雪維克兩大革命，業已相互了解，携手合作了。這兩個新國家，因顧着過去的光榮，瞻念着將來的使命，一定能和合一致地從事於人類的新事業。」墨氏的反覆無常，因令人不勝今昔之感；然而卽此也正可見蘇聯和平外交的範圍，一向是包括得很廣的，侵略如德意日，祇要他們能誠意修好，均不曾予以歧視。拿這來看目前德蘇互不侵約，又簡直不足希奇了。

這是不是說明蘇聯向侵略者妥協呢？不是的。向侵略者妥協，是要承認侵略的盜賊，縱任侵略者的猖獗，那些張伯倫達拉第的拿手好戲，却正是蘇聯所嚴厲反對的。過去許多事實都給我們說明了：蘇聯一向是站在維護和平反對侵略的最前線，從來就不從和侵略者妥協過，而且今後也決不會的。要知蘇聯對世界和平的維護，一向有兩個辦法：一是促進國際集體安全制的建立，以奠定普遍永久的和平；二是訂立各別的互不侵犯條約或互助協定，以維持和平。根據「和平不可分」的原則，第一個辦法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在理想無法實現時，她只得採第二個辦法；同時通過第二個辦法，也可逐漸達成第一個理想的實現。蘇聯外交的一向努力，即在於此。她不僅不會向侵略者低頭妥協，而且從護了和平，也就是根本上[illegible]了侵略者。這樣維護和平的理想，自然不是蘇聯一國的力量所能達到。在德蘇公約簽訂之後，蘇聯曾聲明仍願繼續三國互助[illegible]議，可見德蘇互不侵犯公約與英法蘇互助議判，兩事並不矛盾，而蘇聯對於集體安全制的[illegible]有放棄，更不待多加說明。

三、折穿「反共」西洋鏡

蘇聯外交拆散反蘇聯合陣綫的意義，在德蘇公約上又獲得了驚人的勝利。

上面提過了，德蘇條約，[illegible]「反共協定」的西洋鏡，揭破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狂[illegible]，證明這些[illegible]弟們，一向祇在口頭上假借「防共」之[illegible]，來進行其[illegible]的侵略和對民主國家的[illegible]，[illegible]實上他們又何曾[illegible]興起「反共十字軍」的勇氣？因此揭[illegible]的「反共」，[illegible]「共」[illegible]

口罷了。

二、蘇聯轉變了嗎？

從德蘇公約的表面上看，似乎蘇聯已由集體安全的和平外交走上「孤立主義」的路線了。其實不然。

蘇聯和平政策的標的，在延緩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對蘇聯本身是極端有利的，可從三方面看出：（一）從外交上看，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大戰前未雨綢繆，從事外交佈置，縱橫捭闔，多拉與國。蘇聯的外交戰，則在儘量拆散反蘇聯合戰線，使第二次世界大戰萬一阻遏不住時，也可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變為帝國主義相互間的戰爭，這一努力，已有很大的成功。（二）從政治上看，蘇聯國內政權鞏固，固絕無問題，然而她的目的，卻還在普遍影響世界的政治，除號召和平民主國家的團結外，主要是提携全世界下層人民與弱小民族反侵略力量的成長，故和平的時期愈長，則蘇聯在世界上的號召力也愈膨大。（三）從實力上看，蘇聯兩次五年計劃的成功，已開闢人類征服自然之歷史奇蹟，現三次五年計劃正在邁進，無論經濟建設，國防準備，還期待着更偉大的成就，以爭取未來決定的勝利。

因為蘇聯外交的一舉一動，關係國際和平與世界革命的前途，太偉大了，她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感情，而唯一重心，則在堅持和平政策。[illegible]年來，[illegible]始[illegible]日，蘇聯外交，決定於[illegible]，決定於[illegible]略路線，更決定於全國人民的公意，[illegible]的。有些人[illegible]蘇聯外交的轉變，是絕對錯誤了。

[illegible]約，因日本反對而[illegible]罷；[illegible]過遭受了希特勒的[illegible]拒。至對意大利，則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曾訂有意蘇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後來因意一反共—無形消滅）[illegible]墨索里尼在一個報紙上用隱名寫了這樣一段話：「該項條約於將來有極大的貢獻，法西斯和布爾雪維克兩大革命，業已相互了解，携手合作了。這兩個新國家，因顧着過去的光榮，瞻念着將來的使命，一定能和合一致地從事於人類的新事業。」墨氏的反覆無常，固令人不勝今昔之感；然而即此也正可見蘇聯和平外交的範圍，一向是包括得很廣的，侵略如德意日，祇要他們能誠意修好，均不曾予以歧視。拿這來看目前德蘇互不侵約，又簡直不足希奇了。

這是不是說明蘇聯向侵略者妥協呢？不是的。向侵略者妥協，是要承認侵略的盜贓，縱任侵略者的猖獗，那些張伯倫達拉第的拿手好戲，卻正是蘇聯所嚴厲反對的。過去許多事實都給我們說明了：蘇聯一向是站在維護和平反對侵略的最前線，從來就不從和侵略者妥協過，而且今後也決不會的。要知蘇聯對世界和平的維護，一向有兩個辦法：一是促進國際集體安全制的建立，以奠定普遍永久的和平；二是訂立各別的互不侵犯條約或互助協定，以維持和平。根據「和平不可分」的原則，第一個辦法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在理想無法實現時，她只得採第二個辦法；同時通過第二個辦法，也可逐漸達成第一個理想的實現。蘇聯外交的一向努力，即在於此。她不僅不會向侵略者低頭妥協，而且維護了和平，也就是根本上遏制了侵略者。這樣維護和平的理想，自然不是蘇聯一國的力量所能達到。在德蘇公約簽訂之後，蘇聯曾聲明仍願繼續三國互助談判，可見德蘇互不侵犯公約與英法蘇互助談判，兩事並不矛盾，而蘇聯對於集體安全制的[illegible]有放棄，更不待多加說明。

三、折穿「反共」西洋鏡

蘇聯外交拆散反蘇聯合陣線的意義，在德蘇公約上又獲得了驚人的勝利。

上面提過了，德蘇締約，[illegible]拆穿「反共協定」的西洋鏡，這揭破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狂謾欺騙，證明這些[illegible]侵略的[illegible]弟們，一向祇在口頭上叫喊「防共」，[illegible]幕，來進行其[illegible]的侵略和對民主國家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實上他們又何曾[illegible]興起「反共十字軍」的勇氣？因此揭穿軍的「反共」，[illegible]「共」[illegible]

奧大利、捷克和米美爾的佔領；黑衫軍的「反共」，祗「共」去了一個阿比西尼亞和一個阿爾巴尼亞；而日本皇軍反共，也祗妄想把中國領土來「共」一下。此外，所有遍佈全世界英法美諸國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又都是法西弟兄們覬覦「共」的地方。「共」之爲義大矣哉！可是，正當日本強盜還在哈勒欣河試放烽火，作他不忘「反共」的煙幕，而不爭氣的希特勒却已先行去臉了！

這有甚麼足怪呢？原來蘇聯已成爲世界上不可侵犯的勢力，侵略者欺善怕惡，既不敢自討沒趣，自祇有選弱處進攻。基於蘇聯國際地位的抬高，已改變了帝國主義相互間和對蘇聯的關係之對比：帝國主義相互間矛盾擴大了，對蘇聯的嫉視反而減低了。希特勒的「反共」本來是空的，目前爲着經濟、政治、外交上的各項必要，自不能不走向斯達林的懷抱。從此，可見帝國主義者的所謂「思想集團」原來也是空的，自私自利的列強原來只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既談不上思想，也不配談集團。從此，全世界反蘇聯合陣線一術語，恐只成爲歷史上的名辭了。

但這不是說，侵略者「反共」的本質已改變了，法西主義和社會主義會有眞正「和平共居」的一日了。這樣的想法是荒謬的。社會主義有一天的存在與發展，就使帝國主義者一天不得安居，而時時在幻想「反共十字軍」的東征，不過始終是幻想罷了。

同時，我們尤不應把法西主義者的侵略本質忽略過去，以爲反共協定的撕碎，就等於侵略陣線的解體。要知侵略者始終還是侵略者，侵略者利害一致，需要互相幫兇，也始終還需要互相幫兇。反共軸心與侵略陣線不同，「反共軸心」是對付蘇聯，侵略陣線指對付弱小，前者是虛僞的幌子，後者是相互的保鑣，幌子可以揭破，保鑣却不能不維持；法西國家不能聯合一致去對付強大的蘇聯，却可能聯合一致來對付弱小的被宰割者。換句話說：反共軸心可能削弱，而侵略陣線依然存在，兩者應分開來看的。如果因前者拆夥，而認定後者也一樣消滅，那顯然是犯了形式邏輯的錯誤。由於這一錯誤邏輯的發展，勢必認爲德國已不是侵略國家，她今後已不會幫助日本，日本外交已陷絕對孤立，中國外交需要重新檢討，這樣，就達到了和漢奸汪精衛主張「德意路線」之同一的結論，不是糊塗到萬分嗎？

其次，侵略者既需要聯合，反侵略勢力也更是需要聯合的。反侵略勢力，也就是國際反法西統一戰線的勢力，建築在全世界廣泛人民大衆和弱小民族身上，並不全宗幾個民主國家的政府出而維持。祇要侵略者不停止侵略，這一反侵略勢力總是要洶湧澎湃起來的。蘇聯對這一世界反侵略勢力，一向起着領導推動的作用，今後當然也不會有何轉變，有何鬆懈。中國抗戰，是國際反侵略的急先鋒，我們要鄭重這一光輝的任務，不可誤認國際反侵略的無望而動搖抗戰必勝的信念。

四、英國到那裏去？

英國到那裏去呢？

張伯倫可說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自然他是英倫紳士的典型代表），而「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位七十高齡的首相，竟究有點老眼昏花，看不清世界的變局了。

英法蘇互助談判的曠日持久，談而不判，是應歸張伯倫負責的。有人說：蘇聯對英法蘇談判態度強硬，對德蘇公約則痛快簽字，抑何前倨而後恭，豈非有意遷就希特勒而故意刁難張伯倫？殊不知蘇聯今天所感難於應付的倒不是鹵莽滅裂的納粹領袖，而正是這位老奸巨猾的倫敦紳士。在莫斯科外交壇坫上，一面固反映集體安全制與區域安全制的鬥爭，同時也更暗藏着反蘇陰謀與粉碎反蘇陰謀的鬥爭。斯達林和張伯倫暗中所鬥的法寶，同樣是拿德國做着眼點。張氏在進行互助談判的同時，並沒有忘記他的反蘇陰謀和所謂歐洲綏靖政策，他一面想聯蘇以圍德，一面又想聯德以圍蘇，只要希特勒肯掉轉馬首，東進攻蘇，而不向英國算舊帳，那張伯倫是隨時準備和德國妥協的。因此，在張氏心目中的英法蘇互助談判，祇算是威脅德國的武器。不料這一陰毒的「老謀深算」却被斯達林覷破，他毫不猶豫地，先發制人地把德國拉去了！

德蘇條約從其措詞文句，固不能解釋爲蘇聯鼓勵希特勒的進攻波蘭或英國，但所給張伯倫的打擊確不在小。張氏應該啼笑皆非了吧！這一現實主義外交的發明家，却沒有想到斯達林的現實主義，

奥大利、捷克和米美爾的佔領；黑衫軍的「反共」，祇「共」去了一個阿比西尼亞和一個阿爾巴尼亞；而日本皇軍反共，也祇妄想把中國領土來「共」一下。此外，所有遍佈全世界英法美諸國的殖民地與勢力範圍，又都是法西弟兄們所眼「共」的地方。「共」之爲義大矣哉！可是，正當日本強盜還在哈勒欣河試放烽火，作他不忘「反共」的煙幕，而不爭氣的希特勒却已先行去臉了！

這有甚麼足怪呢？原來蘇聯已成爲世界上不可侵犯的勢力，侵略者欺善怕惡，既不敢自討沒趣，自祇有選弱處進攻。基於蘇聯國際地位的抬高，已改變了帝國主義相互間和對蘇聯的關係之對比：帝國主義相互間矛盾擴大了，對蘇聯的嫉視反而減低了。希特勒的「反共」本來是空的，目前爲着經濟、政治、外交上的各項必要，自不能不走向斯達林的懷抱。從此、可見帝國主義者的所謂「思想集團」原來也是空的，自私自利的列強原來只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既談不上思想，也不配談集團。從此，全世界反蘇聯合陣線一術語，恐只成爲歷史上的名辭了。

但這不是說，侵略者「反共」的本質已改變了，法西主義和社會主義會有眞正「和平共居」的一日了。這樣的想法是荒謬的。社會主義有一天的存在與發展，就使帝國主義者一天不得安居，而時時在幻想「反共十字軍」的東征，不過始終是幻想能了。

同時，我們尤不應把法西主義者的侵略本質忽略過去，以爲反共協定的撕碎，就等於侵略陣線的解體。要知侵略者始終還是侵略者，侵略者利害一致，需要互相幫兇，也始終還需要互相幫兇。反共軸心與侵略陣線不同，「反共軸心」是對付蘇聯，侵略陣線指對付弱小，前者是虛偽的幌子，後者是相互的保鑣，幌子可以揭破，保鑣却不能不維持；法西國家不能聯合一致去對付強大的蘇聯，却可能聯合一致來對付弱小的被宰割者。換句話說：反共軸心可能削弱，而侵略陣線依然存在，兩者應分開來看的。如果因前者拆夥，而認定後者也一樣消滅，那顯然是犯了形式邏輯的錯誤。由於這一錯誤邏輯的發展，勢必認爲德國已不是侵略國家，她今後已不會幫助日本，日本外交已陷絕對孤立，中國外交需要重新檢討，這樣，就達到了和漢奸汪精衛主張「德意路線」之同一的結論，不是糊塗到萬分嗎？

其次，侵略者既需要聯合，反侵略勢力也更是需要聯合的。反侵略勢力，也就是國際反法西統一戰線的勢力，建築在全世界廣泛人民大衆和弱小民族身上，並不全靠幾個民主國家的政府出而維持。祇要侵略者不停止侵略，這一反侵略勢力總是要洶湧澎湃起來的。蘇聯對這一世界反侵略勢力，一向起着領導推動的作用，今後當然也不會有何轉變，有何鬆懈。中國抗戰，是國際反侵略的急先鋒，我們要鄭重這一光輝的任務，不可誤認國際反侵略的無望而動搖抗戰必勝的信念。

四、英國到那裏去？

英國到那裏去呢？

張伯倫可說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自然他是英倫紳士的典型代表），而「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位七十高齡的首相，竟究有點老眼昏花，看不清世界的變局了。

英法蘇互助談判的曠日持久，談而不判，是應歸張伯倫負責的。有人說：蘇聯對英法蘇談判態度強硬，對德蘇公約則痛快簽字，抑何前倨而後恭，豈非有意遷就希特勒而故意刁難張伯倫？殊不知蘇聯今天所感難於應付的倒不是鹵莽滅裂的納粹領袖，而正是這位老奸巨猾的倫敦紳士。在莫斯科外交壇坫上，一面反映集體安全制與區域安全制的鬥爭，同時也更暗藏着反蘇陰謀與粉碎反蘇陰謀的鬥爭。斯達林和張伯倫暗中所鬥的法寶，同樣是拿德國做着賭點。張氏在進行互助談判的同時，並沒有忘記他的反蘇陰謀和所謂歐洲綏靖政策，他一面想聯蘇以圖德，一面又想聯德以圖蘇，只要希特勒肯掉轉馬首，東進攻蘇，而不向英國算舊帳，那張伯倫是隨時準備和德國妥協的。因此，在張氏心目中的英法蘇互助談判，祇算是威脅德國的武器。不料這一陰毒的「老謀深算」却被斯達林識破，他毫不猶豫地，先發制人地把德國拉去了！

德蘇條約從其措詞文句，固不能解釋爲蘇聯鼓勵希特勒的進攻波蘭或英國，但所給張伯倫的打擊確不在小。張氏應該啼笑皆非了吧！這一現實主義外交的發明家，却沒有想到斯達林的現實主義，

比他更精確，希特勒的現實主義，比他更痛快。蘇聯既不可侮，英法卻有可欺，希墨兩公的「反共」口號原來祇哄哄老髦的張氏，騙不了斯達林的。張氏應該覺悟了！

「覺悟」以後的張伯倫又怎樣呢？照若干人的看法，他會轉而親日，對蘇復仇，對德洩憤。這看錯了，張氏不會如此感情用事。因爲英日親近應基於兩國矛盾的縮小，而目前是不可能的。東京談判的擱淺正說明這一點。同時，既放走了德國，而徒然拉住一個背信棄義反英正急的日本，不惜惱怒了蘇聯，疏遠了美國，得罪了中國，又豈是合算？不合算的生意，英國不做，因此，我敢斷定英日決不能有進一步的修好。

巴爾麥斯頓爵士（十九世紀一位英國首相）說得好：「英國沒有永久的聯盟者，而只有永久的利益」。英國永久的利益，是維護大英帝國支配下整個利益的安全，而欲達此目的，則在西必先制德，在東必先制日，目前尤其如此；而抵制德日，又均非聯絡蘇聯不可。聯蘇外交的採用，過去還夾雜一些「反蘇」的不純潔觀念，致使英蘇談判阻礙進行。現在呢？「反蘇」主角的希特勒也轉而親蘇了，張伯倫既無法親日，與意衝突又大，難道還有勇氣演一齣「反蘇」的獨脚戲不成！不然，因了希墨兩公的咄咄逼人，張氏今後恐怕祇有「急來抱佛脚」去進一步的討好蘇聯。蘇聯當然是歡迎的，祇要張伯倫眞能開誠悔悟，來締結反侵略陣線的談判，制止世界大戰的爆發。張氏有不有這樣的決心呢？

至關於意法美三國的態度，我以爲不用研究。意國態度亦突轉親蘇，所謂「現實精神」業已表示了。法國是追隨英國跑的，法蘇協定更使她不能不對蘇維持修好。美國對德蘇公約，不發生直接利害關係，她儘可沉機觀變，而不至牽動外交的轉向。

五、打擊日本

德蘇公約給日本一大打擊，這是不待說的。

東京談判成了僵局，而德國又翻臉了。德蘇協定的秘密進行，希氏曾事前通知了墨索里尼，而日本卻悶在鼓裏，給他一個不睬，這已夠「難爲情」了，而所謂三國反共協定的精神又在那裏？德意日三國是三個慣於踐踏國際條約的現行犯，現在卻不料背信棄盟，也會發生在自己陣營內。這一意外打擊的直接影響，就使平沼內閣壽終正寢了！

但是，過高估計了德蘇條約對日本的打擊，和過分強調了日本外交的孤立，也是不對的。前面分析過，反共軸心雖然削弱，而侵略陣線仍可存在，日德兩國的東西呼應，同惡共濟，誰能担保他不一仍舊貫？觀於柏林官方對日本使節的聲明：「反共公約係屬純粹思想的性質，德國今後對蘇聯所接受之約束，決不影響及於此項公約」，此雖被認爲「詼諧之談」，而弦外之音，究不言可知了。

在另一方面，有人過分估計蘇聯行將對日本所施的壓力，甚至謂不惜訴諸戰爭，這顯然又是謬誤的。

我們也承認德蘇公約簽訂後，蘇聯已稍紓西顧之憂，今後可能有更大力量來對付日本，這全然是事實，但不能因此就認蘇聯已有對日戰爭的意嚮，而德蘇公約就是日蘇大戰的序曲；相反，我們以爲德蘇公約的影響，還有進一步制止日本對蘇挑釁與和緩戰爭之充分可能性。爲甚麼呢？

徹底認識蘇聯和平政策的眞意，就明瞭她是決不願和任何一國開戰的，因爲蘇聯的和任何一國開戰，無疑的象徵着世界大戰的必然爆發，這完全與蘇聯國策乃至世界革命前途的利益違反了，高瞻遠矚的蘇聯當局決不會這樣急色兒的。進一步說：不僅蘇聯此時無訴諸戰爭的決心，而日本方面，在德蘇公約簽訂以後，她對日蘇戰爭尤其要退避三舍了。僞蒙邊境的挑釁，祇是外強中乾的反蘇姿態之表演，給英國看的，給她的盟友德意看的。現在德意既索性扯下「反共」的面罩，而英國又正苦於啼笑俱非之際，日本這幕沒精打彩的「反蘇」戲，便祇有自討苦吃了。她如不趕快收場，萬一弄假成眞，又怎能吃得消？

據蘇聯當局的歷次表示：她將以雙倍打擊加諸那些胆敢侵犯蘇聯邊疆的野心者，這當然不是空言恐嚇。過去張高峯事件，屈膝的畢竟是日本，現在呢，恐怕又非屈膝不可了！今後日本的不敢妄向蘇聯啓釁，就使日蘇戰爭的幻影更離得遠遠的了。因此，我斷定德蘇公約是和緩日蘇戰爭的原素，而不是刺激戰爭爆發後的導因。

比他更精確，希特勒的現實主義，比他更痛快。蘇聯既不可侮，英法却有可欺，希墨兩公的「反共」口號原來祇哄哄老髦的張氏，騙不了斯達林的。張氏應該覺悟了！

「覺悟」以後的張伯倫又怎樣呢？照若干人的看法，他會轉而親日，對蘇復仇，對德洩憤。這看錯了，張氏不會如此感情用事。因爲英日親近應基於兩國矛盾的縮小，而目前是不可能的。東京談判的擱淺正說明這一點。同時，旣放走了德國，而徒然拉住一個背信棄義反英正急的日本，不惜惱怒了蘇聯，疏遠了美國，得罪了中國，又豈是合算？不合算的生意，英國不做，因此，我敢斷定英日決不能有進一步的修好。

巴爾麥斯頓爵士（十九世紀一位英國首相）說得好：「英國沒有永久的聯盟者，而只有永久的利益」。英國永久的利益，是維護大英帝國支配下整個利益的安全，而欲達此目的，則在西必先制德，在東必先制日，目前尤其如此；而抵制德日，又均非聯絡蘇聯不可。聯蘇外交的採用，過去還夾雜一些「反蘇」的不純潔觀念，致使英蘇談判困難進行。現在呢？「反蘇」主角的希特勒也轉而親蘇了，張伯倫旣無法親日，與意衝突又大，難道還有勇氣演一齣「反蘇」的獨脚戲不成！不然，因了希墨兩公的咄咄逼人，張氏今後恐怕祇有「急來抱佛脚」去進一步的討好蘇聯。蘇聯當然是歡迎的，祇要張伯倫眞能開誠悔悟，來廣樹反侵略陣線的談判，制止世界大戰的爆發。張氏有不有這樣的決心呢？

至關於意法美三國的態度，我以爲不用研究。意國態度亦突轉親蘇，所謂「現實精神」業已表示了。法國是追隨英國跑的，法蘇協定更使她不能不對蘇維持傳好。美國對德蘇公約，不發生直接利害關係，她儘可沉機觀變，而不至牽動外交的轉向。

五、打擊日本

德蘇公約給日本一大打擊，這是不待說的。

東京談判成了僵局，而德國又翻臉了。德蘇協定的祕密進行，希氏曾事前通知了墨索里尼，而日本却悶在鼓裏，給他一個不睬，這已夠「難爲情」了，而所謂三國反共協定的精神又在那裏？德意日三國是三個慣於踐踏國際條約的現行犯，現在却不料背信棄盟，也會發生在自己陣營內。這一意外打擊的直接影響，就使平沼內閣壽終正寢了！

但是，過高估計了德蘇條約對日本的打擊，和過分強調了日本外交的孤立，也是不對的。前面分析過，反共軸心雖然削弱，而侵略陣線仍可存在，日德兩國的東西呼應，同惡共濟，誰能担保他不一仍舊貫？觀於柏林官方對日本使節的聲明：「反共公約係屬純粹思想的性質，德國今後對蘇聯所接受之約束，決不影響及於此項公約」，此雖被認爲「詼諧之談」，而弦外之音，究不言可知了。

在另一方面，有人過分估計蘇聯行將對日本所施的壓力，甚至謂不惜訴諸戰爭，這顯然又是謬誤的。

我們也承認德蘇公約簽訂後，蘇聯已稍紓西顧之憂，今後可能有更大力量來對付日本，這全然是事實，但不能因此就認蘇聯已有對日戰爭的意嚮．而德蘇公約就是日蘇大戰的序曲；相反，我們以爲德蘇公約的影響，還有進一步制止日本對蘇挑釁與和緩戰爭之充分可能性。爲甚麼呢？

徹底認識蘇聯和平政策的眞意，就明瞭她是決不願和任何一國開戰的，因爲蘇聯的和任何一國開戰，無疑的象徵着世界大戰的必然爆發，這完全與蘇聯國策乃至世界革命前途的利益違反了，高瞻遠矚的蘇聯當局決不會這樣急色兒的。進一步說：不僅蘇聯此時無訴諸戰爭的決心，而日本方面，在德蘇公約簽訂以後，她對日蘇戰爭尤其要退避三舍了。僞蒙邊境的挑釁，祇是外強中乾的反蘇姿態之表演，給英國看的，給她的盟友德意看的。現在德意旣索性扯下「反共」的面罩，而英國又正苦於啼笑俱非之際，日本這幕沒精打彩的「反蘇」戲，便祇有自討苦吃了。她如不趕快收場，萬一弄假成眞，又怎能吃得消？

據蘇聯當局的屢次表示：她將以雙倍打擊加諸那些膽敢侵犯蘇聯邊疆的野心者，這當然不是空言恐嚇。過去張高峯事件，屈膝的畢竟是日本，現在呢，恐怕又非屈膝不可了！今後日本的不敢妄向蘇聯啓釁，就使日蘇戰爭的幻影更離得遠遠的了。因此，我斷定德蘇公約是和緩日蘇戰爭的原素，而不是刺激戰爭爆發後的導因。

六、世界大戰會爆發嗎？

德蘇公約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信號呢？我的答復是：可如此看，但不想如此看。

為甚麼可如此看呢？因德蘇公約雖不是蘇聯外交的走向孤立，也不是蘇聯捲入戰爭漩渦而縱任了希特勒的冒險，但至少已表徵張伯倫妥協政策的不行與東部反侵略陣線的一時不易成功。這正是希特勒所歡迎的。希特勒是最善於利用時機的，他認為英法蘇談判宣告流產的一天，大可再來一次冒險的驚人舉動，以武力壓迫波蘭，而收回但澤和波蘭走廊。此時蘇聯既受條約的限制，更無出兵援波的義務，英法是否能毅然決然，為援助波蘭而戰，亦大成問題。德波的局部戰爭，是比較容易解決的，或者就在希氏「我的奮鬥」史上，除與捷克唾手取得外，又添上對波蘭的一個勝利插曲吧！不然，隨着德波衝突的擴大，終使英法被逼轉入漩渦，則戰爭已不復是局部的，而是世界規模的了。這樣，德蘇公約就不期然而然地做了大戰爆發前的信號了。

為甚麼又不應如此看呢？照上面分析，世界大戰爲一爆發，是由於希特勒的冒險，希特勒的敢於冒險，是由於看破集體安全制的流產，而集體安全制的流產，主要是張伯倫對侵略者的妥協主義和經濟主義使然，不歸蘇聯負責。所以要論世界大戰的禍魁，第一還是張伯倫，第二纔是希特勒。張伯倫早點硬起來，則三國互助公約早已成立，就是波蘭和波羅的海那些小國也不至那樣猶豫、怕事，而蘇聯一向主張之廣泛的集體安全制，當可隨着建立。這樣，在民主國家一致團結對侵略者嚴密監視之下，希特勒還敢公然冒險嗎？到得張伯倫執迷不悟，蘇聯已知根本無望時，她纔不能不根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的和平外交，和德國作最後之修好。所以德蘇公約祇是張伯倫妥協政策的結果，而張伯倫的妥協政策則是世界大戰爆發的真因。把德蘇公約看做歐戰前的信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那麼，世界大戰究竟會不會爆發呢？陰霾四合的歐局，以波蘭問題為中心，而波蘭問題的發展，則有下面三個可能性：

（一）張伯倫態度突然強硬起來，回復三國談判，積極制止侵略，這樣，世界大戰當然可弭患於無形。

（二）希特勒冒險進攻波蘭，揭開大戰序幕，英法旋即參加戰爭，把歷史巨輪開回一九一四年的混戰局面。

（三）德波大戰，假然爆發，但蘇聯既決守中立，英法復按兵不動，戰爭仍然是局部戰爭，解決也仍然是局部解決。可預料的是希特勒又一次勝利地攫得了大批的贓物——至少已完成但澤和波蘭走廊的佔領，而暫時休戰了事。

三個可能性都是有的，對世界影響也好壞不一。第一個最好，但希望比較尚微。第二個最壞，但一時想不至成為事實。第三個亦好亦壞，但可能性却極大。

為甚麼亦好亦壞呢？壞的是波蘭抵抗侵略失敗了，希特勒愈猖獗了，法西瘟疫由中歐蔓延到東歐，大戰雖幸免爆發，但危機愈大了。好的是給張伯倫一個最後的教訓，也給波蘭一個酸痛的打擊，使得以後的英波外交，真不能不由妥協轉向制裁，由區域互助轉向集體安全，於是國際反侵略陣線的建立，便一帆風順了。

是的，「不到黃河心不死」，張伯倫非再經一次猛烈的打擊，波蘭非飽經一次血腥的教訓，是不會最後覺悟的啊！

德蘇公約對世界大局的微妙關係，或者即在於此

七、對中國抗戰影響

無論德蘇公約對世界的影響如何，對中國抗戰總是有利的。

當兩國訂約消息剛在報上透露的時候，就有一位朋友和我談及這問題，我當時不假思索地就一口斷定德蘇公約如簽訂，對中國祇有利，決沒有害。我的朋友為之詫然。我當即告訴他說：「蘇聯此刻和任何一國締結任何一個條約，都不會於中國不利的，這不是我過於信任蘇聯，而正是利害關係使然。中國抗戰的利害，也就是蘇聯的利害，她看得太清楚了，蘇聯的大敵是日本，此時對中國不利，就是對日本有利，蘇聯豈願做的？」

六、世界大戰會爆發嗎？

德蘇公約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信號呢？我以爲答複是：可如此看，但不想如此看。

爲甚麼可如此看呢？因爲德蘇公約雖不是蘇聯外交的走向孤立，也不是逕絕窩入戰爭漩渦的縱任了希特勒的冒險，但至少已表徵張伯倫妥協政策的不肯改變和反侵略陣線的一時不易成功。這正是希特勒所歡迎的。希特勒是最善於利用時機的，他看準英法蘇談判宣告流產的一天，大可再來一次冒險的驚人舉動，以武力壓迫波蘭，而收回但澤和波蘭走廊。此時蘇聯既受條約的限制，更無出兵援波的義務，英法是否毅然決然，爲援助波蘭而戰，亦大成問題。德波的局部戰爭，是比較容易解決的，或者就在希氏「我的奮鬥」史上，除奧捷的唾手取得外，又添上對波蘭的一個勝利插曲吧！不然，隨着德波衝突的擴大，終使英法被迫轉入漩渦，則戰爭已不復是局部的，而是世界規模的了。這樣，德蘇公約就不期然而然地做了大戰爆發前的信號了。

爲甚麼又不應如此看呢？照上面分析，世界大戰爲一爆發，是由於希特勒的冒險，希特勒的敢於冒險，是由於看破集體安全制的流產，而集體安全制的流產，主要是張伯倫對侵略者的妥協主義和綏靖主義使然，不歸蘇聯負責。所以要論世界大戰的禍魁，第一還是張伯倫，第二纔是希特勒。張伯倫早點硬起來，則三國互助公約早已成立，就是波蘭和波羅的海那些小國也不至那樣猶豫、怕事，而蘇聯一向主張之廣泛的集體安全制，當可隨着建立。這樣，在民主國家一致團結對侵略者嚴密監視之下，希特勒還敢公然冒險嗎？到得張伯倫執迷不悟，蘇聯已知根本無望時，她纔不能不根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的和平外交，和德國作最後之修好。所以德蘇公約祇是張伯倫妥協政策的結果，而張伯倫的妥協政策則是世界大戰爆發的眞因。把德蘇公約看做歐戰前的信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那麼，世界大戰究竟會不會爆發呢？陰霧四合的歐局，以波蘭問題爲中心，而波蘭問題的發展，則有下面三個可能性：

（一）張伯倫態度突然強硬起來，回復三國談判，積極制止侵略，這樣，世界大戰當然可弭患於無形。

（二）希特勒冒險進攻波蘭，揭開大戰序幕，英法旋即參加戰爭，把歷史巨輪開回一九一四年的混戰局面。

（三）德波大戰，假然爆發，但蘇聯既決守中立，英法竟按兵不動，戰爭仍然是局部戰爭，解決也仍然是局部解決。可預料的是希特勒又一次勝利地攫得了大批的贓物——至少已完成但澤和波蘭走廊的佔領，而暫時休戰了事。

三個可能性都是有的，對世界影響也好壞不一。第一個最好，但希望比較尚微。第二個最壞，但一時想不至成爲事實。第三個亦好亦壞，但可能性却極大。

爲甚麼亦好亦壞呢？壞的是波蘭抵抗侵略失敗了，希特勒愈猖獗了，法西瘟疫由中歐蔓延到東歐，大戰雖幸免爆發，但危機愈大了。好的是給張伯倫一個最後的教訓，也給波蘭一個酸痛的打擊，使得以後的英波外交，眞不能不由妥協轉向制裁，由區域互助轉向集體安全，於是國際反侵略陣線的建立，便一帆風順了。

是的，「不到黃河心不死」，張伯倫非再經一次猛烈的打擊，波蘭非飽經一次血腥的教訓，是不會最後覺悟的啊！

德蘇公約對世界大局的微妙關係，或者即在於此

七、對中國抗戰影響

無論德蘇公約對世界的影響如何，對中國抗戰總是有利的。

當兩國訂約消息剛在報上透露的時候，就有一位朋友和我談及這問題，我當時不假思索地就一口斷定德蘇公約如簽訂，對中國祇有利，決沒有害。我的朋友爲之詫然。我當即告訴他說：「蘇聯此刻和任何一國締結任何一個條約，都不會於中國不利的，這不是我過於信任蘇聯，而正是利害關係使然。中國抗戰的利害，也就是蘇聯的利害，她看得太清楚了，蘇聯的大敵是日本，此時對中國不利，就是對日本有利，蘇聯豈願做的？」

這話大概不是我一時感情偏激之談吧！事實的演變是可以保證的。像那些國際悲觀論者以爲德蘇交惡，英日亦將轉好，而揣測憂慮於「遠東慕尼黑」的即將實現，未免太悲觀了。而同時，那些僥倖速勝論者在肯定德蘇公約於我有利之外，還認定蘇聯會出兵援華，夾擊日寇，那又未免太樂觀了。

上面我已分析過，英日合作不可能，則「遠東慕尼黑」決不至成爲事實，中國決不會變捷克；蘇聯對我是有原則的有限度的援助，則出兵也還嫌過早。因此，悲觀與樂觀兩派論調，同樣是毫無根據的。中國抗戰，主要是靠自己，靠自力更生，我能堅持抗戰，則「天助自助」，不僅蘇聯是我們最忠實的友人，就是英國也一定非做我們忠實的友人不可。抗戰是長期的，是一段崎嶇艱險的久遠路程，這需要我們不矜不驕不屈不撓地持久奮鬥，而主要是反求諸己，不存倚賴，對國際間任何變化，有何過度悲觀過分樂觀之可言？不過，在這裏我們也要指出：

第一、所謂「遠東慕尼黑」，就是主要由於英日妥協拿中國供犧牲一點，雖事實上不至於出現，但不能說目前沒有這一危機。東京談判，祇是英日間一些利害衝突無法調解，致成僵局，但他們追求妥協的心理是很濃厚的。特別是妥協外交家的張伯倫，祇要日本稍稍讓步，他可能隨時拿中國出賣的。所謂「太平洋九國公約會議」的倡議，就未始不包含了這一陰謀。同時，一切無恥的漢奸和動搖妥協份子，也都是希望「東方慕尼黑」出現的。不過，由於中國尚在砲火中奮鬥，由於蘇聯和美國的反日態度，由於英國全國的輿論以及全世界反侵略勢力的高漲，張伯倫不能不多方顧忌，而一切敵寇漢奸也只好空想一場罷了。現在日本軍閥仍在不斷的拿威脅利誘的手段逼迫這位老紳士屈服，而老紳士也並未全然放棄他的妥協夢想。因此在東京談判低氣壓之下，我倒以爲德蘇公約的一砲，大可以把張伯倫震醒一下。

雖然，我們仍不可忽視所謂「遠東慕尼黑」的潛伏危機，我們要在堅持抗戰中對外爭取國際友人的多多援助，對內要加緊我們反漢奸理論的鬥爭，以肅清一切汪精衛及其餘孽想使中國爽爲捷克的亡種意識！

第二、對蘇聯，我們縱不希望她馬上出兵打日本（因爲就整個國際現勢言，那反而是有害的想頭），但從各方面爭取蘇聯更大的援助，是非常必要的。蘇聯對中國援助的多寡，決定於中國內部的條件，而主要是抗戰決心的加強，政治團結的進步。所以我們要使蘇聯的援助增多，也祇有在這兩個主要條件下努力。事實上經過了兩年多的浴血苦戰，蘇聯的援助也確在一天天增大了，德蘇公約，就其影響上言，更是一大援助。今後配合着中國抗戰的進步，她的援助還只有增無已的。

最後，我們因德蘇公約還可得一個深切的教訓：蘇聯政府人民在二十餘年長期革命建設的堅苦奮鬥中，已由一個資本主義中最落後的國家進爲全世界科學最進步生產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由國際反蘇的重重包圍進而爲屹立[illegible]，在舊世界經濟恐慌的焦頭爛額下，[illegible]已使許多資本主義列強在經濟上不能不仰賴於蘇聯的通商了，（德蘇公約，就是首由商約進而爲政治的協定。）蘇聯軍事政治實力之進展，更使許多國家不能不託庇於蘇聯的邦交了。不管那些成見如何深刻，如何痛恨嫉視蘇聯的人，行動上却正在一天天地接近蘇聯。也不管這種接近是善意也好，惡意也好，然而接近總是事實；蘇聯能有某種力量，能建立某種利害關係，使人不能不接近她，也完全是事實。這就是蘇聯外交的勝利，她已光榮地高踞世界政治的第一把交椅，握住了國際外交的總樞紐，就連「反共」的軸心國也不能不甘拜下風了。蘇聯爲甚麼有這樣偉大的成功呢？黨政當局之賢明正確的領導，全體人民之堅苦卓絕的努力，才造就了這樣輝煌的歷史奇蹟。

中國抗戰建國，要學習蘇聯成功的經驗，要效法蘇聯人民堅苦奮鬥的精神，我們的前途是遠大的。

這話大概不是我一時感情偏激之談吧！事實的演變是可以保證的。像那些國際悲觀論者以爲德蘇交暱，英日亦將轉好，而揣測憂慮於「遠東慕尼黑」的即將實現，未免太悲觀了。而同時，那些僥倖速勝論者在肯定德蘇公約於我有利之外，還認定蘇聯會出兵援華，夾擊日寇，那又未免太樂觀了。

上面我已分析過，英日合作不可能，則「遠東慕尼黑」決不至成爲事實，中國決不會變捷克；蘇聯對我是有原則的有限度的援助，則出兵也還嫌過早。因此，悲觀與樂觀兩派論調，同樣是毫無根據的。中國抗戰，主要是靠自己，靠自力更生，我能堅持抗戰，則「天助自助」，不僅蘇聯是我們最忠實的友人，就是英國也一定非做我們忠實的友人不可。抗戰是長期的，是一段崎嶇艱險的久遠路程，這需要我們不矜不驕不屈不撓地持久奮鬥，而主要是反求諸己，不存倚賴，對國際間任何變化，有何過度悲觀過分樂觀之可言？不過，在這裏我們也要指出：

第一、所謂「遠東慕尼黑」，就是主要由於英日妥協拿中國供犧牲一點，雖事實上不至於出現，但不能說目前沒有這一危機。東京談判，祇是英日間一些利害衝突無法調解，致成僵局，但他們追求妥協的心理是很濃厚的。特別是妥協外交家的張伯倫，祇要日本稍稍讓步，他可能隨時拿中國出賣的。所謂「太平洋九國公約會議」的倡議，就未始不包含了這一陰謀。同時，一切無恥的漢奸和動搖妥協份子，也都是希望「東方慕尼黑」出現的。不過，由於中國尚在砲火中奮鬥，由於蘇聯和美國的反日態度，由於英國全國的輿論以及全世界反侵略勢力的高漲，張伯倫不能不多方顧忌，而一切敵寇漢奸也只好空想一場罷了。現在日本軍閥仍在不斷的拿威脅利誘的手段逼迫這位老紳士屈服，而老紳士也並未全然放棄他的妥協夢想。因此在東京談判低氣壓之下，我倒以爲德蘇公約的一砲，大可以把張伯倫震醒一下。

雖然，我們仍不可忽視所謂「遠東慕尼黑」的潛伏危機，我們要在堅持抗戰中對外爭取國際友人的多多援助，對內要加緊我們反漢奸理論的鬥爭，以肅清一切汪精衛及其餘孽想使中國變爲捷克的亡種意識！

第二、對蘇聯，我們縱不希望她馬上出兵打日本（因爲就整個國際現勢言，那反而是有害的想頭），但從各方面爭取蘇聯更大的援助，是非常必要的。蘇聯對中國援助的多寡，決定於中國內部的條件，而主要是抗戰決心的加強，政治團結的進步。所以我們要使蘇聯的援助增多，也祇有在這兩個主要條件下努力。事實上經過了兩年多的浴血苦戰，蘇聯的援助也確在一天天增大了，德蘇公約，就其影響上言，更是一大援助。今後配合着中國抗戰的進步，她的援助還只有增無已的。

最後，我們因德蘇公約還可得一個深切的教訓：蘇聯政府人民在二十餘年長期革命建設的堅苦奮鬥中，已由一個資本主義中最落後的國家進爲全世界科學最進步生產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由國際反蘇的重重包圍進而爲屹立[illegible]，在舊世界經濟恐慌的焦頭爛額下，[illegible]已使許多資本主義列強在經濟上不能不仰賴於蘇聯的通商了，（德蘇公約，就是首由商約進而爲政治的協定。）蘇聯軍事政治實力之進展，更使許多國家不能不託庇於蘇聯的邦交了。不管那些成見如何深刻，如何痛恨蔑視蘇聯的人，行動上卻正在一天天地接近蘇聯。也不管這種接近是善意也好，惡意也好，然而接近總是事實；蘇聯能有某種力量，能建立某種利害關係，使人不能不接近她，也完全是事實。這就是蘇聯外交的勝利，她已光榮地高踞世界政治的第一把交椅，握住了國際外交的總樞紐，就連「反共」的軸心國也不能不甘拜下風了。蘇聯爲甚麼有這樣偉大的成功呢？黨政當局之賢明正確的領導，全體人民之堅苦卓絕的努力，才造就了這樣輝煌的歷史奇蹟。

中國抗戰建國，要學習蘇聯成功的經驗，要效法蘇聯人民堅苦奮鬥的精神，我們的前途是遠大的。

檢討敵人的『對華再認識』

——尾崎秀實的「中日戰爭現階段」讀後感——

荃麟

兩年的抗戰，使敵人獲得一個慘痛的教訓，就是說：他們對於中國的認識完全失敗了。

「中國是無組織的國家」，這一類夢囈，現在連他們自己也覺得說不出口，請看敵人自己的供辭吧：「在事變開始時，許多政治領袖們，以及許多自命為「支那通」的人們所作的樂觀而自信的言論，已全部使人大失所望了。」（見現代日本五月號）「藉戰鬥行為一舉而使敵屈服的事，是不可能的，這差不多已經是看穿了的。」這是敵人近來一致的說法，也正表示在我全民抗戰的國策前，敵人是怎樣的感覺到務惶與焦灼。

今年開始以來，日本新聞界廣泛地展開「對華再認識」的討論。「現代日本」雜誌上公開說，「如果對於中國再不獲得正確的認識，……便無法戰勝當前遇到的許多嚴重困難。」這是確實的。一個戰略的成功與失敗，首先是看這個戰略的決定，是否根據於正確的估計與認識，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由於敵人對我錯誤的認識，造成了他們第一期戰略上的慘敗。而目前他們所進行的新戰略，是根據於他們的所謂「對華再認識」。這一認識是否正確，是值得我們研究；然而即使敵人對我認識有一部是正確的話，我們也不難馬上克服我們的弱點，使他們所認識的，依舊成為不正確。戰略與戰術不是死板的東西，必須具有靈活性，因此，對於敵人所謂「對華再認識」，和根據於這一認識而決定的政略，我們應首先了解和把握，然後我們才能擊潰他們的政治陰謀。

尾崎秀實是日本一個有名的政論家，曾經一度以「站在左翼觀點的中國通」自命，而現在已經是軍部的文化走狗了。在今年四月號的「革新」中，發表了一篇「遙想大陸的春天」，時事類編把它譯成中文，列在該刊三十七期中，改題為「中日戰爭現階段」，這篇文章是可以代表敵人所謂「對華再認識」的一部分意見的，我們就根據他的「認識」來檢討吧。

尾崎首先說明，對華長期戰爭的形態，是具有戰鬥與建設的不行性的。在這裏雖然把政治進攻提高到軍事進攻以上的地位。所謂「藉戰鬥行為一舉而使敵人屈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並不是像有一些人所想像，敵人在軍事上是停止了進攻，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軍事與政治在目前是不可能分離，敵人為了進行在佔領區的「政治鞏固」，對游擊區的「掃蕩」，必然將成為敵人軍事上主要的策略。這一意義絕不容我們忽視。國人常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念，把敵人向我大城市的攻擊，認為是強攻，而把敵人在游擊區的進攻，則取漠不關心態度，一例如對南昌汕頭的失守，特別重視，而對於太行山中條山的戰事則不甚注意。）這正是欠缺對敵人新策略的了解，要知道今天游擊區內戰事的得失，其意義和第一期戰爭中某一城市的得失是同等重要的。蔣委員長屢屢指出敵後戰爭的重要，這一觀念國人必須明確的建立。

但是敵人將怎樣來支持這一長期戰爭呢？「我們以不論是好是壞，現在除以民族力量堅持下去，別無辦法。」這是尾崎先生的答案。然而這個答復却含了若干悲哀的意味。所謂侵略者口中的民族力量是什麼意思呢？除了加深他們政府與民衆的對立，政府與軍部矛盾以外，要憑強迫動員的人力物力來支持這一長期戰爭會遭遇什麼命運呢？我們看尾崎自己的招狀吧，「日本現在所正面當的內外困難！是誰也明白的。……國民再組織運動之所以陷進死路，第一是由於一般人不大明了[illegible]展開推[illegible]到自身了，使人絕望嘆唉，平沼內閣對革新抱若干的期待而發極。……迄今大體止，一點沒有革新的成果。」這就尾崎所謂「捨此別無辦法」的「民族力量」底表現啊！

戰爭使日本陷入泥沼。敵人在「長期戰爭」口號下雖然已感覺彷徨，但是仍不容許我們把敵人估計得太低。敵人發覺了過去對華錯誤認識以後，正在竭力執行他們新的策略。當尾崎先生在「遙想大陸上的春天」時候，他正和其他日本法西斯軍閥一樣，頭腦裏在進行着許多新的鬼計陰謀，這却不容許我們輕易忽視的。

所謂「對華再認識」的內容是什麼呢？在各派的討論中間有一個共同的意見，就是：「如果我們對目前的中國問題要有正確的理解，那麼，首先我們一定必認識中國民族戰線的發展過程，其次我們必須認識中國民族戰線與非常同情中國的蘇聯和反對日本擴張的各列强間的關係，再次，我們還該將[illegible]蘇聯與各列强在對中國民族戰線問題上的相互關係。」尾崎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是同樣的。他說

檢討敵人的『對華再認識』

——尾崎秀實的「中日戰爭現階段」讀後感——

荃麟

兩年的抗戰，使敵人獲得一個慘痛的教訓，就是說：他們對於中國的認識完全失敗了。

「中國是無組織的國家」，這一類夢囈，現在連他們自己也覺得說不出口，請看敵人自己的供辭吧：「在事變開始時，許多政治領袖們，以及許多自命為「支那通」的人們所作的樂觀而自信的言論，已全部使人大失所望了。」（見現代日本五月號）「藉戰鬥行為一舉而使敵屈服的事，是不可能的，這差不多已經是看穿了的。」這是敵人近來一致的說法，也正表示在我全民抗戰的國策前，敵人是怎樣的感覺到彷徨與焦灼。

今年開始以來，日本新聞界廣泛地展開「對華再認識」的討論。「現代日本」雜誌上公開說，「如果對於中國再不獲得正確的認識，……便無法戰勝當前遇到的許多嚴重困難。」這是確實的。一個戰略的成功與失敗，首先是看這個戰略的決定，是否根據於正確的估計與認識，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由於敵人對我錯誤的認識，造成了他們第一期戰略上的慘敗。而目前他們所進行的新戰略，是根據於他們的所謂「對華再認識」。這一認識是否正確，是值得我們研究；然而即使敵人對我認識有一部是正確的話，我們也不難馬上克服我們的弱點，使他們所認識的，依舊成為不正確。戰略與戰術不是死板的東西，必須具有靈活性，因此，對於敵人所謂「對華再認識」，和根據於這一認識而決定的政略，我們應首先了解和把握，然後我們才能擊潰他們的政治陰謀。

尾崎秀實是日本一個有名的政論家，曾經一度以「站在左翼觀點的中國通」自命，而現在已經是軍部的文化走狗了。在今年四月號的「革新」中，發表了一篇「遙想大陸的春天」，時事類編把它譯成中文，列在該刊三十七期中，改題為「中日戰爭現階段」，這篇文章是可以代表敵人所謂「對華再認識」的一部分意見的，我們就根據他的「認識」來檢討吧。

尾崎首先說明，對華長期戰爭的情形，是具有戰鬥與建設的平行性的。在這裏顯然把政治進攻提高到軍事進攻以上的地位。所謂「藉戰鬥行為一舉而使敵人屈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決不是像有一些人所想像，敵人在軍事上是停止了進攻，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軍事與政治在目前是不可能分離，敵人為了進行在佔領區的「政治鞏固」，對游擊區的「掃蕩」，必然將成為敵人軍事上主要的策略。這一意義絕不容我們忽視。國人當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念，把敵人向我大城市的攻擊，認為是強攻，而把敵人在游擊區的進攻，則取淡不關心態度，（例如對南昌汕頭的失守，特別重視，而對於太行山中條山的戰事則不甚注意。）這正是欠缺對敵人新策略的了解，要知道今天游擊區內戰事的得失，其意義和第一期戰爭中某一城市的得失是同等重要的。蔣委員長屢屢指出敵後戰爭的重要，這一觀念國人必須明確的樹立。

但是敵人將怎樣來支持這一長期戰爭呢？「我們以不論是好是壞，現在除以民族力量堅持下去，別無治法。」這是尾崎先生的答案。然而這個答復卻含了若干悲哀的意味。所謂侵略者口中的民族力量是什麼意思呢？除了加深他們政府與民衆的對立，政府與軍部矛盾以外，要憑強迫動員的人力物力來支持這一長期戰爭會遭遇什麼命運呢？我們看尾崎自己的招狀吧，「日本現在所正面着的內外困難！是誰也明白的。………國民再組織運動之所以陷進死路，第一是由於一般人不大明白[illegible]展開者[illegible]使人絕望嘆息，平沼內閣對革新抱若干的期待而登極。……迄今天為止，一點沒有革新的成果。」這就尾崎所謂「捨此別無辦法」的「民族力量」底表現啊！

戰爭使日本陷入泥沼。敵人在「長期戰爭」口號下縱然已感覺彷徨，但是仍不容許我們把敵人估計得太低。敵人發覺了過去對華錯誤認識以後，正在竭力執行他們新的策略。當尾崎先生在「遙想大陸的春天」時候，他正和其他日本法西斯軍閥一樣，頭腦裏在進行着許多新的鬼計陰謀，這卻不容許我們輕易忽視的。

所謂「對華再認識」的內容是什麼呢？在各派的討論中間有一個共同的意見，就是：「如果我們對目前的中國問題要有正確的理解，那麼，首先我們一定必認識中國民族戰線的發展過程，其次我們必須認識中國民族戰線與非常同情中國的蘇聯和反對日本擴張的各列強間的關係，再次，我們還該考查蘇聯與各列強在對中國民族戰線關係上的相互關係。」尾崎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是同樣的。他說

：「中國本身兼具有重要的內容，民族問題在這裏是特別重要的問題，今天抗日中國雖失了廣大的地域，然而民族問題的根苗，似乎依然殘留（？）在抗日政府方面。我們在游擊戰的問題，法幣問題中間，看出這種根苗的深度。」

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發展，已經成爲鐵一般的事實，不能否認，在所謂「對華再認識」的討論中，敵人雖然以中國民族戰線作爲一切問題的中心來考慮。敵人的政治家要比汪精衛以及一切失敗論者高明得多，他們知道中國的統一團結一天不破壞，對華戰爭的勝利希望就一天在不存在，汪精衛之流所不信任的民族統一戰線力量，在敵人看來卻比什麼都可怕，敵人在中國不是天天在叫「反共」「反赤化」的口號嗎？然而在敵人的內部討論中間，卻只有中國的民族戰線問題，所謂「赤化」一類的話，連提都懶得提起，只有汪精衛葉青之流，才會那麼蠢，儼然把「反共」看作自己的任務，去替敵人作幌子。

敵人爲什麼要一再考查中國「民族戰線發展的內向」呢？顯然的，是想在這個趨向上，去尋覓中國民族戰線是否有破裂的痕跡？國共之間是否可以挑撥起什麼巨大的摩擦？而企圖從這裏下手去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汪派托派遂成爲他們絕好的工具，來執行這種挑撥離間的任務。分化我國團結，這是今天敵人政治陰謀的第一位工作，如果不幸，我國把內部問題誇張起來，引起了敵人所期望的摩擦或裂痕，那就上了敵人的當。

其次，敵人爲什麼要考查「中國民族戰線與蘇聯及列強的關係呢？敵人知道中國民族戰線與國際反侵略陣線的重要聯繫性，同時又看到了中國有一個弱點，就是一部分人還存在着濃厚的倚賴外力心理，因此，認爲從國際上來分化中國民族戰線或屈服中國，未始不是一個極好的辦法。尾崎說：「稱中國爲半殖民地這個一般的規定決不是勉強，由於這次事變，愈益證明這規定的妥當性。」這意思就是指如何利用中國的國際關係來使中國屈服，目前敵人雖然口口聲聲在排斥一切外國勢力出中國，其實這是一個謊，所謂反英運動的眞正目標，還是在壓迫英國來解決中日戰局，尾崎說得好，「當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些人主張現在正好一舉把外國勢力逐出中國，這種主張果然正確麼？遺憾得很，那可能性一點也沒有。」這是很明白的，英日談判中間爲什麼拿經濟問題（或者說法幣支持問題）作爲中心。敵人把中英金融關係和美國外交的妥協性放在一起來考慮，正如尾崎所說，把「英日協調作爲解決事變的一副鎖鑰……」。假如這種希望沒有實現可能，而僅要和英國協調，那就爲害很大。」所以目前英日問題，實際上是敵人對我的一種政治陰謀，企圖用經濟的威脅來動搖我國一部分人的抗戰決心，和分化我們堅強的民族戰線。

敵人將利用甚麼來壓迫英國和分化國際的反侵略陣線呢？這裏敵人就不能不來考查蘇聯與英法對中國民族戰線問題上的相互關係。敵人看到了國際反侵略陣線中有着一個弱點，就是英法與蘇聯中間的矛盾，他們就利用這個矛盾，把它儘量擴大。在這個問題上，就繼續連着所謂防共軍事協定的問題。「防共協定的強化具有兩個對立面——對蘇聯和對英法。」日本政客就在這兩個「對立面」上來要他的花頭，「這兩個對立面的相互關係是怎樣交錯起來，而且怎樣互相反撥的。」這正是尾崎所認爲有「精密檢討的必要」的地方。尾崎是不主張單純地去強化防共協定，他認爲「一切的問題都應當此與國家利害有關的現實的國際問題爲規準。而加以決定，根據意識形態的觀念的區分，對立關係應使之從屬於國際間的利害關係。」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不要把日本僅僅作希特勒的應聲蟲，不要把防共協定和希特勒作同款的係縛，而是從日本對中國問題的利害上來巧妙地運用它。「日德意與英法兩國的對立急速發展」，對日本並不是有利的，日本應該怎樣把英國從「援蔣」方面拉到「反蘇」方面去，日本應該怎樣來破壞遠東方面反侵略陣線的實現。尾崎再三地指出，「我們不能把國家的命運委之於自然的趨勢。」所謂自然趨勢就是讓侵略者與反侵略者中國的涇渭日益分明，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結果，然而日本卻企圖以強力來阻止這一趨勢，使英法與蘇聯對中國民族戰線的見解日趨分歧（這種分歧日本人認爲同時足以引起中國民族戰線本身的分歧）。這就是說如何去運用「防共協定」兩個對立面的「相互反撥」的作用。

英國不願在遠東引起反侵略的戰事，這個弱點是被日本捉住了。敵人就利用加入反共軍事協定和反英運動來威脅張伯倫，如果張伯倫對中國民族戰線繼續和蘇聯一樣取援助的態度，則反英運動將更猛烈展開，而歐洲大戰爆發時候，日本將施行反共公約和英法在遠東作戰。否則假如張伯倫停止對華援助，從遠東反侵略陣線中退出去，則日本在未來大戰中，可以對英法保證中立。因此日本對於簽訂反共軍事協定這一點，使出之以半推半就的態度，和張伯倫對於英法蘇互助協定的簽訂，成一種很有趣的對照。總之，這一切敵人都是在中國問題作爲中心在考慮的。

這就是所謂「對華再認識」的結果，我們可以說，敵人猶頗認識確實比從前進步了。他們看到我們的優點——民族團結的力量和國際有利的情勢，同時也看到了我們的弱點——團結中間還有不足之處，一部分人還存在倚賴外力的心理和英國對華的猶豫妥協態度，根據他們這種「認識」，他們提出了「反蔣」「反共」「反蘇」「反英」「和平」的口號，作爲反宣傳的綱領。這種口號中間，雖然也同樣具備了所謂「相互反撥」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口號都是從破壞中國民族戰線的基點出發，這是比敵人第一期的政策和口號更毒辣更陰險了。

然而，敵人所「認識」的是不是完全正確呢？客觀的現實性是不是和敵人的想像一樣呢？顯然不是的。最主要一點，是敵人沒有看到它自身力量的削弱和必然沒落的前途。兩年抗戰的結果，敵我的形勢已非盧變時候可比，尾崎所謂「戰鬥與建設並

：「中國本身還具有重要的內容，民族問題在這裏是特別重要的問題，今天抗日中國雖失了廣大的地域，然而民族問題的根苗，似乎依然殘留（？）在抗日政府方面。我們在游擊戰的問題，法幣問題中間，看出這種根苗的深度。」

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發展，已經成爲鐵一般的事實，不能否認，在所謂「對華再認識」的討論中，敵人總以中國民族戰線作爲一切問題的中心來考慮。敵人的政治家要比汪精衛以及一切失敗論者高明得多，他們知道中國的統一團結一天不破壞，對華戰爭的勝利希望就一天在不存在，汪精衛之流所不信任的民族統一戰線力量，在敵人看來卻比什麽都可怕，敵人在中國不是天天在叫「反共」「反赤化」的口號嗎？然而在敵人的內部討論中間，卻只有中國的民族戰線問題，所謂「赤化」一類的話，連提都懶得提起，只有汪精衛葉青之流，才會那麼蠢，儼然把「反共」看作自己的任務，去替敵人作蠢子。

敵人爲什麽要一再考查中國「民族戰線發展的內向」呢？顯然的，是想在這個趨向上，去尋覓中國民族戰線是否有破裂的痕跡？國共之間是否可以挑撥起什麽巨大的摩擦？而企圖從這裏下手去破壞中華民族的團結。汪派托派遂成爲他們絕好的工具，來實行這種挑撥離間的任務。分化我國團結，這是今天敵人政治陰謀的第一位工作，如果不幸，我國把內部問題誇張起來，引起了敵人所期望的摩擦或裂痕，那就上了敵人的當。

其次，敵人爲什麽要考查「中國民族戰線與蘇聯及列強的關係呢？敵人知道中國民族戰線與國際反侵略陣線的重要聯繫性，同時又看到了中國有一個弱點，就是一部分人還存在着濃厚的倚賴外力心理，因此，認爲從國際上來分化中國民族戰線或屈服中國，未始不是一個極好的辦法。尾崎說：「稱中國爲半殖民地這個一般的規定決不是誇張，由於這次事變，愈益證明這規定的妥當性。」這意思就是指如何利用中國的國際關係來使中國屈服，目前敵人雖然口口聲聲在排斥一切外國勢力出中國，其實這是一個謊，所謂反英運動的眞正目標，這是在壓迫英國來解決中日戰局，尾崎說得好，「當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些人主張現在正好一舉把外國勢力逐出中國，這種主張果然正確麽？遺憾得很，那可能性一點也沒有。」這是很明白的，英日談判中間爲什麼拿經濟問題（或者說法幣支持問題）作爲中心。敵人把中英金融關係和美國外交的妥協性放在一起來考慮，正如尾崎所說，把「英日協調作爲解決事變的一副鎖鑰……。假如這種希望沒有實現可能，而僅要和英國協調，那就爲害很大。」所以目前英日問題，實際上是敵人對我的一種政治陰謀，企圖用經濟的威脅來動搖我國一部分人的抗戰決心，和分化我們堅强的民族戰線。

敵人將利用甚麽來壓迫英國和分化國際的反侵略陣線呢？這裏敵人就不能不來考查蘇聯與英法對中國民族戰線問題上的相互關係。敵人看到了國際反侵略陣線中有着一個弱點，就是英法與蘇聯中間的矛盾，他們就利用這個矛盾，把它儘量擴大。在這個問題上，就聯繫着所謂防共軍事協定的問題。「防共協定的强化具有兩個對立面——對蘇聯和對英法。」日本政客就在這兩個「對立面」上來要他的花頭，「這兩個對立面的相互關係是怎樣交錯起來，而且怎樣互相反撥的。」這正是尾崎所認爲有「精密檢討的必要」的地方。尾崎是不主張單純地去强化防共協定，他認爲「一切的問題都應當此與國家利害有關的現實的國際問題爲規準。而加以決定，根據意識形態的觀念的區分，對立關係應使之從屬於國際間的利害關係。」這是什麽意思呢？就是說，不要把日本僅僅作希特勒的應聲虫，不要把防共協定和希特勒作同樣的傀儡，而是從日本對中國問題的利害上來巧妙地運用它。「日德意與英法兩國的對立急速發展」，對日本並不是有利的，日本應該怎樣把英國從「援蔣」方面拉到「反蘇」方面去，日本應該怎樣來破壞遠東方面反侵略陣線的實現。尾崎再三地指出，「我們不能把國家的命運委之於自然的趨勢。」所謂自然趨勢就是讓侵略者與反侵略者中間的涇渭日益分明，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結果，然而日本卻企圖以强力來阻止這一趨勢，使英法與蘇聯對中國民族戰線的見解日趨分歧（這種分歧日本人認爲同時足以引起中國民族戰線本身的分歧）。這就是說如何去運用「防共協定」兩個對立面的「相互反撥」的作用。

英國不願在遠東引起反侵略的戰爭，這個弱點是被日本捉住了。敵人就利用加入反共軍事協定和反英運動來威脅張伯倫，如果張伯倫對中國民族戰線繼續和蘇聯一樣取援助的態度，則反英運動將更猛烈展開，而歐洲大戰爆發時候，日本將履行反共公約和英法在遠東作戰。否則假如張伯倫停止對華援助，從遠東反侵略陣線中退出去，則日本在未來大戰中，可以對英法保證中立。因此日本對於簽訂反共軍事協定這一點，使出之以半推半就的態度，和張伯倫對於英法蘇互助協定的簽訂，成一種很有趣的對照。總之，這一切敵人都是以中國問題作爲中心在考慮着的。

這就是所謂「對華再認識」的結果，我們可以說，敵人的認識確實比從前進步了。他們看到我們的優點——民族團結的力量和國際有利的情勢，同時也看到了我們的弱點——團結中間還有不足之處，一部分人還存在倚賴外力的心理和英國對華的猶豫妥協態度，根據他們這種「認識」，他們提出了「反蔣」「反共」「反蘇」「反英」「和平」的口號，作爲反宣傳的綱領。這種口號中間，雖然也同樣具備了所謂「相互反撥」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口號都是從破壞中國民族戰線的基點出發，這是比敵人第一期的政策和口號更毒辣更陰險了。

然而，敵人所「認識」的是不是完全正確呢？客觀的現實性是不是和敵人的想像一樣呢？顯然不是的。最主要一點，是敵人沒有看到它自身力量的削弱和必然沒落的前途。兩年抗戰的結果，敵我的形勢已非盧變時候可比，尾崎所謂「戰鬥與建設並

行性」的戰爭態形，在敵人目前情況，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難題，關於這一點，尾崎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現在日本在大陸的姿勢，除去軍事形勢而外，一切都在一任自然成長的狀態之中。所以如果目前要討論大陸的長期經營的問題，那麼當然要對於大陸經營的現狀，加以整理，實行編排過。」然而怎樣整理呢？這中間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軍部政財與資本家之間的衝突，偽幣的没落，以及我游擊戰的發展，都是敵人無法解決的致命困難。其次是關於敵人國內的問題，尾崎知道欲「毅然堅持獨自進行戰爭和建設平行的工作起見，必須先綜合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勢力。」這一問題在日本已經不是今天開始，從林銑，近衛到平沼，每一次換閣，都是帶着這一企圖，然而今年平沼所能做到的是什麼呢？平沼上台以後，召集了六十八次的五相會議，這個會議究竟統一了若干矛盾，連敵人自己都會懷疑的。這兩個基本問題不能解決，則戰爭繼續一天，敵人便愈接近崩潰一天。而我們勝利的條件便愈增加。就在這樣條件下，保證了中國持久戰光明的前途。中國民族統一戰線與國際反侵略陣線的成長，決不是政治上利害的偶然結合，而是歷史條件的必然發展，敵人不能從歷史必然的法則上來認識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和國際兩大陣線的推移，徒然在利害的觀點來認識問題，這種認識顯然是皮相的，唯心的。

然而，我們却不能不加緊警惕，來應付敵人新的陰謀，因為歷史的必然性並不是法寶，歷史本身是在矛盾的統一中發展的，我們不能克服自己的困難與弱點，我們也就無法擊碎敵人的陰謀詭計，我們要了解敵人對我的認識和政策，同時更要認識我們自己的優點與弱點。今次是一個極端嚴重的階段，我們一不小心就會上敵人的當。目前敵我的政治鬥爭顯然已經到達很尖銳的階段。汪精衛及其餘孽正到處在活動。英日談判倘在混沌之中，但是暫時有一部分人却因外匯的動搖，英國的退讓而發生悲觀失望的心理；而另外一種人却只看到軍事的停滯而誤認相持局面已到，對於敵人的警覺有猛無猛鬆弛起來。這兩件都是不了解人家也不了解自己的絕對危險傾向，在今天必須嚴厲的防止和糾正。

希特勒的「秋季運動」

鄭洪範

希特勒正像我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夫，他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循環不息的勞動着。尤其是他最近兩年來，特別碰到了「走紅運」的「豐收年成」。去年的春天，他「兵不血刃」「三日亡奧」的「春季運動」，和去年秋天，三小時肢解捷克的「秋季運動」，無疑的，都是他得意忘形的傑作。而今年希特勒的「春季運動」，又使捷克和米美爾名符其實地「沒有了」。這種種的收穫，充實了希特勒的倉廩，鼓勵了希特勒的勇氣，助長了希特勒的野心，於是在此「天高氣爽」秋節來臨的季候，希特勒又將「厲兵秣馬」進行他的「秋收運動」了。法西斯的報紙，老早便說希特勒今秋有「一種辛勞的工作」，因此也便小發言懶開會，而在貝茲加登別墅籌劃他的「秋收」！自然科學家告訴我們，「秋天是收的世界」，我們也可以說：秋季是希特勒橫行無忌殺人放火的季節。今天，在深夜領後，已經有了秋的氣息，想在北海波羅的海之濱的德國，秋意當更深濃，秋山紅葉，暗示了希特勒殺人嗜血的時候已經到了。

實際上希特勒的春晴試馬和秋郊練兵，也是無法截成兩段的，最明顯的便是這次的「秋季運動」。這次運動的目標，大家早已知道是但澤自由市和波蘭走廊。但是希特勒向這個目標進攻的時間，却已「由來已漸」，遠在今年的三月以前，希特勒便認為但澤自由市地位有「修正」的必要；但是當時他的中歐「春季運動」尚未結束，所以還不急進。不過等到捷克和米美爾問題解決後，對但澤問題，便用以急進的姿態，便對波蘭提出要求，要求歸還但澤自由市，在當時還未將波蘭走廊及上西里西亞包括在內。

希特勒的向但澤進攻，或者可以說是尋求海口，但在我們看來，是鑽個出氣洞，因為法西斯蒂的政權，是建築在不斷地旋轉與運動上，希特勒假若不以對外的行動來轉移國內人民大衆的視線，那麼法西斯政權便會立即崩潰。所以希特勒雖然早已弄得精疲力竭，可是進攻的姿態，仍然是越弄越兇，所以在中歐「春季運動」剛告一段落，也便即着開始對但澤的進攻了。

說起德國進攻但澤自由市，也是有許多便利的：在歷史上，歐戰以前，它本來屬於德國：在人口上，德國人佔百分之九十七，而管理海稅碼頭，操有經濟大權的波蘭人，却只佔百分之三。這樣一來，不但給希特勒一大藉口，而且更給希特勒一大方便。

實際上希特勒進攻但澤的手段，也並沒有翻新，而是併吞奧國和捷克米美爾的再版。我們要知道，希特勒所要進攻的對象，他早已佈滿了國社黨的爪牙，在奧地利有殷嘉德，在捷克有漢倫，在米美爾有牛曼，在但澤便有福斯特，這些走狗，便專門幹着造謠生事煽動人心的勾當，做希特勒的內應。而且每一次事變的前夕，諸走狗莫不親赴貝茲加登，由希特勒面授機宜的，證諸往史，奧國、捷克和米美爾滅亡的前夕，殷嘉德、漢倫和牛曼，都親自接受了希特勒的血腥計劃！而在今天，但澤國社黨領袖福斯特，不但一再的大放厥辭，說但澤非歸併德國不可，而更親往貝茲加登面聆希特勒的訓示，但澤問題的日趨嚴重，於此已可見一斑。

把爪牙磨得更兇更銳，這當然是必要的一着，但和盟友拉得更緊更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這在過去也是如此的，占領奧地利，是首先拆散意大利維護最力的斯特萊薩陣線，而得到墨索里尼的諒解；肢解捷克，更不用說，墨尼黑四強會議席上，撕破臉皮替希特勒說話的，便是墨索里尼。所以我們不能幻想，

行性」的戰爭情形，在敵人目前情況，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難題，關於這一點，尾崎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現在日本在大陸的姿勢，除去軍事形勢而外，一切都在一任自然成長的狀態之中。所以如果目前要討論大陸的長期經營的問題，那麼當然要對於大陸經營的現狀，加以整理，實行編排過。」然而怎樣整理呢？這中間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軍部政府與資本家之間的衝突，傀儡的沒落，以及我游擊戰的發展，都是敵人無法解決的致命困難。其次是關於敵人國內的問題，尾崎知道欲一毅然堅持獨自進行戰爭和建設平行的工作起見，必須先綜合強有力的政治中心勢力。」這一問題在日本已經不是今天開始，從林銑，近衛到平沼，每一次換閣，都是帶着這一企圖，然而今年平沼所能做到的是什麼呢？平沼上台以後，召集了六十八次的五相會議，這個會議究竟統一了若干矛盾，連敵人自己都會懷疑的。這個問題基本問題不能解決，則戰時經濟一天，敵人便愈接近崩潰一天。而我們勝利的保障就愈增加。就在這樣條件下，保證了中國持久戰光明的前途。中國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侵略陣線的成長，決不是政治上利害的偶然結合，而是歷史條件的必然發展，敵人不能從歷史必然的法則上來認識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和國際陣線上的推移，徒然在利害的觀點來認識問題，這種認識顯然是皮相的，唯心的。

然而，我們卻不能不加緊警惕，來應付敵人新的陰謀，因為歷史的必然性並不是法寶，歷史本身是在矛盾的統一中發展的，我們不能克服自己的困難與弱點，我們也就無法摧毀敵人的陰謀詭計，我們要了解敵人對我的認識和政策，同時更要認識我們自己的優點與弱點。今天是一個極端嚴重的階段，我們一不小心就會上敵人的當。目前敵我的政治鬥爭顯然已經到達很尖銳的階段。汪精衛及北餘孽正到處在活動。英日談判尚在混沌之中，但是對時有一部分人卻因外匯的動搖，英國的退讓，而發生悲觀失望的心理；而另外一種人卻只看到軍事的停滯而誤認相持局面已到，對於敵人的警覺有意無意鬆弛起來。這兩件都是不了解人家也不了解自己的絕對危險傾向，在今天必須嚴厲的防止和糾正。

希特勒的「秋季運動」

鄭洪範

希特勒正像我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夫，他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循環不息的勞動着。尤其是他最近兩年來，特別碰到了「走紅運」的「豐收年成」。去年的春天，他「兵不血刃」「三日亡奧」的「春季運動」，和去年秋天，三小時肢解捷克的「秋季運動」，無疑的，都是他得意忘形的傑作。而今年希特勒的「春季運動」，又使捷克和米美爾名符其實地「沒有了」。這種種的收穫，充實了希特勒的倉廩，鼓勵了希特勒的勇氣，助長了希特勒的野心，於是在此「天高氣爽」秋節來臨的季候，希特勒又將「厲兵秣馬」進行他的「秋收運動」了。法西斯的報紙，老早便說希特勒今秋有「一極辛勞的工作」，因此也便小發言慎開會，而在貝希加登別墅籌劃他的「秋收」！自然科學家告訴我們，「秋天是出的世界」，我們也可以說：秋季是希特勒橫行無忌殺人放火的季節。今天，在深夜網後，已經有了秋的氣息，想在北海波羅的海之濱的德國，秋意當更深濃，秋山紅葉，暗示了希特勒殺人濺血的時候已經到了。

實際上希特勒的春郊試馬和秋郊練兵，也是無法截成兩段的，而最明顯的便是這次的「秋季運動」。這次運動的目標，大家早已知道是但澤自由市和波蘭走廊。但是希特勒向這個目標進攻的時間，却已「由來已漸」，還在今年的三月以前，希特勒便認爲但澤自由市地位有「修正」的必要；但是當時他的中歐「春季運動」尚未結束，所以還不急進。不過等到捷克和米美爾問題解決後，對但澤問題，便用以急進的姿態，便對波蘭提出要求，要求歸還但澤自由市，在當時還未將波蘭走廊及上西里西亞包括在內。

希特勒的向但澤進攻，或者可以說是尋求海口，但在我們看來，是鑽個出氣洞，因爲法西斯蒂的政權，是建築在不斷地旋轉與運動上，希特勒假若不以對外的行動來轉移國內人民大衆的視線，那麼法西斯政權便會立即崩潰。所以希特勒雖然早已弄得精疲力竭，可是進攻的姿態，仍然是越弄越兇，所以在中歐「春季運動」剛告一段落，也便即着開始對但澤的進攻了。

說起德國進攻但澤自由市，也是有許多便利的：在歷史上，歐戰以前，它本來屬於德國：在人口上，德國人佔百分之九十七，而管理海稅碼頭，操有經濟大權的波蘭人，却只佔百分之三。這樣一來，不但給希特勒一大藉口，而且更給希特勒一大方便。

實際上，希特勒進攻但澤的手段，也並沒有翻新，而是併吞奧國侵捷克吞米美爾的再版。我們要知道，希特勒所要進攻的對象，他早已佈置了國社黨的爪牙，在奧地利有殷嘉德，在捷克有漢倫，在米美爾有牛曼，在但澤便有福斯特，這些走狗，便專門幹着造謠生事煽動人心的勾當，做希特勒的內應。而且每一次事變的前夕，諸走狗莫不親赴貝希加登，由希特勒面授機宜的，證諸往史，奧國、捷克和米美爾滅亡的前夕，殷嘉德、漢倫和牛曼，都親自接受了希特勒的血腥計劃！而在今天，但澤國社黨領袖福斯特，不但一再的大放厥辭，說但澤非歸併德國不可，而更親往貝希加登面聆希特勒的訓示，但澤問題的日趨嚴重，於此已可見一斑。

把爪牙唆得更兇更狠，這當然是必要的一着，但和盟友拉得更緊更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還在過去也是如此的，占領奧地利，是首先拆散意大利維護最力的斯特萊薩陣線，而得到墨索里尼的諒解；肢解捷克，更不用說，墨尼黑四強會議席上，撕破臉皮替希特勒說話的，便是墨索里尼。所以我們不能幻想，

堅持團結，堅持抗戰，還是今天至上的任務，是擊敗敵人新陰謀的最基本原則。我們不能否認，今天國內團結還有若干枝節問題，敵人的造謠中傷，挑撥離間仍然通過汪派托派時時潛入各階層，使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有時仍在發生，還是無術糾正的現象。敵人是到處在嗅覓我們中間的裂縫，擴大這樣的裂縫，多一件這樣的事情，就多予敵人一個可乘的空隙，這是多麼痛心多麼可悲的事情。我們只要看看敵人所宣傳的一切，就該懍然於中。凡是青天白日旗幟下的弟兄，都應緊緊團結，互諒互讓，以期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去打擊敵寇漢奸汪孽以及一切民族叛徒的陰謀。

對於外交上，我們在了解敵人的陰謀以後，就應該更堅強自力更生的認識。張伯倫在目前固然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作可恥的妥協，但是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決不會因此而否定了兩大陣線的前途。這關鍵就在看我們是否能以最堅決的抗戰態度去爭取英國。敵人在反英，我們決不能因張伯倫的動搖而同樣決反英，我們不僅消極地以嚴正態度去批評張伯倫的錯誤，抑且更積極地用自身的堅決去爭取他。目前我們動搖一分，張伯倫就必動搖十分。只有張伯倫澈底了解中國的妥協是絕不可能的時候，他那種所謂「合理辦法」的幻夢才會打消。

總之，敵人的口號是「反英反共」，我們的口號就該是「加強團結，擁護領袖」，敵人的口號是「反英反蘇」，我們的口號就該是「建立遠東反侵略陣線，反對防共軸心。」敵人的口號是「和平建設」，我們的口號便是「加強敵後戰鬥」。敵人以破壞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我們就該以加強民族統一戰線為最主要的任務，在有利於我的客觀條件下，加上主觀的努力，粉碎敵人的政治進攻是有絕對把握的。

我們要使敵人在「對華再認識」以後，還有一次「再認識」，那時敵人的認識應該是：

中國的民族團結是絕不能分裂的。

中國的抗戰絕不能屈伏的。

中國是自力更生的。

國際侵略戰爭必然失敗的。

到了那時，一切陰謀已經失敗，敵人的末日也就到了。

德意軸心會自相火併，反之，他們的關係，將會越打越緊，他們早已儲備到了「合則兩全，分則俱傷」的原則。根據上面的話，這次希特勒「極辛勞的工作」，當然更與墨索里尼取得密切的聯繫，德意軍事政治同盟的訂立，德意空軍的合作，德意陸空軍的同時演習，我想都不用再說，而只就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時常通話，柏林羅馬公路的修築，以及最近意外相齊亞諾聘得哥斯堡和貝茲加登，會見李賓特羅甫和希特勒。同時意大利方面的輿論激變，認爲意國絕不中立，而死力支持德國的要求，認爲但澤之歸還德國，「早已不成問題」，好像在墨索里尼代言人蓋達的筆下，波蘭早已屈伏的了。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予以注意的，那便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希特勒不但不承認自己在那裏進攻波蘭或但澤，而是說波蘭進攻德國，一切波機越境波軍越界的故事，都可無中生有的捏造出來。不但如此，而更認他的從擊波蘭，爲的是衝破「反德」陣線，在他看來，放火的始作俑者，不是希特勒自己而是張伯倫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希特勒却又向世界宣佈，尤其是對準英國，他說德波之爭是內政的，是局部的，是地方的事件，第三國盡可不管，因爲希特勒自己是能够和平地解决這個問題的。可是，希特勒這一套花樣，也用得太多了，欺騙世人的成效到底怎樣，我們不敢替他想像。

不但如此，希特勒還有更嚇人的一着，那便是軍事的動員，因爲希特勒是爲軍事動員來維持他的政治生命的。今天在德波邊境，已佈滿了德國的邊防軍，據估計德國軍隊已經動員的達二百萬，而且更徵發調後備役入伍受訓，軍用品像汽油等的後發儲蓄。同時在西部德波邊境，加强防禦組織，以準備進攻波蘭時的叛外。而且海軍的駛入波羅的海，空軍的大規模演習，配合着陸軍的出動，一幅立體戰爭的圖畫，便呈現於德國及世界各國人民大衆的眼前，希特勒是這樣的向世界暗示，若不再給我滿足，我們無法演門，只有乘此機會拚他媽的一下了！至於在但澤，那更不用說，軍火的秘密輸入，挺進隊的開入，防禦的佈置，但澤日耳曼人民的戰時訓練與編制，實際上但澤早已在納粹武力的控制之下了。希特勒是打着如此的算盤，只有龐大的軍事動員，才能威嚇德國人，威脅英法，嚇倒波蘭，這樣他便可「不戰而勝」，取得「既成事實」的承認了。

但是，上面種種，我們可以認爲是希特勒的手段與姿態，而只有最後一句話——希特勒企圖「不戰而勝」——才是埋在他內心裏頭的真話。我們在這裏要把希特勒的幌子拆穿，希特勒是以軍事動員來做買賣的資本，他的不能戰不肯戰無力戰無法戰，是大家都看清楚的事實，而只有對於弱小民族和小國的恫嚇上地宏公不圖必的張伯倫首相，才會被希特勒的軍事動員所嚇倒。老實說，不流血而取但澤，才是希特勒的真意所在。希特勒本想以議會的選舉，公民的投票，和經濟的獨占等方式，來併吞但澤的，豈知這但澤議會選舉希特勒說長啦，但澤公民投票「自動」歸併德國啦，以及驅逐但澤海關的波蘭官員而控制經濟啦。但是，當一切的一切，波蘭無疑的是反對的，因爲這是希特勒老早佈置妥當的詭計。

不但如此，今天的波蘭，已不是半年前的波蘭，而且波蘭更不是奧地利、捷克和米美爾，波蘭已經堅決的聲明爲維護主權獨立領土完整而戰，同時更在外交上軍事上，努力爭取與國，加强軍備。並且英法的態度，也表現相當的積極，英波協定已經簽字，英首相外相堅決聲明波蘭如受侵略起而抵抗，則英波互助的實施，決無疑義！法國也是表示同樣的態度，蘇聯更於英法蘇三國參謀會議席上，邀請波蘭參加。這種種事實，使希特勒着了慌，波蘭的倔強，英法的積極，似乎是出於希特勒的意料之外，於是希特勒便不得不另求他途，以結束他的「秋收」季節了。

這樣說來，希特勒要今年的「秋收」成功，恐怕非別出心材不可了。但是，我們回想起來，當去年九月末捷克問題的解決，不是在和平陷於絕望的時候嗎？不是在希特勒以「最後手段」相恫嚇來解決了嗎？

堅持團結，堅持抗戰，這是今天至上的任務，是擊破敵人新陰謀的最基本原則。我們不能否認今天國內團結還有若干枝節問題，敵人的造謠中傷，挑撥離間仍然通過汪派托派時時潛入各階層，使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情有時仍在發生，還是亟需糾正的現象。敵人是到處在嗅覓我們中間的裂縫，擴大這樣的裂縫，多一件這樣的事情，就多予敵人一個可蹈的空隙，這是多麼痛心多麼可悲的事情。我們只要看看敵人所宣傳的一切，就該恍然於中。凡是青天白日旗幟下的弟兄，都應緊緊團結，互諒互讓，以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去打擊敵寇漢奸汪黨以及一切民族叛徒的陰謀。

對於外交上，我們在了解敵人的陰謀以後，就應該更堅強自力更生的認識。張伯倫在目前固然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作可恥的妥協，但是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決不會因此而否定了兩大陣線的前途。這關鍵就在看我們是否能以最堅決的抗戰態度去爭取英國。敵人在反英，我們決不能因張伯倫的動搖而同樣決反英，我們不僅消極地以嚴正態度去批評張伯倫的錯誤，卻應更積極地用自身的堅決去爭取他。目前我們動搖一分，張伯倫就必動搖十分。只有張伯倫徹底了解中國的妥協是絕不可能的時候，他那種所謂「合理解決」的幻夢才會打消。

總之，敵人的口號是「反蔣反共」，我們的口號就該是「加強團結，擁護領袖，」敵人的口號是「反英反蘇」，我們的口號就該是「建立遠東反侵略陣線，反對防共軸心。」敵人的口號是「和平建設，」我們的口號便是「加強敵後戰鬥」。敵人以破壞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為一切政策的中心，我們就該以加強民族統一戰線為最主要的任務，在有利於我的客觀條件下，加上主觀的努力，粉碎敵人的政治進攻是有絕對把握的。

我們要使敵人在「對華再認識」以後，還有一次「再認識」，那時敵人的認識應該是：

中國的民族團結是絕不能分裂的。

中國的抗戰絕不能屈伏的。

中國是自力更生的。

國際侵略戰爭必然失敗的。

到了那時，一切陰謀已經失敗，敵人的末日也就到了。

德意軸心會自相火併，反之，他們的關係，將會越打越緊，他們早已做到了「合則兩全，分則俱傷」的原則。根據上面的話，這次希特勒「極辛勞的工作」，當然更與墨索里尼取得密切的聯繫，德意軍事政治同盟的訂立，德意空軍的合作，德意陸空軍的同時演習，我想都不用再說，而只就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時常通話，柏林羅馬公路的修築，以及最近意外相齊亞諾聘得哥斯堡和貝茲加登，會見李賓特洛甫和希特勒。同時意大利方面的輿論驟變，認為意國絕不中立，而死力支持德國的要求，認為但澤之歸還德國，「早已不成問題」，好像在墨索里尼代言人蓋達的筆下，波蘭早已屈伏的了。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予以注意的，那便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希特勒不但不承認自己在那裏進攻波蘭或但澤，而是說波蘭進攻德國，一切波機越境波軍越界的故事，都可無中生有的捏造出來。不但如此，而更認他的從壓波蘭，為的是衝破「反德」陣線，在他看來，放火的始作俑者，不是希特勒自己而是張伯倫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希特勒却又向世界宣佈，尤其是對準英國，他說德波之爭是內政的，是局部的，是地方的事件，第三國儘可不管，因為希特勒自己是能夠和平地解決這個問題的。可是，希特勒這一套花樣，也用得太多了，欺騙世人的成效到底怎樣，我們不敢替他想像。

不但如此，希特勒還有更嚇人的一着，那便是軍事的動員，因為希特勒是為軍事動員來維持他的政治生命的。今天在德波邊境，已佈滿了德國的邊防軍，據估計德國軍隊已經動員的達二百萬，而且更徵發調後備役入伍受訓，軍用品像汽油等的徵發儲藏。同時在西部德波邊境，加強防禦組織，以便進攻波蘭時的後外。而且海軍的駛入波羅的海，空軍的大規模演習，配合着陸軍的出動，一幅立體戰爭的圖畫，便呈現於德國及世界各國人民大眾的眼前，希特勒是這樣的向世界暗示，若不再給我滿足，我們無法讓步，只有乘此機會掐他媽的一下了！至於在但澤，那更不用說，軍火的秘密輸入，挺進隊的潛入，防禦工事的佈置，但澤日耳曼人民的戰時訓練與組織，實際上但澤早已在納粹武力的控制之下了。希特勒是打着如此的算盤，只有龐大的軍事動員，才能刺激國人，威脅英法，嚇倒波蘭，這樣他便可「不戰而勝」，取得「既成事實」的承認了。

但是，上面種種，我們可以認為是希特勒的手段與姿態，而只有最後一句話——希特勒企圖「不戰而勝」——才是埋在他內心深處的真話。我們在這裏要把希特勒的帽子拆穿，希特勒是以軍事動員來做買賣的資本，他們不能戰不肯戰無力戰無法戰，是大家所看清楚的事實，而只有對於弱小民族和小國的恫嚇上，究竟不甘心的張伯倫首相，才會被希特勒的軍事動員所嚇倒。老實說，不流血而取但澤，才是希特勒的真意所在。希特勒未想以議會的選舉，公民的投票，和經濟的滲占等方式，來併吞但澤的，豈知但澤議會選舉希特勒黨慘敗，但澤公民投票「自由」歸併德國，以及驅逐但澤海關的波蘭關員而控制經濟啦。但是，這一切的一切，波蘭無疑的是反對的，因為這是希特勒老早佈置妥當的陰謀。

不但如此，今天的波蘭，已不是半年前的波蘭，而且波蘭更不是「奧地利、捷克和米梁爾」，波蘭已經堅決的聲明為維護主權獨立領土完整而戰，同時更在外交上軍事上，努力爭取與國，加強準備。並且英法的態度，也表現相當的積極，英波協定已經簽字，英首相外相屢次聲明波蘭如受侵略起而抵抗，則英法方助的實施，英蘇談判！法國也表示同樣的態度，蘇聯更於英法蘇三國參謀會議席上，邀請波蘭參加。這種事實，使希特勒着了慌，波蘭的倔強，英法的積極，似乎是出於希特勒的意料之外，於是希特勒便不得不另求他途，以結束他的「秋收」季節了。

這樣說來，希特勒要今年的「秋收」成功，恐怕非別出心材不可了。但是，我們回想起來，當去年九月末捷克問題的解決，不是在和平陷於絕望的時候嗎？不是在希特勒以「最後手段」相恫嚇來解決了嗎？

德意青年的反戰怒潮

蔣來

德國青年知道：

「德國的眞正敵人，不在國外，而在國內」！

在希特勒血腥統治下的德國青年，歷年所遭受的苦難和壓迫，是空前未有的。

近年來法西斯侵略者，爲了想掀起第二次全世界的大屠殺便實行了法西斯軍事的四年計劃，結果使全國青年們受到了各種各樣的無理剝削。青年工人、農民、學生以及其他各種職業的青年們的一般生活，在希特勒登台後五年之中，不但沒有絲毫改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且在不斷的瘋狂備戰和猛烈的向外侵略，更加惡化了。

德國的青年工人，每週要做六十小時以上的工作，而工資卻在不斷的降低，失業是德國青年普遍的命運，就是根據法西斯機關的報告，也可以證實失業問題的嚴重化。一九三七年有一百十八萬四千多剛由學校里出來的學生，向「職業指導所」登記，而結果卻有七十三萬六千餘人沒有工作可做。在農業區域一九三七年內，在一萬八千個離校的青年中，只有四千人找到職業，而其餘六千多人則被迫而從事所謂「農村年」，這就是說，這六千多青年要替富農或大地主們去做毫無報酬的農工。

法西斯主義者所關心的，不是青年的職業和前途，而是他們的主子——大資本家們的利潤，以及他們的戰爭計劃的實現，因此青年們的生活是每況愈下了，今年一月間在魯爾區附近發現了一張傳單，在那上面寫着：「……我們幾年來都在極端忍受的工作條件下生活着。我們不能得到那已允許我們的工資，工資只要減少就減少。在星期六那天，我們必須參加所謂學習的一層，這雖同平時一樣的工作，但根本拿不到報酬。飯時休息現在已完全取消了，我們照例要在工作時間內，把我們的麵包吞下肚去。自然，我們的健康對礦主們是不會有什麼妨礙的。夜工，過時工作，有礙衛生的，或危險的工作部門的工作，對我們是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更能剝削我們的新方法，是不斷地在發現着。」

爲了更厲害的剝削青年，希特勒最近在「勞動服務」之外，又想出了一種剝削的方法，對一些年青的輔助工人，採用了一年至四年的學習時間，在這時間內，青年們要做和以前同樣的工作，可是不能照例拿到工資，因爲他們現在是被稱爲「學徒」了。

五年以前，希特勒曾狂叫女子回到廚房去，把工廠中的女工完全開除，到了現在因爲拚命的擴軍，大部分的男子都被迫到軍隊中去或到軍事工業中去了，於是乎又叫大批的女子回到工廠中去。一九三八年二月底這位人類的惡魔下令規定，凡未到二十五歲的女子，必須加入所謂「家庭經濟與農村經濟的義務年」，於是成千累萬的年青女子便被送到城內富人家中當一年義務傭婦，或在鄉間的地主富農家里當一年義務農工。據非正式的統計，在去年一年中約有五百萬德國女子被迫做這種苦工，而其中就有三十六萬人是被迫離開學校的青年女學生。

成萬的童工被關在工廠里，每天要做十點鐘工作，而每個鐘頭的工資卻總在五分尼之下，十四歲到十五歲的學徒，日夜要做十鐘到十六點鐘的工作，而住居宿食，則出乎意外的壞。

[illegible]

德意青年的反戰怒潮

蔣來

德國青年知道：

「德國的眞正敵人，不在國外，而在國內」！

在希特勒血腥統治下的德國青年，歷年所遭受的苦難和壓迫，是空前未有的。

近年來法西斯侵略者，爲了想掀起第二次全世界的大屠殺便實行了法西斯軍事的四年計劃，結果使全國青年們受到了各種各樣的無理箝制。青年工人、農民、學生以及其他各種職業的青年們的一般生活，在希特勒登台後五年之中，不但沒有絲毫改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且在不斷的瘋狂備戰和猛烈的向外侵略，更加惡化了。

德國的青年工人，每週要做六十小時以上的工作，而工資卻在不斷的降低，失業是德國青年普遍的命運，就是根據法西斯機關的報告，也可以證實失業問題的嚴重化。一九三七年有一百十八萬四千多剛由學校裏出來的學生，向「職業指導所」登記，而結果卻有七十三萬六千餘人沒有工作可做。在薩爾區域一九三七年內，在一萬八千個離校的青年中，只有四千人找到職業，而其餘六千多人則被迫而度着所謂「農村年」，這就是說，這六千多青年要替富農或大地主們去做毫無報酬的農工。

法西斯主義者所關心的，不是青年的職業和前途，而是他們的主子——大資本家們的利潤，以及他們的戰爭計劃的實現，因此青年們的生活是每況愈下了，今年一月間在魯爾區附近發現了一張傳單，在那上面寫着：「……我們幾年來都在種種忍受的工作條件下生活着。我們不能得到那已允許我們的工資，工資只要減少就減少。在星期六那天，我們必須參加所謂學習的一層，這雖同平時一樣的工作，但根本拿不到報酬。飯時休息現在已完全取消了，我們照例要在工作時間內，把我們的麵包吞下肚去。自然，我們的健康對礦主們是不會有什麼妨礙的。夜工，過時工作，有礙衛生的，或危險的工作部門的工作，對我們是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更能剝削我們的新方法，是不斷地在發現着。」

爲了更厲害的剝削青年，希特勒最近在「勞動服務」之外，又想出了一種剝削的方法，對一些年青的輔助工人，採用了一年至四年的學習時間，在這時間內，青年們要做和以前同樣的工作，可是不能照例拿到工資，因爲他們現在是被稱爲「學徒」了。

五年以前，希特勒會狂叫女子回到廚房去，把工廠中的女工完全開除，到了現在因爲拚命的擴軍，大部分的男子都被迫到軍隊中去或到軍事工業中去了，於是乎又叫大批的女子回到工廠中去。一九三八年二月底這位人類的惡魔下令規定，凡未到二十五歲的女子，必須加入所謂「家庭經濟與農村經濟的義務年」，於是成千累萬的年青女子便被送到城內富人家中當一年義務僕婦，或在鄉間的地主富農家里當一年義務農工。據非正式的統計，在去年一年中約有五百萬德國女子被迫做這種苦工，而其中就有三十六萬人是被迫離開學校的青年女學生。

成萬的童工被關在工廠里，每天要做十點鐘工作，而每個鐘頭的工資卻總在五分尼之下，十四歲到十五歲的學徒，日夜要做十鐘到十六點鐘的工作，而住居糧食，則出乎意外的壞。

[illegible]

法西斯主義者對於青年們一切活動是向來絕對禁止的，青年們失去了組織工會和一切團體的自由，秘密警察又剝奪了他們的改善生活和增加工資的要求。總之一句話，德國青年工人，現在沒有了一切權利，就連選擇工作和工作地點的權利也喪失了，正如中世紀的奴隸被縛在土地上一樣，德國的勞動青年今天是被縛在工廠里了。

青年學生的境況更其壞，學識豐富的教授全被放逐槍殺了，只有「大飯桶」才被留下來，課程是改變了，除了要他們忠誠服從希特勒，做他的劊子手之外，別的什麼都沒有。

希特勒視青年一如他的大砲，他沒有一個時候忘記驅使德國青年去當砲灰，爲第三帝國的光榮而犧牲。德國青年十歲時，就要進「希特勒主義青年團」，訓練分幾年之後，就被調到「勞動服務團」里去，最後才調入褐衫軍。這些軍事團體都過着嚴格的軍隊生活，每天盡是操練，拋手榴彈，此外就是聽教官們講希特勒的雄圖，國社主義的尚武精神。

但是在法西斯主義高度壓迫下的德國青年，終於一天一天地發覺自己是被欺騙了。不斷的壓迫和不斷的剝削，使廣大的青年對於法西斯主義者統治深刻的憤恨，不管希特勒用盡一切恐怖手段，不管他採取了如何嚴密的新聞封鎖政策，青年們的反叛意志是日益增長和擴大着！他們已經嘗够了希特勒所準備的戰爭重責，他們已經知道，「德國的眞正敵人不在國外，而在國內」這句名言！（李卜克納西）因此，他們不願再困頓於不能忍受的軍費負担下，不願再忍受法西斯主義者的殘酷的剝奪，他們要以無限的英勇來反抗法西斯主義的血腥統治！

在希特勒以毫無掩飾的速度進行併吞的侵略戰爭時，德國的廣大青年，却願意和平，他們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冒着莫大的危險，在柏林，在全國各大城市中，散布各種反對希特勒對外侵略的宣言，在這些宣言里，他們完全揭破了希特勒可恥的侵略，而且，他們向大衆聲明，希特勒所實行的對外的侵略戰爭，與廣大的德國民衆沒有絲毫好處，却反而使國內人民的生活更陷於惡化；同時在這些傳單上他們還號召德國人民，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與異國的人民聯合起來，反對希特勒的侵略戰爭，反對希特勒的血腥統治！

當希特勒發動侵略捷克戰爭的時候，德國的青年們又用了各種方法來反對政府的侵略行動，他們印發大量的反戰反法西斯的傳單，用各種巧妙的方法寄遞到全國民衆手裏，號召廣大的青年起來，爲奪回被剝奪去的土地，自由和權利而鬥爭！

去年九月間國際青年和平大會在華沙大學開會時，德國法西斯報紙竭力封鎖和平大會有關的一切消息，唯恐德國青年有所舉動，但是結果，青年大會的主席團和各反法西斯的報紙，還是收到了成百封從德國各反法西斯青年組織和個人那里來的寶貴的信件。柏林大學的一群學生在信中寫道：「大部分的青年工人，農民和學生，都反對希特勒與戈林正進行着的瘋狂備戰！」

德國青年工農反戰情緒的高漲，可從德兵整批逃亡的這一事實充分表現出來，據波蘭 Nowa Rzecz Pospolita 報載，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有五百以上的德國兵士逃亡到瑞士去；在七日與八日上旬有將近一百五十個德國官兵逃到捷克去。而實際上逃亡者的數目恐怕要比這個數目大過幾倍。

據說當德國進佔蘇台德區的時候，德國青年工人和一般人民兵士，曾經盡力阻止軍隊開拔。

德國青年工人於去年一年中所發動的帶有政治性的罷工和怠工的數次之多，是够驚人的，按一般人統計，去年一年全國各地的罷工和怠工至少在二千次以上，而其中尤以一切軍火製造廠爲最多，可見這類罷工的目的，決不是單純的爲了要求改善待遇。

在其他方面，德國青年對於法西斯主義者的仇恨，也在與日俱增，可惜我們所有的材料不够，主要的是因爲法西斯當局的殘酷檢查，否則，將有更多的反戰材料，給我們證明：德國青年的反戰反法西斯的鬥爭，已愈益滋長和擴大起來了，它將成爲希特勒統治的掘墓人！

「墨索里尼的敵人」估
意大利人口百分之八十

如果說墨索里尼是希特勒的難兄難弟，那末黑衫黨對於意大利青年的壓迫和剝削，也可以與納粹黨「先後媲美」了。

最近三年來，墨索里尼曾發動了兩次戰爭，這便是盡人皆知的侵阿和干涉西班牙的兩次侵略戰爭。這兩次戰爭的結果，不但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却反使意大利的財政經濟陷入更悲慘的境地。有一位記者說得好：「意大利人民都覺得西班牙與阿比西尼亞是兩根埋在喉中的骨頭；拋出來困難，吞下去也困難」。這便是意大利目前最好的寫照。

意大利的財政狀況本來就相當困難，現在再加上兩次侵略戰爭的巨大支出，與未來大戰的準備，放在廣大勞苦大衆雙肩上的負担之沉重，更爲意料中的事情。最近三年來政府公債的濫發，苛捐雜稅的不斷出現，都直接或間接的使青年大衆的生活日趨惡化。

青年工人的失業指數正在激增着，據官方的統計，單在意大利最大的工業中心——土林一處，一九三七年十月間有失業者一萬〇八百八十九人，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便已增加到十六萬六百六十四人，重工業中心的米蘭，現在也有五萬多青年工人陷在失業飢餓之中。此外在其他各地，近一年來工人的失業也在日益增多，有業的工人過着牛馬般的生活，他們的工作時間雖都奉令延長，但是一天所得的工資，却反只有等於三公斤麵包的錢。

由於失業的激增，工資的低落，物品的缺乏，不滿和咀咒在廣大的意大利青年中間蔓延着，法西斯政府知道這點，他除一面採取那慘無人道的手段來壓制青年的反抗外，另一方面則以對外侵略戰爭

法西斯主義者對於青年們一切活動是向來絕對禁止的，青年們失去了組織工會和一切團體的自由，秘密警察又剝奪了他們的改善生活和增加工資的要求。總之一句話，德國青年工人，現在沒有了一切權利，就連選擇工作和工作地點的權利也喪失了，正如中世紀的奴隸被縛在土地上一樣，德國的勞動青年今天是被縛在工廠里了。

青年學生的境況更其壞，學識豐富的教授全被放逐或殺了，只有「大飯桶」才被留下來，課程是改變了，除了要他們忠誠服從希特勒，做他的劊子手之外，別的什麼都沒有。

希特勒視青年一如他的大砲，他沒有一個時候忘記驅使德國青年去當砲灰，為第三帝國的光榮而犧牲。德國青年十歲時，就要進「希特勒主義青年團」，訓練分幾年之後，就被調到「勞動服務團」里去，最後才調入揭[illegible]旅。這些軍事團體都過着嚴格的軍隊生活，每天盡是操練，舉手敬禮，此外就是聽教官們講希特勒的雄圖，國社主義的尚武精神。

但是在法西斯主義高度壓迫下的德國青年，終於一天一天地發覺自己是被欺騙了。不斷的壓迫和不斷的剝削，使廣大的青年對於法西斯主義者統治深刻的憤恨，不管希特勒用盡一切恐怖手段，不管他採取了如何嚴密的新聞封鎖政策，青年們的反叛意志是日益增長和擴大着！他們已經嘗够了希特勒所準備的戰爭真實，他們已經知道，「德國的真正敵人不在國外，而在國內」這句名言！（李卜克納西）因此，他們不願再困頓於不能忍受的軍事負担下，不願再忍受法西斯主義者的殘酷的剝奪，他們要以無限的英勇來反抗法西斯主義的血腥統治！

在希特勒以毫無掩飾的速度進行併吞的侵略戰爭時，德國的廣大青年，却願意和平，他們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冒着莫大的危險，在柏林，在全國各大城市中，散布各種反對希特勒對外侵略的宣言，在這些宣言里，他們完全揭破了希特勒可恥的侵略，而且，他們向大衆聲明，希特勒所實行的對捷的侵略戰爭，與廣大的德國民衆沒有絲毫好處，却反而使國內人民的生活更陷於惡化；同時在這些傳單上他們還號召德國人民，站在自己的利益上，與異國的人民聯合起來，反對希特勒的侵略戰爭，反對希特勒的血腥統治！

當希特勒發動侵略捷克戰爭的時候，德國的青年們又用了各種方法來反對政府的侵略行動，他們印發大量的反戰反法西斯的傳單，用各種巧妙的方法寄遞到全國民衆手裏，號召廣大的青年起來，搶奪回被剝奪去的土地，自由和權利而鬥爭！

去年九月間國際青年和平大會在華沙大學開會時，德國法西斯報紙竭力封鎖和平大會有關的一切消息，唯恐德國青年有所舉動，但是結果，青年大會的主席團和各反法西的報紙，還是收到了成百封從德國各反法西斯青年組織和個人那里來的寶貴的信件。柏林大學的一群學生在信中寫道：「大部分的青年工人，農民和學生，都反對希特勒與戈林正進行着的瘋狂備戰！」

德國青年工農反戰情緒的高漲，可從德軍整批逃亡的這一事實充分表現出來，據波蘭 Nowa Rzecz Pospolita 報載，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有五百以上的德國兵士逃亡到瑞士去；在七月與八月上旬有將近一百五十個德國官兵逃到捷克去。而實際上逃亡者的數目恐怕要比這個數目大過幾倍。

據悉當德國進佔蘇台德區的時候，德國青年工人和一般人民兵士，曾經竭力阻止軍隊開拔。

德國青年工人於去年一年中所發動的帶有政治性的罷工和怠工的數次之多，是够驚人的，據一般人統計，去年一年全國各地的罷工和怠工至少在二千次以上，而其中尤以一切軍火造製廠爲最多，可見這類罷工的目的，決不是單純的爲了要求改善待遇。

在其他方面，德國青年對於法西斯主義者的仇恨，也在與日俱增，可惜我們所有的材料不够，主要的是因爲法西斯當局的殘酷檢查，否則，將有更多的反戰材料，給我們證明：德國青年的反戰反法西斯的鬥爭，已愈益滋長和擴大起來了，它將成爲希特勒統治的掘墓人！

「墨索里尼的敵人」佔

意大利人口百分之八十

如果說墨索里尼是希特勒的難兄難弟，那末黑衫黨對於意大利青年的壓迫和剝削，也可以與納粹黨「先後媲美」了。

最近三年來，墨索里尼曾發動了兩次戰爭，便是盡人皆知的侵阿和干涉西班牙的兩次侵略戰爭。這兩次戰爭的結果，不但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却反使意大利的財政經濟陷入更悲慘的境地。在一位記者說得好：「意大利人民最覺得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是兩根插在喉中的骨頭；抽出來困難，吞下去也困難」。這便是意大利目前最好的寫照。

意大利的財政狀況本來就相當困難，現在再加上兩次侵略戰爭的巨大支出，與未來大戰的準備，放在廣大勞苦大衆雙肩上的負担之沉重，更爲意料中的事情。最近三年來政府公債的濫發，苛捐雜稅的不斷出現，都直接或間接的使青年大衆的生活日趨惡化。

青年工人的失業指數正在激增着，據官方的統計，單在意大利最大的工業中心——土林一處，一九三七年十月間有失業者一萬○八百八十九人，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便已增加到十六萬六百六十四人，重工業中心的米蘭，現在也有五萬多青年工人陷在失業飢餓之中。此外在其他各地，近一年來工人的失業也在日益增多，有些的工人過着半飢餓的生活，他們的工作時間雖都被命延長，但是一天所得的工資，却反只有等於三公斤麵包的錢。

由於失業的激增，工資的低落，物品的缺乏，不滿和咀咒在廣大的意大利青年中間蔓延着，法西斯政府知道這點，他除一面採取那些無人道的手段來壓制青年的反抗外，另一方面則以對外侵略戰爭

爲什麼情緒低落？

東 陵

黃主席最近發表了好幾次講演，提起要克服一般的對工作表示厭倦的現象。在抗戰開始之後，許多青年到鄉村去，不管窮鄉僻壤，不管高山峻嶺，愈是鄉下愈好，工作的熱情就像一團火一股熱忱，到處在燃燒，到處在泛濫；但僅是抗戰兩年以後的今天，許多青年都嚷咒着工作沒有辦法，垂頭喪氣鬧荒要到前線，到游擊區去了。這是爲什麼？難道抗戰不是一天比一天接近着勝利嗎？難道後方不需要我們工作了嗎？於是兩種相反的言論來解答這問題了：在政者以及一些第三者說：這原是青年不行，他們只會鬧着玩，嘴裏喊喊的，深入一點持久一點的工作就不能想當了，這就是爲什麼當初轟轟烈烈地，現在垂頭喪氣的理由。因此他們的結論是：青年還是不行，所謂新的作風，新的氣象是鬼話，一切還是恢復原狀吧；但在青年這一方面呢？也是滿腹牢騷：客觀環境太惡劣，惡勢力又在抬頭，當政者以前一套「爲民服務」的話，全是投機，不是一切都又漸漸變得官僚氣嗎？因此也得出另一種結論：工作下去沒有意義。光受氣還不如到敵人後方去！這兩種相反的結論炸彈似的在這裏，在那裏，到處都爆發出來，在觀者可覺得是「怨聲載道」了。

我想光罵不會解決問題，只會使雙方更加意氣用事，沉靜下來把自己檢討一番，各自從本身改進起。倒能對整個抗建工作更有幫助。這裏就從青年方面說起，我們不問環境如何惡劣，只問爲什麼不能在抗戰二年後的今天繼續工作下去，因爲就政治工作的立場看來，是應該用主觀的努力來克服任何客觀的困難的。

如果只問主觀上的缺點，那末第一我要說：工作的堅忍性不够。說是堅忍性不够，當然就是說客觀上有許多困難，這些困難是什麼呢？

根本上是抗戰原是長期艱苦的工作，它不是如失敗主義者所想像的：我們很快的就會失敗下來，也不是如速勝論者所想像的：敵人在一年半年之內就會崩潰，兩年已經證明抗戰是長期的，但兩年也許仍只是短短的一個階段，以後的還要更長久更堅苦。在這樣長期奮鬥的中間，失敗主義者汪精衛之流固然已經不得不露出原形，墮落爲不值一文的漢奸叛逆。但僅憑熱情，對抗戰的發展存着過於美麗的羅曼的幻想的，只爲着光明面蒙蔽了眼而不解抗戰內部的多種困難的，也很快的會失望，灰心，而至敗退下來。因此，我們在心理上須保持不過份悲觀，不灰心，在精神上須是不屈不撓的堅苦奮鬥，如果是以前只憑熱情的，現在就需要冷靜的理智來說服它，就是說，自現在起從本身上澈頭澈尾的改變過來。

其次，後方工作有許多特別地方，明白了也可以了解爲什麼我們的工作不易見效：

第一是環境的牽制多。人一在後方，情緒便會鬆弛下來，抗戰原可使大家的目標趨於一致，但在後方却有餘閒使人想起抗戰利益以外的自己的利益，這是一。抗戰以前各方勢力原來適當地分配好的，你東面，我西面，可以相對的相安無事，現在一部份從游擊區裏擠出來了，後方變成「粥少僧多」的現象，這是二。抗戰到了第二期，戰局逐漸轉到相持穩定的局面，大家都爭先地喊出來：勝利就在目前，總反攻即將開始，勝利就可獲得，不是要先下手得點勝利的代價嗎？這是三。這是後方所以爲

方來殺和國內的不滿，來麻醉青年，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做了墨索里尼向外侵略的犧牲品。但是，事實並沒有符合侵略者的願望，兩次戰爭的結果，反引起青年們對於法西斯血腥統治者更多的不滿，更大的仇恨。

於是法西斯侵略者對於這種「意大利的敵人」只有採取斷然的一途了。意大利的青年現在成千累萬的被政府指爲有「反動」嫌疑而遭逮捕。在羅馬，墨索里尼組織了一個「保衛國家的特別法庭」，這個法庭自一九二二年成立一直到現在已有十年歷史了，但是沒有一天空閑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比從前更加忙碌了。它的審判雖然都不公佈，但每個意大利人都知道，平均那里每天總有八個政治犯受到處判。據一位外國記者統計，從墨索里尼「進軍羅馬」那年起，到現在十六年間，政治犯被判處的徒刑共計爲八千年，而青年人却佔着百分之六十以上。從此可見意大利的青年無比的英勇鬥爭的精神來！

對於法西斯獨裁者這種殘酷的壓迫，意大利的英勇青年並沒有感到慌怕，他們始終站在廣大人民反法西斯主義的最前哨，以其無比的勇敢精神來進行反戰反法西斯的鬥爭！

美國新聞記者Albert Viton新近從意大利回來，他在一篇文章中告訴我們說：「意大利人民反對現政府的不下百分之八十。」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去年春天，爲了麵包質料的變壞，曾一度掀起全國人民不滿的風潮，原來政府恐怕小麥缺貨，下令全國所有麵包店多多[illegible]用雜糧粉，以致引起人民

為什麼情緒低落？

東陵

蔣主席最近發表了好幾次講演，提起要克服一般的對工作表示厭倦的現象。在抗戰開始之後，許多青年到農村去，不管窮鄉僻壤，不管高山峻嶺，總是鄉下最好，工作的熱情就像一團火一股熱流，到處在燃燒，到處在泛濫；但僅是抗戰兩年以後的今天，許多青年都咀咒着工作沒有辦法，垂頭喪氣鬧着要到前線，到游擊區去了。這是為什麼？難道抗戰不是一天比一天接近着勝利嗎？難道後方不需要我們工作了嗎？於是兩種相反的言論來解答這問題了：在政者以及一些第三者說：這原是青年不行，他們只會鬧着玩，轟轟喊喊的，深入一點持久一點的工作就不能担當了，這就是為什麼當初轟轟烈烈地，現在垂頭喪氣的理由。因此他們的結論是：青年還是不行，所謂新的作風，新的氣象是鬼話，一切還是恢復原狀吧；但在青年這一方面呢？也是滿腹牢騷：客觀環境太惡劣，惡勢力又在抬頭，當政者以前一套「為民服務」的話，全是投機，不是一切都又漸變得官僚氣嗎？因此也得出另一種結論：工作下去沒有意義。先受氣還不如到敵人後方去！這兩種相反的結論炸彈似的在這裏，在那裏，到處都爆發出來，在悲觀者可覺得是「戀愛戰道」了。

我想光罵不會解決問題，只會使雙方更加意氣用事，沉靜下來把自己檢討一番，各自從本身改進起。倘能對整個抗建工作更有幫助。這裏就從青年方面說起，我們不問環境如何惡劣，只問為什麼不能在抗戰二年後的今天繼續工作下去，因為就政治工作的立場看來，是應該用主觀的努力來克服任何客觀的困難的。

如果只問主觀上的缺點，那末第一我要說：工作的堅忍性不够。設是堅忍性不够，當然就是說答觀上有許多困難，這些困難是什麼呢？

根本上是抗戰原是長期艱苦的工作，它不是如失敗主義者所想像的：我們很快的就會失敗下來，也不是如速勝論者所想像的：敵人在一年半年之內就會崩潰，兩年已經證明抗戰是長期的，但兩年也許仍只是短短的一個階段，以後的還要更長久更堅苦。在這樣長期奮鬥的中間，失敗主義者汪精衛之流固然已經不得不露出原形，墮落為不值一文的漢奸叛逆。但僅憑熱情，對抗戰的發展存着過於美麗的羅曼的幻想的，只為着光明面蒙蔽了眼而不解抗戰內部的多種困難的，也很快的會失望，灰心，而至敗退下來。因此，我們在心理上須保持不過份悲觀，不灰心，在精神上須是不屈不抗的堅苦奮鬥，如果是以前只憑熱情的，現在就需要冷靜的理智來說服它，就是說，自現在起從本身上澈頭澈尾的改變過來。

其次，後方工作有許多特別地方，明白了也可以了解為什麼我們的工作不易見效：

第一是環境的牽制多。人一在後方，情緒便會鬆弛下來，抗戰原可使大家的目標趨於一致，但在後方卻有餘閒使人想起抗戰利益以外的自已的利益，這是一。抗戰以前各方勢力原來適當地分配好的，你東面，我西面，可以相對的相安無事，現在一部份從游擊區裏擠出來了，後方變成「粥少僧多」的現象，這是二。抗戰到了第二期，戰局逐漸轉到相持穩定的局面，大家都爭先地喊出來：勝利就在目前，總反攻即將開始，勝利就可獲得，不是要先下手得點勝利的代價嗎？這是三。這是後方所以爲

方來緩和國內的不滿，來麻醉青年，使他們不知不覺地做了墨索里尼向外侵略的犧牲品。但是，事實並沒有符合侵略者的願望，兩次戰爭的結果，反引起青年們對於法西斯血腥統治者更多的不滿，更大的仇恨。

於是法西斯侵略者對於這種「意大利的敵人」—只有採取斷然的一途了。意大利的青年現在成千累萬的被政府指為有「反動」嫌疑而遭逮捕。在羅馬，墨索里尼組織了一個「保衛國家的特別法庭」，這個法庭自一九二二年成立一直到現在已有十年歷史了，但是沒有一天空閑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比從前更加忙碌了。它的審判雖然都不公佈，但每個意大利人都知道，平均那里每天總有八個政治犯受到處刑。據一位外國記者統計，從墨索里尼「進軍羅馬」那年起，到現在十六年間，政治犯被判處的徒刑共計為八千年，而青年人卻佔着百分之六十以上。從此可見意大利的青年無比的英勇鬥爭的精神來！

對着法西斯獨裁者這種殘酷的壓迫，意大利的英勇青年並沒有感到懼怕，他們始終站在廣大人民反法西斯主義的最前哨，以其無比的勇敢精神來進行反戰反法西斯的鬥爭！

美國新聞記者Albert Viton新近從意大利回來，他在一篇文章中告訴我們說：「意大利人民反對現政府的不下百分之八十。」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去年春天，為了麵包質料的變壞，曾一度掀起全國人民不滿的風潮，原來政府恐怕小麥缺貨，下令全國所有麵包店多多[illegible]用雜糧粉，以致引起人民

後方的重要一點，不了解這點，就不了解爲什麼在後方工作，困難反比前方多。

第二，民衆情緒的低落也使工作不易開展，前方的緊張與後方的繁榮是有趣的對比，人往往是見利忘義的，原是身受敵人荼毒，懷着家仇國恥的，但一到後方，卻覺得還是弄點錢，撈點家業實惠，原是大喊衝鋒殺敵，視死如歸的，但一在後方就以爲眞不如及時行樂，享點福吧。拿浙江來講，不是大家都在大賺金錢，流水的奢靡享樂嗎，不是都驚花柳病可怕的流行嗎？在鄉村，民衆不論直接間接都還不很了解敵人侵略，敵愾同仇的情形，當然這還有待堅苦的工作，這是我們工作不易迅速生效的一個原因。

第三，在後方工作的效果比較是潛伏性的。有工作必有反應，在前線也許上個月工作，下個月敵人來便有行動，但在後方因爲敵人並不在眼前，各方的牽制還多，卽使民衆接受了你的工作，不一定馬上就如你的意思反應出來，但是效果不是消失，而是潛伏，到相當時候，你會看得出你工作的「果」來，祗你得有耐心不斷地做下去，等下去，半途跑了，使一切都歸的消失了。

這幾個原因的結果是：後方工作相對的比前方更艱苦，因爲工作者不僅要受到工作的困難，而且要受精神上的痛苦，工作單調的沈悶，這些現象的混合是情緒低落，工作消極，光在後方悶氣不如到前線去，到游擊區去。

主觀上的第二個大缺點是：只向對方做工作，不向左右做工作。熱情使得工作者過份迫切地追求工作的成功，一開始便看定對象，拚命地去進行，但只是自己去努力，卻忘記了爭取工作同伴的助力。鄉鎮長，地方青年以及其他縣府區署的工作人員都應該是我們的助力的，但現在因爲這個的生活腐化，那個的態度不行，都被丟在一邊了。沒有取得助力，固然是不能事半功倍，還由於對你的工作的不了解，逐漸地會由他們那邊來了使你痛苦的事情，而且不多久，你還覺得一切的困難都是從他們那裏來的，這就怪了，困難不從民衆方面來，卻從自己的周圍來，是從工作的同伴這面來，這樣的結果，是你孤立了，環境對你歧視，同伴都變成敵人，成績當然是事倍功半。這就是因爲疏忽對工作同伴做工作的結果，意外而來的打擊，當然也是使情緒低落，工作消極，如其不被了解於這一處還不如掉一個地方。

可是這原因我們要了解，是對同伴的要求太苛刻了，你的意思必定是每個人如你一樣才是同志，否則便是不行，這眞是「誅盡異己」的辦法，你沒有去了解這個同伴是否也有長處，有長處就不能善爲利用，而必要拋棄一分？是否應該爭取他到一條戰線上來，加强力量，而必要一概摒棄在門外？這是根本的問題，是促使成爲助力呢，還是使成爲阻力呢？

主觀上的第三個缺點是拚命主義。曾有這樣的同志，晚上十二點鐘開完保民大會，就走路到天明在幾十里路外的另一個鄉再另一個保民大會；也有這樣的事情：今天發着瘧疾，明天一早幾粒金雞納霜丸一止便又是五十里，六十里。因此就作者的周圍來看，沒有生過病的工作的同志是沒有的，吐過血的有五六個，經常生病不能工作的也有五六個，而幾乎十分之五是帶病工作的，全體都是面黃肌瘦的。戰時工作當然是很緊張，追着你不肯放鬆，但我們以爲這是拚命主義。由於工作心切，忽略了生理的自然要求，現在是力不從心，想做不能做，想一口氣做完的卻做一天病兩天，結果是愧喪萬分，自怨自艾，在無可奈何中灰心，失望，敗退下來。

反對。意大利的青年們在這大風潮中盡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到處宣傳，他們想把這一風潮很快地轉變爲反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鬥爭。爲了他們，結果迫得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

去年九月間，當張伯倫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舉行無恥分贓會議之時，意大利的勞動青年卻正在爲反對政府干涉西班牙戰爭而進行頑强的鬥爭。那時候，英勇的意大利青年忘記了一切，甚至連秘密警察的壓迫也都不怕，他們願意用自己的鮮血，去推翻法西斯血腥的統治，去阻止無恥的侵略戰爭。他們在廣大的人民間，散發了各種反對墨索里尼的傳單。秘密的反法西斯報紙和在國外發行的意大利報紙每天都收到許多關於這一類的信件。米蘭的一批青年工人寫道：「工人，大家毫無例外的，連法西斯團體的會員也在內，都是仇視戰爭。」阿布魯走的反法西斯者寫道：「對於墨索里尼的不滿，我們常以很公開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忘記了是生活在法西斯獨裁者的環境裏。」另外有一位年青的兵士係述軍隊裏情形，說：「甚至於連軍官都在私人談話中表示，他們不願意爲了德國去打仗！」這些信告訴我們，意大利的青年是愛好和平的，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將與血腥的法西斯統治進行不斷的鬥爭，以求得意大利人民的眞正解放！

意大利青年在反抗對西班牙戰爭的鬥爭中，更加顯示出偉大的國際上可寶貴的同情，他們在極度困苦的環境中採取各種有效的辦法，來阻止這一無恥的侵略戰爭的繼續進行。米利亞一位年青工人在其給外國朋友的一封信上說：

「在×區，有六個工人拒絕到弗朗哥西班牙去

後方的重要一面，不了解這點，就不了解爲什麽在後方工作，困難反比前方多。

第二，民衆情緒的低落也使工作不易開展，前方的緊張與後方的繁榮是有趣的對比，人往往是見利忘義的，原是身受敵人荼毒，誓爲家仇國恥的，但一到後方，卻覺得還是弄點錢，掙點家業實惠，原是大喊衛鋒殺敵，視死如歸的，但一在後方就以爲眞不如及時行樂，享點福吧。拿浙江來講，不是大家都在大賭金錢，流水的奢靡享樂嗎，不是都對花柳病可怕的流行嗎？在鄉村，民衆不論直接間接都還不很了解敵人侵略，敵愾同仇的情形，當然還還有待堅苦的工作，這是我們工作不易迅速生效的一個原因。

第三，在後方工作的效果比較是潛伏性的。有工作必有反應，在前線也許上個月工作，下個月敵人來便有行動，但在後方因爲敵人並不在眼前，各方的牽制還多，即使民衆接受了你的工作，不一定馬上就如你的意思反應出來，但是效果不是消失，而是潛伏，到相當時候，你會看得出你工作的「果」來，倘你得有耐心不斷地做下去，等下去，半途跑了，便一切都真的消失了。

這幾個原因的結果是：後方工作相對的比前方更緊苦，因爲工作者不僅要受到工作的困難，而且要受精神上的痛苦，工作單調的沈悶，這些現象的混合就情緒低落，工作消極，光在後方悶氣不如到前線去，到游擊區去。

主觀上的第二個大缺點是：只向對方做工作，不向左右做工作。熱情使得工作者過份迫切地追求工作的成功，一開始便看定對象，沒命地去進行，但只是自己去努力，卻忘記了爭取工作同伴的助力。鄉鎮長，地方青年以及其他縣府區署的工作人員都應該是我們的助力的，但現在因爲這個的生活腐化，那個的態度不行，都被丟在一邊了。沒有取得助力，固然是不能事半功倍，還由於對你的工作的不了解，逐漸地會由他們那邊來了使你痛苦的事情，而且不多久，你還覺得一切的困難都是從他們那裏來的，這就怪了，困難不從民衆方面來，卻從自己的周圍來，是從工作的同伴這面來，這樣的結果，是你孤立了，環境對你歧視，同伴都變成敵人，成績當然是事倍功半。這就是因爲疏忽對工作同伴做工作的結果，意外而來的打擊，當然也是使情緒低落，工作消極，加其不被了解於這一處還不如掉一個地方。

可是這原因我們要了解，是對同伴的要求太苛刻了，你的意思必定是每個人如你一樣才是同志，否則都是不行，這眞是「誅盡異己」的辦法，你沒有去了解這個同伴比否也有長處，有長處就不能善爲利用，而必要拋棄一分？是否應該爭取他到一條戰線上來，加強力量，而必要一概排斥在門外？這是根本的問題，是從成爲助力呢，還是使成爲阻力呢？

主觀上的第三個缺點是拚命主義。曾有這樣的同志，晚上十二點鐘開完保民大會，就走路到天明在幾十里路外的另一個鄉開另一個保民大會；也有這樣的事情：今天發寒發熱，明天一早幾粒金雞納霜丸一吃便又是五十里，六十里。因此就作者的周圍來看，沒有生過病的工作的同志是沒有的，吐過血的有五六個，經常生病不能工作的也有五六個，而幾乎十分之五是帶病工作的，全體都是面黃肌瘦的。戰時工作當然是很緊張，追着你不肯放鬆，但我們以爲這是拚命主義。由於工作心切，忽略了生理的自然要求，現在是力不從心，想做不能做，想一口氣做完的卻做一天病兩天，結果是愧恨萬分，自怨自艾，在無可奈何中灰心，失望，敗退下來。

反對。意大利的青年們在這大風潮中盡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到處宣傳，他們想把這一風潮很快地轉變爲反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鬥爭。靠了他們，結果迫得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

去年九月間，當張伯倫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舉行無恥分贓會議之時，意大利的勞動青年卻正在爲反對政府干涉西班牙戰爭而進行頑強的鬥爭。那時候，英勇的意大利青年忘記了一切，甚至連秘密警察的壓迫也都不怕，他們無窮用自己的鮮血，去推翻法西斯血腥的統治，去阻撓無恥的侵略戰爭。他們在廣大的人民間，散發了各種反對墨索里尼的傳單。秘密的反法西斯報紙和在國外發行的意大利報紙每天都收到許多關於這一類的信件。米蘭的一批青年工人寫道：「工人，大家毫無例外的，連法西斯團體的會員也在內，都是仇視戰爭。」阿布魯足的反法西斯者寫道：「對於墨索里尼的不滿，我們常以很公開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忘記了是生活在法西斯獨裁者的環境裏。」另外有一位年青的兵士敍述軍隊裏情形，說：「甚至於連軍官都在私人談話中表示，他們不願意爲了德國去打仗！」這些信告訴我們，意大利的青年是愛好和平的，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將與血腥的法西斯統治進行不斷的鬥爭，以求得意大利人民的徹底解放！

意大利青年在反抗對西班牙戰爭的鬥爭中，更加顯示出偉大的國際上可貴的同情，他們在極度困苦的環境中採取各種有效的辦法，來阻止這一無恥的侵略戰爭的繼續進行。米利亞一位年青工人在其給外國朋友的一封信上說：

「在X區，有六個工人拒絕到弗朗哥西班牙去

魯迅先生說：「我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就算是草吧也總還有點吃進的，但現在有些地方卻有這樣的情形：在做者以爲要做事變命令好了。於是便今天一令，明天一手諭，做得不好嗎？申斥警戒就是，覺得困難嗎？請從，這不是非你不可的。如果你提出工作同志應該注意學習，教育。在當初人家也許會覺得這很新鮮，很有趣，可以試試，但工作一緊，便討厭了，什麼訓練，什麼檢討，教育說服嗎，多費精力。還是一種：在青年同志呢，因爲工作的過份緊張，實際工作的參與，也往往輕視自我教育，看不起理論學習。這是工作的危機，最不合理的事情。知識是力量的泉源，檢討訓練是經常維持高漲的情緒的方法，也許會有人以爲這不經濟，但被人讚嘆的某些地方的情形——兩塊錢一月呀，吃小米飯，住窰洞呀，他的確是經常用這些方法提高工作同志的情緒的，這是眞理，你要學習人家，應該先問人家是用什麼方法來做的，一樣的隨子，但「憐險而爲机」，一樣的青年，想做同樣抗建的工作偏要離開你自己而跑到，前線去，游擊區去，甚至僅是想換一個縣份，來提高情緒的不同。如果是憫各地不給青年吃一點，而又苛刻地要求青年不斷發揮努力，不是魯迅先生都倒下來嗎？

忽視自我教育，不講究維持情緒的一切好的方法，是使青年情緒低落，工作消極的第四個原因。

嘮嘮叨叨了一大套，實在是學「乙氣甚高論」，我親耳聽到許多地方的青年要走，我親眼看見許多青年要掉工作，省政府政工室還提倡有計劃的流動，以便逆來順受，但是措方法我想一定要被認爲「視工作如兒戲的」。聽了，看見的結果，我得出上面幾點，並不以爲錯就是「關鍵所在」了，只希望由此能引起大家比較理智來考慮這問題。因爲二期抗戰最困難，最痛苦，需要百倍的努力來應付，而如何維持力呢？就是如何使大家經常保持高漲的工作情緒，不灰心，不喪氣。

二八、七、十七

紉豆室雜存

簡秉儀

讀野史有感

正義全憑野史刊，千同帶淚熱中看；興亡一着毫釐際，誰識將軍濺肺肝？

偕友遊獅山

湖山勝蹟恨探蹤，極目錢塘逼寇烽；日落獅山危磴冷，忽疑身在北高峰。

雲和生活小紀

清溪合抱邑城隈，滿縣繁華一線樓；日暮臨風橋上立，青山白水總牽愁。

紫峭淸閒暑氣微，日斜歸去樂盈蜍；米麵蔬碎勞阿母，寸草誰云報落暉。

稚兒嬌女戲庭中，骨肉融融笑語同；砲火聲中齊長大，好將時勢鑄英雄。

飯罷閒遊淺水灘，歸來月影拂欄杆；山風叩戶寒侵骨，爲愛新書擁被看。

汝子生翌日即離杭逃命

三朝未滿寇臨關，乎得餘生咫尺間；婺水之江航路絕，孤山夢斷幾時還？

，他們甚至毆打了當地法西斯組織裏的秘書，原來這位秘書先生——不讓工人們知道一點風聲，也不管工人們從來沒有表示過一點想到西班牙去的意思——就擅自稱他們爲投奔佛朗哥的「自願軍」，並且以觀感同談一番。工人們受到監禁處分了；但是這事件却產生了另外一些影響：遇×區的法西斯們也不肯去西班牙了。」

當西班牙善良的人民捍衛保衛馬德里的時候，法西斯當局却用盡一切氣力在意大利青年面前掩蔽眞相。但是法西斯的說謊和欺騙，終究沒有動搖青年大衆們對於爲自由獨立而奮鬥的西班牙的熱愛；他們想盡方法去探聽眞實的消息，他們不顧「特別法庭」的嚴厲處罰，收取莫斯科和巴塞隆納的廣播。凡桂。伯大爺一位女工寫道：

「我們在此地簡直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只有不時從無線電里，才可得到一些光明。有時我們聽莫斯科播音。我們聽到我們在西班牙國際縱隊里的志願軍被召回了，這使我們異常震驚。但我們立刻又放心了；當報告員提着共和政府一定要勝利的；因爲人民的軍隊現在已日益强大；因爲全世界需要和平與自由的人們都會跟共和政府站在一起的。」

最後這位不顧一切苦難勇於從事反法西斯鬥爭的年青女工，還用了這樣句子結束了她的信：

「意大利人民需要工作和麵包，但不需要戰爭！」

不錯，意大利的廣大青年是不需要這種可恥的罪惡戰爭的，他們不論是在西班牙前線，或在國內，都會作過無數次阻撓侵略戰爭的光榮鬥爭。對於意大利青年這種偉大的爲人類幸福世界和平而奮鬥的英勇精神，我們應該致以無限的敬仰。

魯迅先生說：「我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就算是草吧也總還有點吃進的，但現在有些地方卻有這樣的情形：在敎者以爲要做事發命令好了。於是便今天一令，明天一手諭，做得不好嗎？申斥警戒就是，覺得困難嗎？請便，當不是非你不可的。如果你提出工作同志應該注意學習，敎育。在當初人家也許會覺得還很新鮮，很有趣，可以試試，但工作一緊，便討厭了，什麼訓練，什麼檢討，教育說服嗎，多費精力。還是一種：在青年同志呢，因爲工作的過份緊張，實際工作的參與，也往往輕視自我教育，看不起理論學習。這是工作的危機，最不合理的事情。知識是力量的泉源，檢討訓練是經常維持高漲的情緒的方法，也許會有人以爲消不經濟，但被人贊嘆的某些地方的情形——兩塊錢一月呀，吃小米飯，住窰洞呀，倒的確是經常用這些方法提高工作同志的情緒的，這是眞理，你要學習人家，應該先問人家是用什麼方法來做的，一樣的區子，但「愉踏進而爲快」，一樣的青年，想做同樣抗建的工作偏要離開你的故鄉而跑到，前線去，游擊區去，甚至僅是想擠一個縣份，就是領導的不同。如果是應該各地不給青年吃一點，而又努力地要求青年不斷發揮熱力，不是連魯迅先生都倒下來嗎？

忽視自我教育，不講究維持情緒的一切好的方法，是使青年情緒低落，工作消極的第四個原因。

嘮嘮嚕了一大套，實在是卑之無甚高論，我親耳聽到許多地方的青年要走，我親眼看見許多青年要擺工作，省政府政工室還提倡有計劃的流動，以便逆來順受，但是用方法我想一定要被認爲「視工作如兒戲的」。聽了，看見的結果，我得出上面幾點，並不以爲這就是「關鍵所在」了，只希望由此能引起大家比較理智來考慮這個問題。因爲二期抗戰最困難，最痛苦，需要百倍的努力來應付，而如何維持力呢？就是如何使大家經常保持高漲的工作情緒，不灰心，不洩氣。

二八、七、十七

紀室雜存

簡秉儀

讀野史有感

正義全憑野史刊，千回帶淚熱中者；興亡一着妥籌際，誰讀將軍濺肺肝？

偕友遊獅山

湖山勝蹟慨探蹤，極目錢塘逼寇烽；日落獅山危磴冷，忽疑身在北高峰。

雲和生活小紀

清溪合抱邑城陬，滿縣繁華一線樓；日暮臨風橋上立，青山白水總牽愁。

案牘消閒暑氣微，日斜歸去樂盈幃；米鹽瑣碎勞阿母，寸草誰云報落暉。

稚兒嬌女戲庭中，骨肉融融笑語同；砲火聲中齊長大，好將時勢鍊英雄。

飯罷閒遊淺水灘，歸來月影拂欄杆；山風叩戶寒侵骨，爲愛新書擁被看。

次子生翠日即離杭逃命

三朝未滿寇臨關，爭得餘生咫尺間；婺水之江航路絕，孤山夢斷幾時還？

，他們甚至毆打了當地法西斯組織裏的秘書，原來這位秘書先生——不讓工人們知道一點風聲，也不管工人們從來沒有表示過一點想到西班牙去的意思——就擅自將他們爲投奔弗朗哥的「自願軍」，並且還觀衆宣讀一番。工人們受到嚴格處分了；但是這事件卻產生了另外一些影響：過X區的法西斯們也不肯去西班牙了。」

當西班牙善良的人民捍衞保衞馬德里的時候，法西斯當局卻用盡一切氣力在意大利青年面前掩蔽眞相。但是法西斯的謊言和欺騙，終究沒有動搖青年大衆們對於爲自由獨立而奮鬥的西班牙的熱愛；他們想盡方法去探聽眞實的消息，他們不顧「特別法庭」的嚴厲處罰，收聽莫斯科和巴薩龍納的廣播。凡拉。伯大爺一位女工寫道：

「我們在此地簡直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只有不時從無線電裏，才可得着一些光明。有時我們聽莫斯科播音。我們聽到我們在西班牙國際縱隊裏的志願軍被召回了，這使我們異常喜悅。但我們立刻又放心了；當報告員擔保共和政府一定要勝利的；因爲人民的軍隊現在已日益強大；因爲全世界需要和平與自由的人們都會跟共和政府站在一起的。」

最後這位不顧一切苦難勇於從事反法西斯鬥爭的年青女工，還用了這樣句子結束了她的信：

「意大利人民需要工作和麵包，但不需要戰爭！」

不錯，意大利的廣大青年是不需要這種可恥的罪惡戰爭的，他們不論是在西班牙前線，或在國內，都曾作過無數次反抗侵略戰爭的光榮鬥爭。對於意大利青年這種偉大的爲人類幸福世界和平而奮鬥的英勇精神，我們應該致以無限的敬仰。

「新秩序」的失敗

——外人論陷區視察記——

仁 康

分析兩年間先後淪陷於日本的中國九個大城市中所發生的事實結果，證明日本的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已到了慘敗的地步。

本書（視察記）由私人印刷，內容敘述南京，漢口、廣州、蘇州、杭州、開封、徐州、吳縣，及鎮江等地的情形。視察及準備出版的工作，是由二十個以上在中國各地從事不同職業的外人集合起來的。發行的目的爲想使中外人士明瞭經過兩年戰爭的中國的真相。

視察者有意避開了上海，天津及北平，因爲上述各地受着國際勢力的直接影響。所視察的城市，除出漢口同廣州外均沒有租界——這是日本軍事發言人指爲是對它們的創造「樂土」，即宣傳着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主要障礙物的。綜之，日本在上述這些城市中，已佔據了相當的時間足夠證明它們對中國人民大衆的生活，究竟能夠改進些什麼，如它們所說的「解除固有束縛」。

不能解釋的特點是中國人民似乎並不看重日軍對他們的蠻力。這可從事實證明出，被視察的九個城市當未淪陷前的人口總數是五、八〇〇、〇〇〇。假使人民對「新秩序」信任的話，則他們應該羣集於淪陷的城市中共享受日本所宣傳着的「和平，幸福，快樂」之福。但是剛剛相反，自被日軍佔據後，我們卻看到上述各城的人口總數只剩了二，四〇〇、〇〇〇人，可驚的銳減了百分之五十八。視察所及各地在社會上曾受教育，稍具聲望及有才幹的份子，若不是預先逃避，即已被侵略者屠殺或驅逐。一件可驚的報告：某個有着一五、〇〇〇人口的城市，卻有一半的人民均爲着他們在戰時或淪陷後被殘殺的親朋穿着素。

大批的屠殺過去後，事實上人民仍還是在毫無保障下過活。引着書中的報告：「他們恐懼着[illegible]的敵探和無恥的敵捕，被虐監禁，搶劫，作苦工及服軍役等事，而無法營救——敲詐和勒索到處盛行着。」

書中更指出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過去六個月中日軍的佔領區域，實際上已縮少了不少。它們撤消了裸露的前哨，縮短了防線，並不是爲想對中國人民表示好感，乃因受游擊隊活躍的威脅。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山東及浙江江蘇的一部，日軍因疑心人民庇護或接濟了游擊隊，對無抵抗的城鄉施行瘋狂的焚殺，作爲報復。

關於各地的傀儡組織，書中描寫着：「脆弱，腐敗，無用，且更同他們的太上皇日寇不和。」在各城市中日本均辦有中文報紙，由軍隊特務部管理，所以等於軍隊的播音機。這些報紙，據調查所得，經常的宣傳着有二要節目：一，直接離間地方人民脫離政府，成立維持會，並迫其依賴所謂「友邦，日本」。二，爲排外運動，尤其是反英，但通常在「排除西洋人在亞勢力」的口號下，是一切外人都包括在內的。

在各淪陷區日軍掠奪了一切公用事業，重要的工廠，交通工具，鐵路，公路，大商舖及大建築及內河的船步等。這是日人口中的「中日合作」。其實沒收倒是眞的，因爲這些事業的中國主人並早已被殺或被驅逐了。鎮江電燈公司的老闆，因請求償付他財產的一小部份，結果卻使全家坐了牢。

淪陷區內無商業可言，普遍着失業及貧窮。日人繼續着壟佔着行動，使有幾處的商舖都願意關門。日貨在各地充斥，主因是英美的商品被征着不同的稅率和受交通的限制，使著名的西洋貨在市場上絕了跡。有無數次，使各商店老闆驚奇的，是日本憲兵跑進來責罵他們架上陳列的西洋貨。最近雖然據報告，日軍已特許來自幾個外國工廠的製品，是它們所極需要而本國不能供給的。但每每遭種交易卻以欠賬或借款作爲條件。

講到道德問題，各地都一樣，作奸犯科，到處都是。普遍的貧乏與管理的失敗相聯，使「新秩序」的洪流泛濫了整個的城市及鄉村。由於日軍積極的獎勵，賣淫營業在各處極發達。日本且引用在它們本國十分流行且是主要稅源之一的著名娼妓制度到中國來。在國民政府下差不多已經禁絕的毒品，現在經日軍及其傀儡的保護和獎勵，同香烟一樣到處公開販賣。視察記中所載各城市，幾乎完全和本報（指密勒士評論——譯者）最近所發表山東省城濟南的情形相同：「太陽旗下佈滿着妓院同鴉片館——應該記着，中國婦女被迫作娼妓，若和前些剛淪陷不久被當作日軍的獸行的目的時比較，不論身舉上

「新秩序」的失敗

——外人論淪陷區視察記——

仁康

分析兩年間先後淪陷於日本的中國九個大城市中所發生的事實結果，證明日本的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已到了慘敗的地步。

本書（視察記）由私人印刷，內容敘述南京，漢口、廣州、蘇州、杭州、開封、徐州、吳縣，及鎮江等地的情形。視察及準備出版的工作，是由二十個以上在中國各地從事不同職業的外人集合起來的。發行的目的為想使中外人士明瞭經過兩年戰爭的中國的真相。

視察者有意避開了上海，天津及北平，因為上述各地受着國際勢力的直接影響。所視察的城市，除出漢口同廣州外均沒有租界——這是日本軍事發言人指為是對它們的創造「樂土」，即宣傳者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主要障礙物的。綜之，日本在上述這些城市中，已佔據了相當的時間足够證明它們對中國人民大衆的生活，究竟能够改進些什麼，如它們所說的「解除固有束縛」。

不能解釋的特點是中國人民似乎並不看重日軍對他們的勢力。這可從事實證明出，被視察的九個城市當未淪陷前的人口總數是五、八〇〇、〇〇〇。假使人民對「新秩序」信任的話，則他們應該羣集於淪陷的城市中共享受日本所宣傳者的「和平，幸福，快樂」之福。但是剛剛相反，自被日軍佔據後，我們卻看到上述各城的人口總數只剩了二，四〇〇、〇〇〇人，可驚的銳減了百分之五十八。視察所及各地在社會上曾受教育，稍具聲望及有才幹的份子，若不是預先逃避，即已被侵略者屠殺或驅逐。一件可驚的報告：某個有約一五、〇〇〇人口的城市，卻有一半的人民均為着他們在戰時或淪陷後被殘殺的親朋穿孝素。

大批的屠殺過去後，事實上人民仍還是在毫無保障下過活。引新書中的報告：「他們恐懼着那衆的敵將和無辜被捕，被處監禁，槍決，作苦工及服軍役等罪，而無法營救——敲詐和勒索到處盛行着。」

書中更指出另一個重要的特點，是過去六個月中日軍的佔領區域，實際上已縮少了不少。它們撤消了視察的前哨，縮短了防線，並不是為想對中國人民表示好感，乃因受游擊隊活躍的威脅。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山東及浙江江蘇的一部，日軍因疑心人民庇護或援濟了游擊隊，對無抵抗的城鄉施行瘋狂的焚殺，作為報復。

關於各地的傀儡組織，書中描寫着：「脆弱，腐敗，無用，且更同他們的太上皇日寇不和。」在各城市中日本均辦有中文報紙，由軍隊特務部管理，所以等於軍隊的播音機。這些報紙，據調查所得，經常的宣傳着有二大節目：一，直接離間地方人民脫離政府，成立維持會，並迫其依賴所謂「友邦，日本」。二，為排外運動，尤其是反英，但通常在「排除西洋人在亞勢力」的口號下，是一切外人都包括在內的。

在各淪陷區日軍掠奪了一切公用事業，重要的工廠，交通工具，鐵路，公路，大商舖及大建築及內河的船隻等。這是日人口中的「中日合作」。其實沒收倒是真的，因為這些事業的中國主人是早已被殺或被驅逐了。鎮江電燈公司的老闆，因請求償付他財產的一小部份，結果卻使全家坐了牢。

淪陷區內無商業可言，普遍着失業及貧窮。日人繼續着壟佔勞行動，使有幾處的商舖都願意關門。日貨在各地充斥，主因是英美的商品被征着不同的稅率和受交通的限制，使著名的西洋貨在市場上絕了跡。有無數次，使各商老闆驚奇的，是日本憲兵跑進來質問他們架上陳列的西洋貨。最近雖然據報告，日軍已特許准許幾個外國工廠的製品，是它人所極需要而本國不能供給的。但征稅這種交易卻以欠賬或借款作為條件。

講到道德問題，各地都一樣，作奸犯科，到處都是。普遍的貪污與管理的失敗相聯，使無秩序的洪流泛濫了整個的城市及鄉村。由於日軍積極的獎勵，賭淫毒業在各處極發達。日本且引用在它們本國十分流行且是主要稅源之一的著名娼妓制度到中國來。在國民政府下差不多已經禁絕的毒品，現在經日軍及其傀儡的保護和獎勵，同香烟一樣到處公開販賣。視察記中所敘各城市，幾乎完全和本報（指密勒士評論——譯者）最近所發表山東省城濟南的情形相同：「太陽旗下佈滿煙妓院同鴉片窟——應該說着，中國婦女被迫作娼妓，若和前些剛淪陷不久被當作日軍的獸行的目的時比較，不論身舉上

談青年思想的領導

蔡槐卿

讀本刊第七十一期嚴北溟先生著的一篇文章——寫在本省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前，使我大大地受了感動！對於當前的青年問題，照嚴先生的意思，青年優點甚多，但缺點也很不少，我們要發揚其優點，去克服他的缺點；切不可專事消極的防範，甚至於防範青年，如防範「小偷」一樣。這是站在純客觀的立場，而說的公道話，的係正確之論。因此，就觸動了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

首先，我們覺得青年是應該「寶貴」的，這可不是我們故意把青年捧得很高，在歷史的任務上和時代的使命上，實使我們不能不有這種感覺：因為青年對於歷史時代所負的責任太大了。 蔣總裁說：「青年是國家的主人翁，今後我們要如何繼往開來，轉危為安，轉弱為强，恢復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這個責任，就完全在一般青年的身上」。又說：「現在一般年紀大的人，再過二三十年就要死去，將來天下國家的責任，全靠青年能繼續的担任起來」。 蔣總裁是我們全民族的核心，領袖的意旨便是我們全民族的意旨， 蔣總裁如此重視青年，那我們怎可以違背了 蔣總裁的意旨，而對青年有所懷疑，有所歧視呢？

同時，我們又覺得，中國的青年，應該比任何國家的青年，都要來的「寶貴」；特別在抗戰的時候。為什麽呢？因為中國比不上歐美各國，知識青年，有如「恆河沙數」之多；我們培養一個知識青年的確不容易，中國够得上稱知識青年的，能有多少？如果用全人口來比例的話！培養一個知識青年，必須化費很多時間：一個大學畢業生，要化費十六年的時間；中學畢業生，要化費十二年的時間；小學畢業生，要化費六年的時間；在這些求學時間之內，我們的國家和每個學生的家庭，又要化費多少的財力人力，才能培養起一個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儘管有人批評中國的教育，是「形式教育」，或是「門面主義」；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過去這種「不合理」的教育下所培養出來的青年，仍不失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生力軍。也可以說是國家民族的骨髓和靈魂！所以中國的青年，應該比任何國家的青年要來得的寶貴。

正因了這種緣故，敵人對我們的教育文化機關，就非常重視，而要加以殘酷的摧殘！抗戰軍興以後，敵機專以轟炸我教育文化機關為能事；自「七七」抗戰起，至去年五月底，據教育部統計：我教育文化機關，已損失到一半以上；尤其是大學，損失的已達十分之八．五；中學倖存者，僅占十分之四；小學和民教機關，損失約計十分之七；而且損失的這些學校，都是我們的精華部份，這個數字是多麽驚人！前年十月十七日大公報登載一篇為教育文化機關損失統計：單以上海一隅而論，損失已達一〇九四二，二四二元之巨，這還是上海陷淪前的統計，要是合目前所有淪陷區域統計起來，損失的數字當更可驚：目前各學校，能够遷地開課的，為數並不多，且祇限於少數的大學，中學也祇限於一部份能够從敵區逃出或環境容許「程學」的學生。這種龐大的損失，我們要用多少人力，物力，和時間，才能恢復起來？這末一想：我們便覺得在抗戰時期，青年愈加可寶貴了！

那末為什麽要懷疑青年，防範青年呢？說青年意志薄弱嗎？可是，有血性有志氣的想為國出力的青年，對於國事莫不懷着滿腔的熱忱，抱着無限的希望；縱然有時候，與實際的社會接觸，發現無數

，道德上還可算稍有保障的呢。——在山東同滿洲一般，烟館是正當的營業，單是濟南，登記着的就有一五六家。在那裏，販賣鴉片是光明正大的，連警察都可以直接當烟館的買主，如同進旅館一般。鴉片公賣，苛捐雜稅，使罌粟的種植發展很速，在鐵路線上，差不多一望就見。——在橫征暴斂下農民是沒法的。

最近為止，教會，醫院及救濟所尚沒有受到直接的干涉。雖然在某一個城市中，中國牧師及傳教濟工作者曾不經審問而無辜被捕監禁，教堂被指作間諜機關，而在日軍的機關報上散佈着反教會的宣傳。總之，對人民救濟及醫藥的負担，完全在教會及醫院的肩上，各地對救濟工作殷切的需要，完全可從一個報告中表明，在鎮江，從前的人口總數是三五〇、〇〇〇，現在已減到二〇〇、〇〇〇，而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均日無三餐，有一五、〇〇〇人以上，是靠吃着美國紅十字會裝來救濟中國災民的麥麥過活的。日軍卻有六〇、〇〇〇名駐在這個城市中。

在從前很繁榮的浙江省城杭州，平時的人口數是六〇〇、〇〇〇，現在卻只有三〇〇、〇〇〇，而其中的五〇、〇〇〇是賴教會及私人主辦的救濟所生存。杭州以前是綠茶事業的中心，是游客的樂園，是中國最富庶的都市。

普及教育是國民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標之一，現在卻剩了幾只可憐的學校繼續着，這是它們想利用來傳佈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的「精義」的。教育設施均已遷往西部諸省了。在淪陷區內教育沒有一線恢復的希望，因為凡稍具智識的中國人，均不願

談青年思想的領導

蔡槐卿

讀本刊第七十一期嚴北溟先生著的一篇文章——寫在本省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前，使我大大地受了感動！對於當前的青年問題，照嚴先生的意思，青年優點甚多，但缺點也很不少，我們要發揚其優點，去克服他的缺點；切不可專事消極的防範，甚至於防範青年，如防範「小偷」一樣。這是站在純客觀的立場，而說的公道話，的係正確之論。因此，就觸動了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

首先，我們覺得青年是應該「寶貴」的，這可不是我們故意把青年捧得很高，在歷史的任務上和時代的使命上，實使我們不能不有這種感覺：因為青年對於歷史時代所負的責任太大了。 蔣總裁說：「青年是國家的主人翁，今後我們要如何繼往開來，轉危為安，轉弱為强，恢復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這個責任，就完全在一般青年的身上」。又說：「現在一般年紀大的人，再過二三十年就要死去，將來天下國家的責任，全靠青年能繼續的担任起來」。 蔣總裁是我們全民族的核心，領袖的意旨便是我們全民族的意旨， 蔣總裁如此重視青年，那我們怎可以違背了 蔣總裁的意旨，而對青年有所懷疑，有所歧視呢？

同時，我們又覺得，中國的青年，應該比任何國家的青年，都要來的「寶貴」；特別在抗戰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比不上歐美各國，知識青年，有如「恆河沙數」之多；我們培養一個知識青年的確不容易，中國够得上稱知識青年的，能有多少？如果用全人口來比例的話！培養一個知識青年，必須化費很多時間：一個大學畢業生，要化費十六年的時間；中學畢業生，要化費十二年的時間；小學畢業生，要化費六年的時間；在這些求學時間之內，我們的國家和每個學生的家庭，又要化費多少的財力人力，才能培養起一個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儘管有人批評中國的教育，是「形式教育」，或是「門面主義」；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過去這種「不合理」的教育下所培養出來的青年，仍不失為中華民族復興的唯一生力軍。也可以說是國家民族的骨幹和靈魂！所以中國的青年，應該比任何國家的青年要來得的寶貴。

正因了這種緣故，敵人對我們的教育文化機關，就非常重視，而要加以殘酷的摧殘！抗戰軍興以後，他們專以轟炸我教育文化機關為能事；自「七七」事變起，至去年五月底，據教育部統計：我教育文化機關，已損失到一半以上；尤其是大學，損失的已達十分之八‧五；中學倖存者，僅佔十分之四；小學和民教機關，損失約計十分之七；而且損失的這些學校，都是我們的精華部份，這個數字是多麼驚人！前年十月十七日大公報登載一篇淪陷教育文化機關損失統計：單以上海一隅而論，損失已達一〇九四二，二四二元之巨，這僅是上海淪陷前的統計，要是合目前所有淪陷區域統計起來，損失的數字當更可驚：目前各學校，能够遷地開課的，為數並不多，且祇祇於少數的大學，中學也祇限於一部份能够從敵區逃出或環境容許「移學」的學生。這種龐大的損失，我們要用多少人力，物力，和時間，才能恢復起來？這末一想：我們便覺得在抗戰時期，青年愈加可寶貴了！

那末為什麼要懷疑青年，防範青年呢？說青年意志薄弱嗎？可是，有血性有志氣的想為國出力的青年，對於國事莫不懷着滿腔的熱忱，抱着無限的希望；縱然有時候，與實際的社會接觸，發現無數

，這樣上還可算稍有保障的呢。——在山東同滿洲一般，烟館是正當的營業，單是濟南，登記着的就有一五六家。在那裏，販賣鴉片是光明正大的，連警察都可以直接當烟館的買主，如同進旅館一般。鴉片公賣，苛捐雜稅，使罌粟的種植發展很速，在鐵路線上，差不多一望就見。——在橫征暴斂下民是沒法的。

最近為止，教會，醫院及救濟所尚沒有受到直接的干涉。雖然在某一個城市中，中國牧師及教濟工作者曾不斷遭問而無故被捕監禁，教堂被指作間諜機關，而在日軍的機關報上散佈着反教會的宣傳。總之，對人民救濟及醫藥的負担，完全在教會及醫院的肩上，各地對救濟工作殷切的需要，完全可從一個報告中表露，在鎮江，從前的人口總數是三五〇，〇〇〇，現在已減到二〇〇，〇〇〇，而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均日無三餐，有一五，〇〇〇人以上，是靠吃着美國紅十字會送來救濟中國災民的麥麵過活的。日軍却有六〇，〇〇〇名駐在這個城市中。

在從前很繁榮的浙江省城杭州，平時的人口數是六〇〇，〇〇〇，現在却只有三〇〇，〇〇〇，而其中的五〇，〇〇〇是賴教會及私人主辦的救濟所生存。杭州以前是絲茶事業的中心，是游客的樂園，是中國最富庶的都市。

普及教育是國民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標之一，現在却剩了幾只可憐的學校繼續着，這是它們想利用來傳佈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的「精義」的。教育設施均已遷往西部諸省了。在淪陷區內教育沒有一線恢復的希望，因為凡稍具智識的中國人，均不願

不能令人滿意的事情，因而由煩忧變爲灰心，由希望變成失望，以致咀咒社會，大發牢騷，這是由於他沒有鍛煉，沒有涵養之故，我們應該原諒他，而且要糾正他，指導他。使他明瞭目前所表現出來的一切不能使人滿意的事態，是我們千百年歷史累積下的一時的現象，千百年傳統社會裏遺留下的若干渣滓，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現在才有的！灰心，失望，和咀咒，是沒有什麽益處，祗有鑽進社會內層去，儘可能的利用現環境，以圖逐步改造，才是辦法。這樣一明瞭之後，青年的情感，便可以由薄弱，可轉爲强硬：何况不滿現狀，是社會進化的原子，如果個個人對現狀都非常滿足，不再去求進步，那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就完結。所以因不滿現狀而致青年的情感薄弱，似不能以爲青年病，只要我們肯去領導他！

談思想：我們覺得青年的思想，並不見得如一洪水猛獸」那樣可怕！何况一般的青年，是否思想都成問題，倘是一大疑問？忠良心說：青年喜歡說空話是有的，因為政治認識的不够，而言語幼稚也是有的，或者閱歷不深而忽視社會的實際情形，過於奢談其理論，也是不免的；但閱歷不深，崇尚理想，正是青年人的長處，假使個個青年，對於人情世故，都參的十分透，那作起事來，東也顧慮，西也打算，畏首畏尾，還談得上什麽革命，這種青年，除掉年齡容貌眞是青年外，心理上和中年人甚至和老年人並沒有甚麽差別，安全是要的，危險是怕的，目前的權利是不肯放鬆的，對於民族的危機也並不比中年人以至於老年人感到更多的激動！你說他思想嗎？他是不作聲響，像個泥塑的菩薩，一點也不成問題，因爲他被社會世故麻木了！所以一般認爲思想有問題的青年，同時也正是有作有爲的青年，這批青年，不應該防範他如「小偷」一樣，把他拒諸抗戰大門以外；我們要以思想對思想，用開明和誠摯的態度，去矯正他！去說服他！去領導他，如果認定思想的確有問題的話。

所以，我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足以懷疑和防範青年的理由來！固然，青年的缺點是很多的，但這些缺點他自己往往不曉得，或曉得而不知如何補正？指導青年補正缺點，正是領導者應負的責任。青年對於國家民族所担當的任務是如此艱巨；在文化落後的中國，對於青年又如此可寶貴；抗戰以後，敵人狠命摧殘我們敎育文化機關，妄冀予我們培養知識青年工作以重大的打擊，使我們對於戰時的知識青年，又不能在實貴之中再加寶貴，所以我們只有積極地去領導青年，拔去青年情感薄弱的病根，消除青年思想不純一的要素，使他們跟了領導者一起走，在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領袖——本黨總裁，一個政府——國民政府的共同目標和信仰之下，成爲抗戰的勇士，建國的功臣。這是我們萬分所期望的。

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吸引全國優秀青年的一塊大磁石，它要把全國優秀的青年團結起來，隸屬於同一的組織，予以一貫嚴格的訓練，使每個青年，都能補正缺點，發揚優點，各人站住自己的崗位，對社會，對國家，對民族，而盡其最大的貢獻與責任。看吧！抗戰的前途，花一般地燦爛，跟一般地流星，我們要朝着三民主義的大道「前進！中國的青年。」

在日本軍閥的壓迫下工作。

本來有着一百五十萬人口的繁榮的大都市廣州，現在却只剩了二〇〇、〇〇〇人上下，被視作庇窟一般，無秩序，財產隨便充公，金融枯竭，貿易失業，羣集一處：只有教日語的學校，被准許開門。從推銷日貨着眼，日人妄想重築起廣州的經濟基礎，在市場買不到一件英美德貨。從前的市區整個被佔爲日本繁興事業的中心——賭場，烟窟等觸目皆是。

在國民政府以前的舊都南京，原來的人口總數在一、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現在不到一半。國民政府是由各種受有現代訓練的人才組合的，爲大衆服務，努力糾正人民固有的壞染習，如墮落，鴉片，劣俗，剛剛相反，現在的所謂僞「維新政府」則是由舊軍閥和失意無聊政客的幽魂匯合在一起，不顧民意，毫無權力，除卻聽日本太上皇的差遣。城市由德國貸款建築的大規模的各種公用事業，均已經日軍破壞或掠奪。道德日趨敗壞，賣淫，鴉片，海洛英，無恥地公開着。城中僅有的一二四家店的惟一營業是售賣毒品。妓院在每一條街都有。由卑軍事牌閣裏廣佈着麻醉的毒素。

在淪陷區視察記的結論中寫着：「這裏所載的並不是表示在社會大變動中對通常的不善的措施的遺憾，却是在日本侵略下所發生的眞相與特質的實錄：全篇可以概括的用幾句話包括起來：「整個從前建設的發展基礎，已被摧毀及破壞，代之的是混亂及橫暴，迄今毫無建樹」。

（譯自米勒氏評論報）

不能令人滿意的事情，因而由熱忱變爲灰心，由希望變成失望，以致咀咒社會，大發牢騷，這是由於他沒有鍛煉，沒有涵養之故，我們應該原諒他，而且要糾正他，指導他。使他明瞭目前所表現出來的一切不能使人滿意的事態，是我們千百年歷史累積下的一時的現象，千百年傳統社會裏遺留下的若干渣滓，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現在才有的！灰心，失望，和咀咒，是沒有什麼益處，祗有讚進社會內層去，儘可能的利用現環境，以圖逐步改造，才是辦法。這樣一明瞭之後，青年的情感，便可以由薄弱，可轉爲強硬：何況不滿現狀，是社會進化的原子，如果個個人對現狀都非常滿足，不再去求進步，那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就完結。所以因不滿現狀而致青年的情感薄弱，似不能以爲青年病，只要我們肯去領導他！

談思想：我們覺得青年的思想，並不見得如一洪水猛獸」那樣可怕！何況一般的青年，是否思想都成問題，尚是一大疑問？憑良心說：青年喜歡說容話是有的，因爲政治認識的不够，而言語幼稚也是有的，或者閱歷不深而忽視社會的實際情形，過於奢談其理論，也是不免的；但閱歷不深，喜尚理想，正是青年人的長處，假使個個青年，對於人情世故，都參的十分透，那作起事來，東也顧慮，西也打算，畏首畏尾，還談得上什麼革命，這種青年，除掉年齡容貌眞是青年外，心理上和中年人甚至和老年人並沒有甚麼差別，安全是要的，危險是怕的，目前的權利是不肯放鬆的，對於民族的危機也並不比中年人以至於老年人感到更多的激動！你說他思想嗎？他是不作聲響，像個泥塑的菩薩，一點也不成問題，因爲他被社會世故麻木了！所以一般認爲思想有問題的青年，同時也正是有作有爲的青年，這批青年，不應該防範他如「小偷」一樣，把他拒諸抗戰大門以外；我們要以思想對思想，用開明和誠摯的態度，去矯正他！去說服他！去領導他，如果認定思想的確有問題的話。

所以，我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足以懷疑和防範青年的理由來！固然，青年的缺點是很多的，但這些缺點他自己往往不曉得，或曉得而不知如何補正？指導青年補正缺點，正是領導者應負的責任。青年對於國家民族所担當的任務是如此艱巨；在文化落後的中國，對於青年又如此可寶貴；抗戰以後，敵人狠命摧殘我們教育文化機關，妄冀予我們培養知識青年工作以重大的打擊，使我們對於戰時的知識青年，又不能在寶貴之中再加寶貴，所以我們只有積極地去領導青年，拔去青年情感薄弱的病根，消除青年思想不純一的要素，使他們跟了領導者一起走，在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領袖——本黨總裁，一個政府——國民政府的共同目標和信仰之下，成爲抗戰的勇士，建國的功臣。這是我們萬分所期望的。

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吸引全國優秀青年的一塊大磁石，它要把全國優秀的青年團結起來，隸屬於同一的組織，予以一貫嚴格的訓練，使每個青年，都能補正缺點，發揚優點，各人站住自己的崗位，對社會，對國家，對民族，而盡其最大的貢獻與責任。看吧！抗戰的前途，花一般地燦爛，霞一般地流量，我們要朝着三民主義的大道「前進！中國的青年。」

在日本軍閥的壓迫下工作。

本來有着一百五十萬人口的繁榮的大都市廣州，現在却只剩了二〇〇、〇〇〇人上下，被視作廢墟一般，無秩序，財產隨便充公，金融枯竭，貧困失業，聚集一處；只有教日語的學校，被准許開門。從推銷日貨着眼，日人妄想重築起廣州的經濟基礎，在市場買不到一件英美德貨。從前的市區整個被佔爲日本新興事業的中心——賭場，烟窟等觸目皆是。

在國民政府以前的舊都南京，原來的人口總數在一、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現在不到一半。國民政府是由各種受有現代訓練的人才組合的，爲大衆服務，努力糾正人民固有的壞染習，如墮落，鴉片，劣俗，剛剛相反，現在的所謂僞「維新政府」則是由舊軍閥和失意無聊政客的幽魂匯合在一起，不顧民意，毫無權力，除掉聽日本太上皇的差遣。城東由德國貸款建築的大規模的各種公用事業，均已經日軍破壞或掠奪。道德日趨敗壞，賣淫，鴉片，海洛英，無恥地公開着。城中僅有的一二四家店的惟一營業是售賣毒品。妓院在每一條街都有。由中軍事機關裏廣佈着麻醉的毒素。

在淪陷區視察記的結論中寫着：「這裏所載的並不是表示在社會大變動中對通常的不善的措施的遺憾，却是在日本侵略下所發生的眞相與特質的實錄：全篇可以簡單的用幾句話包括起來：「整個從前建設的發展基礎，已被摧毀及破壞，代之的是混亂及横暴，迄今毫無建樹」。

（譯自米勒氏評論報）

太陽旗下的反抗者

任重

日寇佔領了嵊縣大崑的第三天，新廟鎮一家屋上就豎起了一面太陽旗。

太陽旗下盤據着三十七名鬼子，築起堅牢的工事，三層鐵絲網，四層沙包，四五條一丈深的地壕互相貫穿着，屋子的大門緊閉，門前的大樹砍去，哨崗設在最高的屋頂上，手提機關槍，三八式步槍，刺刀雪亮，一種攻勢的防禦姿態，看去相當可怕。

當地的老百姓自從這天起，開始受到從未有過的威脅，耕牛給牽走了，雞子被打光了，矮小的茅屋盡變成廢圩，壯丁不時的牽去服苦役，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包含在每個人的心頭。

稻花正香，炎陽下的鄉鎮村婦女常在蔭涼處滌洗衣裸，碧流沖過小石橋，一羣農村少婦，在溪澗邊構成一張幽靜而動人的圖畫，但這自然而安靜的小石橋邊，不久即爲罪惡的野獸所搗亂。一個臉紅頸赤的鬼子很迅速地向着這羣婦女走來，新廟鎮的鬼子，不時去找「花姑娘」，「江南女子多溫柔」，江南的陷人也都知道這一點。油菜畝，麥畝，桑園，稻草間強奸婦女成爲不常的事，溪澗邊農婦罵里當時兩個又遭受到這種厄運，被手提馬刀威迫而到稻畝裏去。

當地的農民游擊小組正在尋蒋失去的婦女，因爲他們的妻子常被奸淫，他們正要找尋他們的仇人，結實的臂膀高擧起土槍和大刀，眼睛裏生出兩條火蛇，向稻田裏遊動。

一個鬼子要兼顧住兩個婦人，事實上相當費力，游擊小組已看到鬼子的頭顱，一下土槍向他發洩致命的打擊時，他正是性的感覺上最愉快的時候。

鬼子被打死在路邊，婦女逃回家去，村子裏大家在議論着這件事情。

「鬼子離此五里路啊！他聽到槍聲恐怕就要來吶！」

「怎麼辦？全村被燒掉，是不消說的了，還是即刻逃走，還是把鬼子的屍體拋去。……」

事情愈弄愈糟，遊步哨的報告：「敵兵已在找尋槍聲，找尋方向是向我們的村子走來。……」

在大衆意見的歸納下，決定把屍體迅速拋去，消滅血跡，不論鬼子上將如何的威脅，大家不能說出，一致的要「堅持不屈」。

三十個鬼子到了村上，四挺重機關槍架在四個角落上，東、南、西、北，槍口把民衆集中起來，四個人村子的民衆全部站在廣場的中間，翻譯命令：

「你們老百姓眞不好，今天又把我們的弟兄打死了，幾個月來皇軍對你們從來未虐待過，可是你們反來打擊我們，你們跟游擊隊勾結，快把游擊小組的『匪徒』交出來，否則全村化爲灰燼，便叫你全部丢了生命。」

機關槍裝上了子彈，待着預備敵的姿態，兩目看準了「大君」，只等上面的命令下來，就要屠殺這一羣三百多名的農民。

人叢里走出來四個保長，保長代表四村的農民否認這件事情，他們說：「游擊隊打了就跑掉了，何況此處的民衆從來未加入游擊隊，被殺的日兵或許離此很遠，我們順良的民衆始終不敢向你們欺騙的！」

「太君」揮手叫機槍手移去了武器，改變了笑容寓案欣賞——

「兇手在這村子裏是沒有問題的，只是你願意把這人舉出，現在給你們一夜的時間去思索，到天明爲止，請你們選擇一條出路，還是「全村消滅」呢？還是「舉出兇首來」。」

四村的農民聚集一夜，明天又被鬼子的機槍包圍在核心了。

「講不講？」四個保長被繩索綁住，三百多農民也在機槍射程之內！

「講不講？」四個保長高高的吊在楊樹下，皮鞭如閃電般的飛舞着，堅強的保長始終未把大家所拋棄，大衆所決議的意見，他在苦痛中還堅着沒有忘却！

四條細微的生命可以即刻就隨風飄去，可是偏僻鄉下的保長，還是咬緊了牙關，他們心裏也明白：「鬼子是不肯罷休的，不過你要是爲最後個人的犧牲而出賣游擊隊的話，自己的良心也決不肯把他放過去的。」

從新廟鎮拿來了四把日本軍用鍬，四個保長在日軍刀槍之下替自己掘着墳墓，鬼子賜給他們的是「掘坑活埋」！

泥土從脚跟起一直埋到胸口，四人呼吸已緊縮着，「太君」儘看來動導：「快把實情說出吧！死不是兒戲的……」四保長低下了頭，等待着泥土一層層的加重。

當泥土堆到頸邊的時候，四保長忽然又被從泥土里提了出來，他們實弄不清鬼子將要幹着怎樣的把戲，而四周的民衆，更是弄得莫明其妙，鬼子的伎倆眞是不可捉摸！

當天也和昨天一樣的過去，臨走時決定和四保長用合法的手續解決。到了明天鬼子把太陽牌酒與豐盛的酒席，在新廟的巢穴裏陳設着，四保長被邀請到了新廟，太君熱烈的迎接了過來。

「有勞了，前昨天使君苦痛，今天特地設席招陪，中日人士本是同文同種，爲了小事爭吵，眞是太無意義了！」

「太君」的笑容中有些不自然起來，他看着四個保長只是低首不語，豐盛的菜和酒，並沒有引起其興趣。

「請吃一點！不吃是不行的。」把槍向菜碗一指。四保長就很明白了他的意思，「吃總是吃，但要說些什麼，卻是不可能」，四個保長互相在暗示

太陽旗下的反抗者

任重

日寇佔領了吳淞大場的第三天，新廟鎮一家屋上就豎起了一面太陽旗。

太陽旗下駐撲着三十七名鬼子，築起堅牢的工事，三層鐵絲網，四層沙包，四五條一丈深的地壕互相貫穿着，屋子的大門緊閉，門前的大樹砍去，哨崗設在最高的屋頂上，手提機關槍，三八式步槍，刺刀雪亮，一種攻勢的防禦姿態，看去相當可怕。

當地的老百姓自從那天起，開始受到從未有過的虐待，耕牛給牽走了，鷄子被打光了，矮小的茅屋當變成廢圩，壯丁不時的牽去服苦役，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包含在每個人的心頭。

稻花正香，炎陽下的鄉鎮村婦女常在蔭涼處滌洗衣裡，碧流冲過小石橋，一羣農村少婦，在溪澗邊構成一張幽靜而動人的圖畫，但這自然而安靜的小石橋邊，不久即爲罪惡的野獸所擾亂。一個臉紅頸赤的鬼子很遠地向着這羣婦女走來，新廟鎮的鬼子，不時去找「花姑娘」，「江南女子多溫柔」，江南的漢人也都知道這一點。油菜畝，麥畝，桑園，稻草間強奸婦女成爲平常的事，溪澗邊農婦羣里當時兩個又遭受到這種厄運，被手提馬刀威迫而到稻畝裏去。

當地的農民游擊小組正在尋着失去的婦女，因爲他們的妻子常被奸淫，他們正要找尋他的仇人，結實的臂膀高舉起土槍和大刀，眼睛裏生出兩條火蛇，向稻田裏遊動。

一個鬼子要兼顧住兩個婦人，事實上相當費力，游擊小組已看到鬼子的頭顱，一下土槍向他發着致命的打擊時，他正是性的感覺上最愉快的時候。

鬼子被打死在路邊，婦女逃回家去，村子裏大家在議論着這件事情。

「鬼子離此五里路啊！他聽到槍聲恐怕就要來呐！」

「怎麼辦？全村被燒掉，是不可免的了，還是即刻逃走，還是把鬼子的屍體拋去。……

事情愈弄愈糟，遊步哨的報告：「敵兵已在找尋槍聲，找尋方向是向我們的村子走來。……」

在大衆意見的歸納下，決定把屍體迅速拋去，消滅血跡，不論鬼子上將如何的威脅，大家不能說出，一致的要「堅持不屈」。

三十個鬼子到了村上，四挺重機關槍架在四個角落上，東、南、西、北，槍口把民衆集中起來，四個人村子的民衆全部跪在廣場的中間，聽候命令

「你們老百姓眞不好，今天又把我們的弟兄打死了，幾個月來皇軍對你們從來未虐待過，可是你們反來打擊我們，你們跟游擊隊勾結，快把游擊小組的「匪徒」交出來，否則全村化爲灰燼，屁叫你全部丟了生命。」

機關槍裝上了子彈，待着預備放的姿態，兩目看準了「大君」，只等上面的命令下來，就要屠殺這一羣三百多名的農民。

人叢里走出來四個保長，保長代表四村的農民否認這件事情，他們說：「游擊隊打了就跑掉了，何況此處的民衆從來未加入游擊隊，被殺的日兵實在離此很遠，我們順良的民衆始終不敢向你們歟鬧的！」

「太君」揮手叫機槍手移去了武器，改變了笑容說着——

「兇手在這村子裏是沒有關係的，只是你順意把這人舉出，現在給你們一夜的時間去思索，到天明爲止，請你們選擇「一條出路，還是「全村消滅」呢？還是「舉出禍首來」。

四村的農民鳥衆一夜，明天又被鬼子的機槍包圍在核心了。

「講不講？」四個保長被當着犧牲，三百多農民也在機槍射程之內！

「講不講？」四個保長高高的吊在楊樹下，皮鞭如閃電般的飛舞着，堅強的保長始終未把大家所議案，大衆所決議的意見，他在苦痛中還堅着沒有忘却！

四條細微的生命可以即刻就隨風飄去，可是編體鱗傷下的保長，還是咬緊了牙關，他們心裏也明白：「鬼子是不肯罷休的，不過你要是貪長憐個人的犧牲而出賣游擊隊的話，自己的良心也決不肯把他放過去的。

從新廟鎮拿來了四把日本軍用鏟，四個保長在日軍刀槍之下替自己掘着墳墓，鬼子賜給他們的是「掘坑活埋」！

泥土從脚跟起一直堆到胸口，四人呼吸已緊縮着，「太君」後着來勸導：「快把實情說出吧！死不是兒戲的……」四保長低下了頭，等待着泥土一層層的加重。

當泥土堆到胸邊的時候，四保長忽然又被從泥土里提了出來，他們實弄不清鬼子將要幹着怎樣的把戲，而四周的民衆，更是弄得莫明其妙，鬼子的伎倆眞是不可捉摸！

當天也和昨天一樣的過去，臨走時決定和四保長用合法的手續解決。到了明天鬼子把太陽牌酒與豐盛的酒席，在新廟的巢穴裏陳設着，四保長被邀請了新廟，太君殷懃的迎接了過來。

「有勞了，前昨天使君苦痛，今天特此設席賠陪，中日人士本是同文同種，爲了小事爭吵，就是太無意義了！」

「太君」的笑容中有些不自然起來，他看着四個保長只是低首不語，豐盛的菜和酒，並沒有引起其興趣。

「請吃一點！不吃是不行的。」把槍向菜碗一指。四保長就很明白了他的意思，「吃總是吃，但要說些什麼，卻是不可能」，四個保長互相在暗示

看。

酒過三成，吃得滿臉通紅的「太君」笑着開言：「游擊匪是我們的對頭。一個村子里的老百姓，大部好的，只要把惡劣的份子驅除了，村子就可平安了。你看：「皇軍」所燒殺的地區，都是游擊匪活動的地區，好好的老百姓，安居樂業，「皇軍」是燒殺沒有的。……」

「你們如怕說出來沒有代價的話；我可預賞你們中央鈔票一百元，只要說出游擊匪的根據地，我們還有更多的賞賜……。」

四保長吃飽了一頓酒飯，始終還是搖頭不語，還未免給「太君」的刺激過深，終於他咆哮大怒，指使手下重抽皮鞭三十下。

第三天，是規定事件結束的一天，農民們集聚起來，討論應付的辦法。——

「假如今天仍是推諉不知，恐怕不能順利地過去了，我們必需要想出來一個辦法，好好的把它結束……。」村長的意見使每一個人都贊同，於是決定由一個樵夫向日軍報告：「發現日兵爲游擊隊發覺，屍體拋在深山中。」

鬼子接得消息後，大隊的人馬齊向深山去找尋屍體，他們爲被犧牲的弟兄報仇，馬蹄聲與皮鞋聲在岩石上交錯着。

正當鬼子找到屍體前的一小時，屍體上的首級爲一個小偷割去，這小偷很巧妙地送到南陵縣，南陵縣政府爲他勇敢而賞賜了五拾元大洋，然而大批的日軍見到自己的同志淒慘地失了頭顱，不覺忿怒起來。

「大大的游擊隊，好大膽量的老百姓，你們都勾結在一起，侮辱我們皇軍到這般程度：殺！殺光這四村的匪類。……」太君一路上氣得大呼大叫，翻過田野，到了新陶鎮於是又把四保長扣留起來。

「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屍體已經找到，只是失去了頭顱，你們首先考慮一下，還是說，還是不說，今天的子彈都進臉的」！

拉出第一個保長——馬正旺，二十一歲，一說不說？不說就要去槍決！」馬保長鎮靜地向四週看了一下，低首輕說：「曉得早已講了，你要說我們是匪的話，恐怕殺也殺不光啊！」說着跟從日軍走過一所瓦屋，到了一家的院子裏去。

「砰」！院子裏的馬保長大概倒下了，被集中在場上的農民心裏難過起來。

第二個——周三清，四十六歲，「老傢伙，聽得沒有」？「假如再不說出的話，槍子馬上從你的腦殼經過！」周三清細微的農民眼睛向在場的游擊小組笑：「我是不知道的，老傢伙打死也就算了」！

小院子裏又是砰的一聲，接着輪到第三個周清泉。

「小小的年紀，你一定與游擊匪勾結的，不過你會把實話說出來，還可以免去了你的死刑……」周保長只是無聲無息搖了五分鐘的頭，末後，才隊經的流逝：「殺吧我是無法知道，」於是也和上兩個一樣的結束了。

末後一個張財生，是最堅決的一個，鬼子厲聲大喝：「三個人的血還在流着，死！還是活，你自已去選擇；」張財生即刻就回答：「死吧！我在你們手裏是沒法生的！」終於大踏步的走進院子，接着就是第四次槍聲。

鬼子把民衆趕散了：「你們這般頑皮的東西，竟能這些的反抗下去……！」

鬼子走後，四保長從院子裏走來了，每一個民衆竟不相信四個人還在人間，然而他們也已明白了鬼子今日在淪陷區也不敢屠殺民衆了，民衆是河裏的水，失去了民衆，叫你活活的乾死！

太陽旗仍在半空中飄揚，一羣反抗者微笑地在慶祝勝利！

一九三九、七、二日於金華

檢查

鄒伯詠

「日佬來檢查了，日佬來檢查了！」在×月×日的一個雨後的晚上，我們爲着某種任務，到了杭州，正在旅下的一家菜館裏吃晚飯，路上的行人和店裏的夥計，這樣互相轉告，我們總以爲又得增加麻煩了，好在我們沒有什麼「犯法」的東西在身邊，檢查由他檢查，我們還是吃我們的飯。

「先生有介？先生有介？」（「介」讀上海音就是「嗎」的意思）二個自稱先生的敵兵，操着上了刺刀的槍，走進店堂，邊問邊尋。大概他們也覺得「先生」失蹤了是倒霉的事情，所以露出一種難爲情的笑臉來！

「哈哈，「先生」又沒見了！」

「「先生」怎末會常常沒見的？」「店堂裏的吃客和夥計們在敵兵去後，大家露出會心的微笑！

吃完了飯，回到旅館。

「先生，茶房間的來了，」昨晚並沒有人來查，今天大概是爲了「先生」失蹤，而來査的，茶房通知我們以後接着就進來了二個穿長衫的所謂敵憲兵隊的密探。

「你們什麼時候來的？」一口杭州音，態度嚴涼的問我們。

「不對，你是混進來的！」看過了我們的「良民證」問過了我們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和來杭的任務以後，那個下顎比猴子還尖的瘦皮突然指着我這樣說。

「我是進城來買東西的，怎末叫混進來的呢？」我理直氣壯的向他解釋。

「你不是本地口音，還不是混進來的嗎？你的家究竟住在那裏？」聲音是一句比一句嚴厲起來了！

看。

　酒過三成，吃得滿臉通紅的「太君」笑着開言：「游擊匪是我們的對頭。一個村子里的老百姓，大部好的，只要把惡劣的份子驅除了，村子就可平安了。你看：「皇軍」所燒殺的地區，都是游擊匪活動的地區，好好的老百姓，安居樂業，「皇軍」是絲毫沒有的。……」

　「你們如怕說出來沒有代價的話；我可預賞你們中央鈔票一百元，只要說出游擊匪的根據地，我們還有更多的賞賜……。」

　四保長吃飽了一頓酒飯，始終還是搖頭不語，這未免給「太君」的刺激過深，終於他咆哮大怒，指使手下重抽皮鞭三十下。

　第三天，是規定事件結束的一天，農民們集聚起來，討論應付的辦法。——

　「假如今天仍是推說不知，恐怕不能順利地過去了，我們必需主動的來想個辦法，好好的把它結束……。」村長的意見使每一個人都贊同，於是決定由一個樵夫向日軍報告：「發現日兵爲游擊隊殺斃，屍體拋在深山中。」

　鬼子接得消息後，大隊的人馬齊向深山去找尋屍體，他們爲被犧牲的弟兄報仇，馬蹄聲與皮鞋聲在岩石上交錯着。

　正當鬼子找到屍體前的一小時，屍體上的首級爲一個小偷割去，這小偷很巧妙地送到南陵縣，南陵縣政府爲他勇敢而賞賜了五拾元大洋，然而大批的日軍見到自己的同志淒慘地失了頭顱，不覺忿怒起來。

　「大大的游擊隊，好大膽量的老百姓，你們都勾結在一起，侮辱我們皇軍到這般程度：殺！殺光這四村的匪類。……」太君一路上氣得大呼大叫，翻過山野，到了新陶鎮於是又把四保長扣留起來。

　「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屍體已經找到，只是失去了頭顱，你們首先考慮一下，還是說，還是不說，今天的子彈都進臉的」！拉出第一個保長——馬正旺，三十一歲，一說不說？不說就要去槍決！」馬保長鎮靜地向四週看了一下，低首輕說：「曉得早已講了，你要說我們是匪的話，恐怕殺也殺不光啊！」說着跟從日軍走過一所瓦屋，到了一家的院子裏去。

　「砰」！院子裏的馬保長大概倒下了，被集中在場上的農民心裏難過起來。

　第二個——周三清，四十六歲，「老傢伙，聽得沒有」？「假如再不說出的話，槍子馬上從你的腦殼經過！」周三清細微的農民眼睛向在場的游擊小組笑：「我是不知道的，老傢伙打死也就算了」！

　小院子裏又是砰的一聲，接着輪到第三個周清泉。

　「小小的年紀，你一定與游擊匪勾結的，不過你會把實話說出來，還可以免去了你的死刑……」周保長只是無聲無息搖了五分鐘的頭，末後，才緩緩的說道：「殺吧我是無法知道，」於是也和上兩個一樣的結束了。

　末後一個張財生，是最堅決的一個，鬼子厲聲大喝：「三個人的血還在流着，死！還是活，你自已去選擇；」張財生即刻就回答：「死吧！我在你們手裏是沒法生的！」終於大踏步的走進院子，接着就是第四次槍聲。

　鬼子把民衆趕散了：「你們這般頑皮的東西，竟能這般的反抗下去……！」

　鬼子走後，四保長從院子裏走來了，每一個民衆竟不相信四個人還在人間，然而他們也已明白了鬼子今日在淪陷區也不敢屠殺民衆了，民衆是河裏的水，失去了民衆，叫你活活的乾死！

　太陽旗仍在半空中飄揚，一羣反抗者嘲笑地在慶祝勝利！

一九三九、七、二日於金華

檢查

鄒伯詠

　「日佬來檢查了，日佬來檢查了！」在×月×日的一個雨後的晚上，我們爲着某種任務，到了杭州，正在旅下的一家菜館裏吃晚飯，鄰上的行人和店裏的夥計，這樣互相轉告，我們總以爲又得增加麻煩了，好在我們沒有什麼「犯法」的東西在身邊，檢查由他檢查，我們還是吃我們的飯。

　「先生有介？先生有介？」（「介」讀上海音就是「嗎」的意思）二個自稱先生的敵兵，操着上了刺刀的槍，走進店堂，邊問邊尋。大概他們也覺得「先生」失蹤了是倒霉的事情，所以露出一種難爲情的笑臉來！

　「哈哈，「先生」又沒見了！」

　「「先生」怎末會常常沒見的？」店堂裏的吃客和夥計們在敵兵去後，大家露出會心的微笑！

　吃完了飯，回到旅館。

　「先生，查房間的來了，」昨晚並沒有人來查，今天大概是爲了「先生」失蹤，而來查的，茶房通知我們以後接着就進來了二個穿長衫的所謂警察兵隊的密探。

　「你們什麼時候來的？」一口杭州音，威風凜凜的問我們。

　「不對，你是混進來的！」在過了我們的「良民證」問過了我們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和來杭的任務以後，那個下頷比猴子還尖的癩皮突然指着我這樣說。

　「我是進城來買東西的，怎末叫混進來的呢？」我理直氣壯的向他辯得。

　「你不是本地口音，還不是混進來的嗎？你的家究竟住在那裏？」聲音是一句比一句嚴厲起來了！

文藝之頁

異樣的敬禮

小卡

如果記憶不會先我底生命而死滅的話，我想，我是不會在它裏面刪掉這樣一個印象的：

十一月開頭的晴朗的天，已經趕走了秋天的暴燥，靜然在平靜而爽凉的蒼空的穹窿下，找不出像從秋末冬初的颯颯氣流，但陽光顯然已經解除了火焰的威力，而向着人們送來溫暖的撫愛了。只有在這不到一丈見方的侷促的低矮的房子裏，它才完全失去控制作用，使得人們還從這裏被炎熱着向它吐出怨憋和咒詛，好像一種特殊的義務似的，這低壓到這房間裏的空氣也要給排擠出去的瓦片鋪成的屋頂．老是沒有止地息，貪饞地吸取着太陽的熱，不經過天花板的障礙就直接地播散下來，浸透着房子裏的空氣的每一個分子，蒸發得如同輪船的鍋爐室，如果站在裏面，那就好像在你的頭上安上一個火爐，有一股使得你滿身跟着燃燒的火熱向你兜頭噴下來。

但現在這裏卻不止站着一個人，倒是擁擠得滿滿的，好像要把這小房子漲破似的。用兩條高脚櫈架上一塊門板做成的佔去這房間二分之一的地位的長桌邊緣，已經沒有一點罅隙了，而擠在餘下的半個房間中央的方桌周圍，也是挨擠着人。而且，這些人并不是平常的「人」，他們的面孔都是一色的在好像只是薄薄的一層污垢的紫褐色後面透着慘白，沒有一張稍爲燃燒着生命的熱烈的表情。給汗浸漬得好像染上一道黑邊的帽子胡亂地歪在頭上，那神情是即使把它翻轉過來戴也并不會顯得滑稽的。粗布襯衫成了揩桌布，草綠色的軍服也已經不是單純的草綠，一塊一塊的成爲一種不規律的花花綠綠了：黑色，是汗污的成績，紫黑色，是曾經爲民族供獻過全部生命而用血液換取祖國的自由的土地的饋贈，褐藍綠紫的黃色，顯露出和日光雨水搏鬥的歲月，而黃色黑色的附着物，也足够說明在泥水淤積的戰壕和單獨拖着傷口奔馳十天半月的辛勞了。

他們的衣服是雨天透濕就要靠晴天來晒乾的，如果有在一月以前換洗過一次的那麼一個，那眞要算這一堆裏面的最可驕傲的幸運兒，現實說明這還也完全是過高的奢望，不談別的，作爲他們的最大標幟和特徵的在他們頭上，手上，背部，臂部，腿子，……的創傷，就有很多已半個月沒有去理會了，紗布藥棉繃帶給濃血，汗污，泥土……浸透得完全失去了可以傲示於它底主人底一切的潔癖的白色，橡皮膏給藍綠線織或別的什麼破舊的布條代替了，有的就索興全部推翻，用一塊紙張把傷口和空氣隔離，而一到了這房間裏，當一個手拿鉗子撕扯着藥棉紗布在藥水中浸染的工作者接觸到他們的目光的時候，便好像預先約定了似地，大家用着一種不可再忍耐一秒鐘的痛苦的表情，把全部掩護傷口的遮蔽物都褪下來，讓它滑落到地上，於是在這房子裏的每個人至少有一二處發射臭氣，從皮膚衣服帽子上發出汗臭，從滴着濃血的結紮着一層爛肉的傷口和沾染着厚厚的濃血腐肉的掉在地上的紗布上發出腐爛的惡臭，這種種交織成的臭氣，藉着烘爐似的熱氣的蒸發，更特別擴散得快，整個的房子，就全給窒息住了，人們再也不能呼吸到一點眞正的空氣。

而且，他們還斷斷續續着苦痛的調子哀叫着，那是一種在悽涼的黑夜的深山的狼啼，是一種在他的給炸彈毀滅了的母親的尸體旁的哀號，到氣絕失聲時的小兒的呻吟，它的每一個音節都要撕裂你的心壞

「我家是住在×××，因爲在上海住過幾年，我說不來純粹的杭州話，」就這樣很爽快的告訴他。

「在上海做麽事情的？快點說來！」他看看「良民證」又看看我的臉色。

「在上海紙店裏做生意，打仗後回來的，」隨便敷衍他一下。

「啊，啊，啊，這張地圖是那個的？還有報紙，你們實在是靠不住的，」另一位個子比較高而戴着呢帽的，檢查了我們所有的東西和全身後，突然在桌子上他發現了一張西湖風景圖和一張杭州新報，好像已經抓着有我們「犯法」的證據似的。

「這是西湖風景圖，隨便買來看看的！」

「西湖風景你還不知道些？爲什麼還要買它呢？」

「因爲它畫得很好看，買回去給小孩子看看的一風景圖的確是我要來當工作時的地圖用的，可是我回答他以後，他也奈何我不得！

「那末報紙呢？」一邊問話還有理由了。

「報紙是大家看的，我們在×××鄉公所天天有得分來，今天在街上，便到買一張來看看，難道也犯法嗎？」我是愈加理直氣壯了。

「下次再買是要殺頭的！」一高個子帶譏消的覺得沒有證據可以說我們是便衣兵，就把那張西湖風景圖一撕撕下，邊兜邊的對我說。

．二個小漢奸終於悻悻的走去，房間裏緊張的空氣頓時和緩下來，我們正爲着這些無恥的而沉默的一剎那，忽然又聽到脚步聲，大家以爲漢奸心不死，不要來跟我們找麻煩。「先生要喝茶嗎？」誰知進來的是個妓女。在同一環境裏，相差不一分鐘，就表現出這兩幕的兩幕，鮮明的表示出淪陷區裏敵人一方面利用漢奸來欺壓民衆，一方面又利用淫靡來消磨民衆抗敵的情緒！

「[illegible]下」我拒絕了妓女的要求後，不禁深深的透了一口氣。

「哈哈」！

「哈哈」！我們不禁相顧而苦笑！

文藝之頁

異樣的敬禮

小卡

如果記憶不會先我底生命而死滅的話，我想，我是不會在它裏面剷掉這樣一個印象的：

十一月開頭的晴朗的天，已經送走了秋天的暴燥，雖然在平靜而爽涼的蒼穹的穹窿下，找不出傳送秋末冬初的颯颯氣流，但陽光顯然已經解除了火焰的威力，而向着人們送來溫暖的撫愛了。只有在這不到一丈見方的偪促的低矮的房子裏，它才完全失去控制作用，使得人們還從這裏被炙熱着向它吐出怨懟和咒詛，好像一種特殊的義務似的，這低壓到鄰房間裏的空氣也要給排擠出去的瓦片鋪成的屋頂．老是沒有止地息，貪饞地吸取着太陽的熱，不經過天花板的罅縫就直接地播散下來，浸透着房子裏的空氣的每一個分子，蒸發得如同輪船的鍋爐室，如果站在裏面，那就好像在你的頭上安上一個火爐，有一股使得你滿身跟着燃燒的火熱向你兜頭噴下來●

但現在這裏卻不止站着一個人，倒是擁擠得滿滿的，好像要把這小房子漲破似的。用兩條高腳揆架上一塊門板做成的佔去這房間二分之一的地位的長桌邊緣，已經沒有一點餘隙了，而擠在餘下的半個房間中央的方桌周圍，也是挨擠着人。而且，這些人并不是平常的「人」，他們的面孔都是一色的在好像只是薄薄的一層污垢的紫褐色後面透着慘白，沒有一張稍爲燃燒着生命的熱烈的表情。給汗漫漬得好像染上一道黑邊的帽子胡亂地歪在頭上，那神情是即使把它翻轉過來戴也并不會顯得滑稽的●粗布襯衫成了揩桌布，草綠色的軍服也已經不是單純的草綠，一塊一塊的成爲一種不規律的花花綠綠了：黑色，是汗污的成績，紫黑色，是曾經爲民族供獻過全部生命而用血液換取祖國的自由的土地的饋贈，褪盡綠素的黃色，顯露出和日光雨水搏鬥的歲月，而黃色黑色的附着物，也足夠說明在泥水淤積的戰壕和單獨拖着傷口奔馳十天半月的辛勞了。他們的衣服是雨天透濕就要靠晴天來曬乾的，如果有在一月以前換洗過一次的那麼一個，那眞要算這一堆裏面的最可羨慕的幸運兒，現實說明這這也完全是過高的奢望，不談別的，作爲他們的最大標幟和特徵的在他們頭上，手上，背部，臀部，腿子，……的創傷，就有很多已半個月沒有去理會了，紗布藥棉繃帶給濃血，汗污，泥土……浸透得完全失去了可以傲示於它底主人底一切的勝利的白色，換皮膚給蘇綠襤褸或別的什麼破舊的布條代替了，有的就索與全部推翻，用一塊紙張把傷口和空氣隔離，而一到了這房間裏，當一個手拿鉗子撕扯着藥棉紗布在藥水中浸染的工作者接觸到他們的目光的時候，便好像預先約定了似地，大家用着一種不可再忍耐一秒鐘的痛苦的表情，把全部掩護傷口的遮蔽物都褪下來，讓它滑落到地上，於是在這房子裏的每個人至少有一二處發射臭氣：從皮膚衣服帽子上發出汗臭，從滴着濃血的結着一層腐肉的傷口和沾染着厚厚的濃血腐肉的掉在地上的紗布上發出腐爛的惡臭，這種種交雜成的臭氣，藉着烘爐似的熱氣的蒸發，更特別顯散得快，整個的房子，就全給窒息住了，人們再也不能呼吸到一點眞正的空氣。

而且，他們還斷續着苦痛的調子哀叫着，那是一種在慘淡的黑夜的深山的猿啼，是一種在他的給炸彈毀滅了的父親的尸體旁的哀號到氣竭失聲時的小兒的呻吟，它的每一個音響都可以撕痛你的心壞

「我家是住在×××，因爲在上海住過幾年一我說不來純粹的杭州話，就這樣很爽快的告訴他。

「在上海做些事情的？快點說來！」他看看「良民證」又看看我的臉色。

「在上海紙店裏做生意，打仗後回來的」隨便敷衍他一下。

「啊，啊，啊，這張地圖是那個的？還有報紙，你們實在是靠不住的」另一位個子比較高而結實的呢帽的，檢查了我們所有的東西和全身後，突然在桌子上他發現了一張西湖風景圖和一張杭州新報，好像已被他看出我們「犯法」的證據似的。

「這是西湖風景圖，隨便買來看看的！」

「西湖風景你還不知道些？爲什麼還要買它呢？」

「因爲它畫得很好看，買回去給小孩子看看的」風景圖的確是我買來當工作時的地圖用的，可是我回答他以後，他也奈何我不得！

「那末報紙呢？」這問題還有理由了。

「報紙是大家看的，我們在×××辦公所天天有得分來，今天在街上，便到買一張來看看，難道也犯法嗎？」我是更加理直氣壯了。

「下次再買是要殺頭的！」高個子帶嚇帶罵的覺得沒有證據可以說我們是便衣隊，就把那張西湖風景圖一邊撕一邊兇狠的對我說。

二個小漢奸終於悻悻的走去，房間裏緊張的空氣頓時和緩下來，我們正爲着這緊張後面沉默的一剎那，忽然又聽到腳步響，大家以爲漢奸心不死，不要來跟我們找麻煩。「先生要喝些嗎？」誰知進來的是一位妓女。在同一環境裏，相差不一分鐘，就表現出這不同的兩幕，鮮明的表示出淪陷區裏敵人一方面利用漢奸來欺壓民衆，一方面又利用淫婦來消磨民衆抗敵的情緒！

「唉！」我拒絕了妓女的要求後，不禁深深的透了一口氣。

「哈哈」！

「哈哈」！我們不禁相顧而苦笑！

使得你的腦袋脹痛得要炸裂，你無論如何，找不到一絲感情的空隙，讓自己停滯在客觀的觀望裏，你尤其不能去發現那沉重的無光的眼，那失去血色的淡黃的唇片和那把皺紋擠聚到成爲一條一條的小坑的痙攣的臉，那不獨使你經驗到發現人生最大的罪惡的內心的苦痛，而且使你恐懼到你的洗滌傷口的工作。

本來，擺滿着書報雜誌的「長桌」旁是有很多民衆在翻看書報和通俗讀物的，即使在傷兵逐漸擁進來的時候，也還有幾個報沉醉者企圖掩擠着孔繼續支持下去，但這時卻都慌忙溜走了。像是他曾經用過最大的力量忍受過似的，出了門，他還用力一「嘆」的噴出一口氣來，然後又飽飽的呼一口進去填補。

工作到半天沒有休息過的從沒有學過醫學而被傷兵稱爲「醫官」的小鄧，顯然也竭盡了他的最大的支持力了，他面孔紅着，眼皮搭下，好像對誰有着一種絕大的憤怒，又像在要放聲大哭以前的孩子的激動，這是一種說不出而又不能對誰發洩的情緒，頂多只能把腳步重重地打擊地面，或把鉗子剪刀丟得響亮一點罷了。

這是給傷痛嚇迫着的傷兵所不能看清楚而體諒到的，他們每個人都希望搶先換藥以減少痛苦，而且，他們是還要忍着痛楚趕路的，然而我看出來了，急忙放掉別的工作去替代他的職務。

「醫官……替……替我……先……」在我面前幽靈似地出現了一個一雙手幾乎全部浮着腐臭的黃濃的小夥子，骨骼模糊地從好些指節上透露出來，就像到了第三期的發爛的梅毒，他全身抖擻着，兩手擾動得非常厲害，如同患了劇烈性的瘧疾。

我不敢看他的面孔，不自覺地垂下眼皮，好像向誰發恨似地咬緊牙關，用鉗子夾上藥棉去洗滌，然而不成，藥棉無論如何能不到傷口上去。——在痛苦者的顫動面前，我也顫抖了。

「你是什麼東西？——搶先」！

「你不同些？不依規矩」。

「快點嘛，把手定住！……老子痛死啦」。

從旁邊，從四面不斷地送來苦痛和憤怒絞結着的哀叫，這些不是對我的責備，但我總無法把我安定得清醒一點，在走進這張門以前，我是有着清醒的自信的，一跨進門，就再也不能說出我的腦子究竟在作什麼用途，思想着什麼了，我只覺到好像已成爲一個被公審的罪犯，充塞着羞愧和難堪，而那股窒息室內的各種臭氣交織成的氣味，簡直連我的全部感覺都有麻痺的危險。

然而，我終於用了最大的勇敢和殘酷把這一工作完成了，雖然他的低低的像一個垂死的病人的呻吟，和逐漸加快的顫抖，曾撕裂着我的心。隨即，我要小鄧招呼他到外面喝稀飯，又進行另一個的比較和平的換藥工作。

大約一個病人吃完兩碗稀飯的時光過去，他又幽靈似地出現在門口：

「醫官……」

這聲音裏潛動着一種使得我忍不住要流淚的什麼東西，我正想安慰他幾句，送他出去，可是他忽然用着顫抖的滿裹着紗布的手抓下了頭巾，身軀的上半截向着我面前直倒下來……我說不出來了，一股從來不曾有過的熱力從胸口湧聚到鼻尖，刺激着我的發燒的眼睛……

我絕不敢也不希望這種爲祖國流血的民族戰士的尊敬，我也不是爲爭求什麼報酬而工作，在我，那只是一種不容逃避的義務。然而，由這裏，我領悟到我的工作比我所想像的更高的神聖意義，它撥動我以至小鄧的重大的責任感，擊退了小布爾喬亞的根苗的發酵，——我又回復到了沒有跨進這房間的門檻以前的狀態……

小組討論會討論廢除打罵制，執行新紀律時，他正在徵求大家對於打罵制的意見，外面聽說就有隊附在罵着：

「我是要打的」！

這還是比較客氣的，有時，隊長也會在學兵面前公開宣佈：

「指導員的話不過是說說聽聽的——」

別的事，當然不能管，學兵有什麼困難和意見，都不過聽聽而已，小組討論會時，學兵首先是不敢說，他們也知道說出來也沒有用，只徒然給隊長的心腹去做報告資料，就是討論的結果，也僅僅口頭談談，誰也無法實現，因此，有的就乾脆不發言。指導員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兩天以前的事：

半夜，隊長外宿，隊附和軍需官都沉沉入夢了，微風送來牛鳴似的鼾聲，只有白指導員還在發紅的燈光下，趕寫一篇急須交卷的文章。忽然，在門口幽靈似地出現了一個學兵，臉色發黃，眼睛遲滯地失去光彩。他行了一個超過平時的角度的敬禮，艱澀地吐着：

「報告指導員，我的母親病得快落氣了，家裏來人叫我馬上回去看看……」

這在他是生疏的，他意識到這要求過度超出了他的權力範圍，然而他不能在一個蒙上悲哀的乞憐的面孔前而逃避自己的責任，他停下筆，夢幻似地問：

「你報告過値星官了麼？」

「沒有，他睡了，叫不應」。

「那麼——你回去吧！他企圖掩飾他的躊躇，用力地說出了這麼一句，就像卸下了一副沉重的甲子似地伏下頭去繼續寫作，然而，在心底卻另有一種什麼東西蠕動起來，緊壓着。

第二天的下午，他正在政治指導室和主任談天，那學兵又同樣幽靈似地出現了：

「報告指導員，隊長要關我的禁閉……」

（未完，下期續）

使得你的臟炎脹痛得要炸裂，你無論如何，找不到一條感情的空隙，讓自己停滯在客觀的觀望裏，你尤其不能去發現那沉重的無光的眼，那失去血色的淡黃的碎片和那把皺紋擠聚到成爲一條一條的小坑的瘦削的臉，那不獨使你經驗到發現人生最大的罪惡的內心的苦痛，而且使你恐懼到你的洗滌傷口的工作。

本來，攤滿着書報雜誌的「長桌」旁是有很多民衆在靠着桌沿翻看書報和通俗讀物的，即使在傷兵逐漸擁進來的時候，也還有幾個報報沉醉者企圖掩着鼻孔繼續支持下去，但過時卻都慌忙溜走了。像是他曾經用過最大的力量忍受過似的，出了門，他還用力「噓」的噴出一口氣來，然後又飽飽的呼一口進去塡補。

工作到半天沒有休息過的從沒有學過醫學而被傷兵稱爲「醫官」的小鄧，顯然也竭盡了他的最大的支持力了，他面孔紅着，眼皮搭下，好像對誰有着一種絕大的憤怒，又像在要放聲大哭以前的孩子的激動，這是一種說不出而又不能對誰發洩的情緒，頂多只能把腳步重重地打擊地面，或把鉗子剪刀丟得響亮一點罷了。

這是給傷痛壓迫着的傷兵所不能看清楚而體諒到的，他們每個人都希望搶先換藥以減少痛苦，而且，他們是還要忍着痛楚趕路的，然而我看出來了，急忙放掉別的工作去替代他的職務。

「醫官……替……替我……先……」在我面前幽靈似地出現了一個一雙手幾乎全部浮着腐臭的黃濃的小夥子，骨骼模糊地從好些指節上透露出來，就像到了第三期的發爛的梅毒，他全身抖擻着，兩手懔動得非常厲害，如同患了劇烈性的瘧疾。

我不敢看他的面孔，不自覺地垂下眼皮，好像向誰發恨似地咬緊牙關，用鉗子夾上藥棉去洗滌，然而不成，藥棉無論如何能不到傷口上去。——在痛苦者的顫動面前，我也顫抖了。

「你是什麼東西？——搶先」！

「你不同些？不依規矩」。

「快點罷，把手定住！……老子痛死啦」。

從旁邊，從四面不斷地送來苦痛和憤怒絞結着的哀叫，雖然不是對我的責備，但我總無法把我安定得清醒一點，在走進這張門以前，我是有着清醒的自信的，一跨進門，就再也不能說出我的腦子究竟在作什麼用途，思想着什麼了，我只覺到好像已成爲一個被公審的罪犯，充塞着羞愧和難堪，而那股窒息室內的各種臭氣交織成的氣味，簡直連我的全部感覺都有麻痺的危險。

然而，我終於用了最大的勇敢和殘酷把這一工作完成了，雖然他的低低的像一個垂死的病人的呻吟，和逐漸加快的顫抖，會撕裂着我的心。隨即，我要小鄧招呼他到外面喝稀飯，又進行另一個的比較和平的換藥工作。

大約一個病人吃完兩碗稀飯的時光過去，他又幽靈似地出現在門口：

「醫官……」

這聲音裏顫動着一種使得我忍不住要流淚的什麼東西，我正想安慰他幾句，送他出去，可是他忽然用着顫抖的滿裹着紗布的手抓下了頭巾，身軀的上半截向着我面前直倒下來……我說不出來了，一股從來不曾有過的熱力從胸口湧聚到鼻尖，刺激着我的發燒的眼睛……

我絕不敢也不希望這種爲祖國流血的民族戰士的尊敬，我也不是爲爭求什麼報酬而工作，在我，那只是一種不容逃避的義務。然而，由這裏，我懷悟到我的工作比我所想像的更高的神聖意義，它撥動我以至小鄧的重大的責任感，擊退了小布爾喬亞的根苗的發酵，——我又回復到了沒有跨進這房間的門檻以前的狀態……

小組討論會討論廢除打罵制，執行新紀律時，他正在徵求大家對於打罵制的意見，外面聽說就有隊附在罵着：

「我是要打的」！

這還是比較客氣的，有時，隊長也會在學兵面前公開宣佈：

「指導員的話不過是說說聽聽的——」

別的事，當然不能管，學兵有什麼困難和意見，都不過聽聽而已，小組討論會時，學兵首先是不敢說，他們也知道說出來也沒有用，只徒然給隊長的心腹去做報告資料，就是討論的結果，也僅僅口頭談談，誰也無法實現，因此，有的就乾脆不發言。指導員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兩天以前的事：

半夜，隊長外宿，隊附和執星官都沉沉入夢了，微風送來牛鳴似的鼾聲，只有白指導員還在發紅的臘燭光下，趕寫一篇急須交卷的文章。忽然，在門口幽靈似地出現了一個學兵，臉色發黃，眼瞳滯地失去光彩。他行了一個超過平時的角度的敬禮，艱澀地吐着：

「報告指導員，我的母親病得快落氣了，家裏來人叫我馬上回去看看……」

這在他是生疏的，他意識到這要求過度超出了他的權力範圍，然而他不能在一個蒙上悲哀的乞憐的面孔前面逃避自己的責任，他停下筆，夢幻似地問：

「你報告過值星官了麼？」

「沒有，他睡了，叫不醒」。

「那麼——你回去吧！他企圖掩飾他的躊躇，用力地說出了這麼一句，就像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似地伏下頭去繼續寫作，然而，在心底卻另有一種什麼東西蠕動起來，緊壓着。

第二天的下午，他正在政治指導室和主任談天，那學兵又同樣幽靈似地出現了：

「報告指導員，隊長要關我的禁閉……」

（未完，下期續）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內政部登記
浙省教文會審查證教字第一〇六號

白指導員

蕭仲訥

白指導員垂着頭，帶着在月亮底下散步的沉思與安閒，緩緩地向着政治指導室踱去，他的瘦削的面孔發青，眼顴骨突出得很高，因此眼圈周圍的一圈青灰色便像是它投來的陰影似的顯得更加濃厚起來。尖尖的鼻子端正地擺在中央，下面是抿得緊緊的厚嘴皮，大概是有什麼不如意或者太疏懶的緣故罷，不常長鬍鬚的嘴唇周圍竟也環繞着一個黑圈了。頭髮披散得從軍帽下爬出來，草綠色軍服雖然還未失去新製的光澤，但已爬滿了皺痕，使他不能不在行走時還時時去擦扯。

忽然，前面的水門汀的地面給壓迫得發出難聽的沉重的哀叫，還幾乎淹沒了響着在他腳底下的同樣的音調，動盪着周圍的氣氛，震顫着地面。白指導員像警覺到一種危難似地霍然抬起頭來，他發現那個鼠眼睛的曲背隊長正把手反搭在背後，無視一切地跨着大步向他挺進，於是隨着微微的慌急的浮起，在他的腦裏閃過一瞥疑問——

「怎樣好呢？笑笑了事，或者打什麼招呼呢」？

但他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就給另一種力量推向就近的一個拐角去了，兩個人的眼睛都只溜了溜。

白指導員來到這裏雖然不久，可是他與隊長之間已築起了一堵牆，這牆越來越見高大堅厚，一天天把他們遠遠地隔離得快要不透風了。首先，自然是白指導員看不慣隊長那雙時時在暗中看別人似的鼠眼，那永遠透着和着嘲弄和虛偽的笑和那故意要在別人面前表現隊長的地位的「威嚴」；但也有另一種力量推使他去跟他接近，那就是「做做上層工作」。不幸隊長竟然不大領情，還在他上任時就下警告似地把他圈套起來——

「……白指導員到這邊來，是教大家唱歌演戲，開小組會的……」

站在圍成訓話隊形的學兵面前的白指導員聽到這樣的介紹詞，心就往下一沉，一股幻滅的冷流擊退了騰騰沸揚着的火熱，幾乎連他預備好的見面詞也抓不住了，他怯怯地掃過一排一排的臉，那上面似乎也都盪漾着輕蔑和嘲笑，緊緊地向他凝視，於是從他的耳後跟上，另一種火熱又襲來了。他趕忙撇開去翹望那孤另另地立在隊伍後面的一顆長滿綠葉的大槐樹，表示一種悠然自得的鎮靜，這態度一直保持到隊長乃至他自己的訓話以後，自然，在他訓話時，他不能不丟掉那神秘的槐樹而投向學兵。

唱歌演戲是白指導員所感到興趣而相當「拿手」的，但他到這樣一個機械，單調，枯燥的軍事教育機關裏來，却不是爲着賣弄這種藝術，發展他的天才，而是懷着另外一種崇高的理想與目的的。一年多來，他老是在一些救亡團體裏兜圈子，這一套都弄慣了，他越幹越厭，越幹越覺得空泛，非換換空氣不可了，因此，他就選定了這最切實，最重要的軍隊政治工作。他認爲改良軍隊素質，建立新軍，都是依據於這軍隊的靈魂——政治——的。想不到這位隊長竟好像在救亡圈了裏碰過很大的釘子似的故意把一些宣傳方式固定在一個救亡同志的身上，視同一種「吃飯的本錢」，而自己却用着欣賞天邊的星月的態度加以嘲笑與輕蔑，遠遠地，遠遠地從自己身旁推開來，作爲一種恩弄的資料加到別人頭上去，這是怎麼回事呢？政治指導員難道就只能唱歌演戲開小組會麼？這簡直是侮辱！還有，還有那像在戲台上介紹一個將要出台的丑角似的態度啊！

這之後，白指導員就再也找不出一句可以跟隊長交談的話，特別是兩人碰頭的時候，那開頭第一句就比寫一篇「論軍隊政治工作」更困難，隊附和區隊長呢？當然也差不多。他不能不把自己拘束在政治指導室與自己的房間的狹隘的生活圈子裏，好像這就是龐大的教育機關分潤給他的存在的餘地。他房間很小，只要并排擺上三張床就再也找不出可以動一動身體的餘地，轉成黑色的磚塊的板壁上塗滿了塵土污漬，疏疏地點綴着不知是塗得太薄還或者沒有洗乾淨的灰白石灰。窗玻璃缺了一塊，代替它的是一張半透明的玻璃紙，從它上面望去，一株撒開着枝葉的高大梧桐掩蓋了前面的一切，擋住眼光的去路，給房內送來陰暗。他本想用白報紙來裱糊一下，掛上幾張木刻印照片，但這種雅興也給精神上的單調吞沒了，這是什麼地方？配得上掛這些玩意麼？

隔壁住着特務長和司書，一天到晚老是像長舌婦似的咕咕咕咕地躲在裏頭搬弄，還時時送來跟學兵氣促地爭吵和暴裂的屬飭務兵的喉音，不知什麼緣故，這些聲音的每一個音節都很自然地鑽進白指導員的心底，重重地擊刺着，使他無論如何靜不下來看書。有時，特務長連一個表冊的章子也故意要拿到他桌子上來蓋，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好像是在誇示他的精細，而鄙夷炫耀，那更像一個吝嗇的老太婆。

每次每次，他穿過特務長的房間回到自己的房子裏時，他總不斷去碰那特務長和司書的冷冷的帶着嘲笑的眼光，特別是有學兵個在那裏時，他更裝作有一件非常緊急的事壓在頭上似地加速通過，好像要保持住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但爲了考察對方的反應，他又不能不偷偷一瞥，於是更重的冷刺給自己帶來了。

房間如同一隻囚籠，環繞着的是一重重的黑暗，他一回到這裏面就給孤獨和悽涼折磨着，好像被這世界遺棄了，而更大的苦痛是他認爲這完全是一種可恥的逃避，決不是他初來的願望。他曾憧憬着跟學兵說話的親切和熱烈，他可以跟他們一塊唱歌，可以教他們看書，可以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們，替他們解除困難與痛苦……於是在他的周圍環繞着不少的笑臉，而他從這裏無限地吸取到慰安與歡樂，可是現在怎樣呢？跟學兵多談幾句話就要被猜疑爲「陰謀」，多有幾個學兵來接近就有人吃醋，如果要問問他們的困難和意見，那更顯然是有意跟隊上長官作對，馬上會引起大大的磨擦。有一個晚上問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地址金華酒坊巷 本期零售八分正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內政部登記
浙省教文會審查即教字第一〇六號

白指導員

蕭仲訥

白指導員垂着頭，帶着在月亮底下散步的沉思與安閒，緩緩地向着政治指導室踱去，他的瘦削的面孔發青，眼筋骨突出得很高，因此眼圈周圍的一圈青灰色便像是它投來的陰影似的顯得更加濃厚起來。尖尖的鼻子端正地擺在中央，下面是咬得緊緊的厚嘴皮，大概是有什麼不如意或者太疎懶的緣故罷，不常長髭鬚的嘴唇周圍竟也環繞着一個黑圈了。頭髮披散得從軍帽下爬出來，草綠色軍服雖然還未失去新製的光澤，但已爬滿了皺痕，使他不能不在行走時還時時去拉扯。

忽然，前面的水門汀的地面給壓迫得發出難聽的沉重的哀叫，這聲音淹沒了響着在他腳底下的同樣的聲調，動盪着周圍的氣氛，震顫着地面。白指導員像警覺到一種危難似地霍然抬起頭來，他發現那個鼠眼睛的曲背隊長正把手反搭在背後，無視一切地跨着大步向他挺進，於是隨着微微的慌急的浮起，在他的腦裏閃過一瞥疑問——

「怎樣好呢？笑笑了事，或者打什麼招呼呢」？

但他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就給另一種力量推向就近的一個拐角去了，兩個人的眼睛都只溜了溜。

白指導員來到這裏雖然不久，可是他與隊長之間已築起了一垛牆，這牆越來越見高大堅厚，一天天把他們遠遠地隔離得快要不透風了。首先，自然是白指導員看不慣隊長那雙時時在暗里看別人似的鼠眼，那永遠含和着嘲弄和虛偽的笑和那故意要在別人面前表現隊長的地位的「威嚴」；但也有另一種力量催使他去跟他接近，那就是「做做上層工作」。不幸隊長竟然不大領情，還在他上任時就下警告似地把他圈套起來——

「……白指導員到這邊來，是教大家唱歌演戲，開小組會的……」

站在團成訓話隊形的學兵面前的白指導員聽到這樣的介紹詞，心就往下一沉，一股幻滅的冷流擊退了隱隱沸騰着的火熱，幾乎連他預備好的見面詞也抓不住了，他怯怯地掃過一排一排的臉，那上面似乎也都洋溢着輕蔑和嘲笑，緊緊地向他凝視，於是從他的耳後跟上，另一種火熱又襲來了。他趕忙撇開去翻望那孤另另地立在隊伍後面的一顆長滿綠葉的大槐樹，表示一種悠然自得的鎮靜，這態度一直保持到隊長乃至他自己的訓話以後，自然，在他訓話時，他不能不丟掉那神秘的槐樹而投向學兵。

唱歌演戲是白指導員所感到興趣而相當「拿手」的，但他到這樣一個機械，單調，枯澀的軍事教育機關裏來，卻不是爲着賣弄這種藝術，發展他的天才，而是懷着另外一種崇高的理想與目的的。一年多來，他老是在一些救亡團體裏兜圈子，這一套都弄慣了，他越幹越厭，越幹越覺得空泛，非換換空氣不可了，因此，他就選定了這最切實，最重要的軍隊政治工作。他認爲改良軍隊素質，建立新軍，都是依據於這軍隊的靈魂——政治——的。想不到這位隊長竟好像在救亡團了裏碰過很大的釘子似的故意把一些宣傳方式固定在一個救亡同志的身上，視同一種「吃飯的本錢」，而自己卻用着欣賞天邊的星月的態度加以嘲笑與輕蔑，遠遠地，遠遠地從自己身旁推開來，作爲一種惡毒的資料加到別人頭上去，這是怎麼回事呢？政治指導員難道就只能唱歌演戲開小組會麼？這簡直是侮辱！還有，還有那像在戲台上介紹一個將要出台的丑角似的態度啊！

這之後，白指導員就再也找不出一句可以跟隊長交談的話，特別是兩人碰頭的時候，那開頭第一句就比寫一篇「論軍隊政治工作」更困難，隊附和區隊長呢？當然也差不多。他不能不把自己拘束在政治指導室與自己的房間的狹隘的生活圈子裏，好像這就是龐大的教育機關分潤給他的存在的餘地。他房間很小，只要并排擺上三張床鋪就再也找不出可以動一動身體的餘地，轉成黑色的磚牆的板壁上塗滿了塵土污漬，疎疎地點綴着不知是弄得太潮塗或者沒有洗乾淨的灰白石灰。窗玻璃缺了一塊，代替它的是一張半透明的玻璃紙，從它上面望去，一株撐開着枝葉的高大梧桐掩蓋了前面的一切，擋住眼光的去路，給房內送來陰暗。他本想用白報紙來裱糊一下，掛上幾張木刻印照片，但高雅興也給精神上的單調吞沒了，這是什麼地方？配得上掛這些玩意麼？

隔壁住着特務長和司書，一天到晚老是像長舌婦似的咕咕咕咕地絮道裏悵那家，還時時送來跟學兵氣促地爭吵和暴裂的罵勤務兵的聲音，不知什麼緣故，這些聲音的每一個音節都很自然地鑽進白指導員的心底，重重地擊刺着，使他無論如何靜不下來看書。有時，特務長連一個表冊的章子也故意要拿到他桌子上來蓋，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好像是在誇示他的精細，而[illegible]呢，那更像一個吝嗇的老太婆。

每次每次，他穿過特務長的房間回到自己的房子裏時，他總不願去碰那特務長和司書的冷冷的帶着嘲笑的眼光，特別是有學兵圍在那裏時，他更裝作有一件非常緊急的事壓在頭上似地加速通過，好像要保持住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但爲了考察對方的反應，他又不能不偷偷一瞥，於是更重的冷刺給自己帶來了。

房間如同一隻囚籠，環繞着的是一重重的黑暗，他一回到這裏面就給孤獨和悽涼折磨着，好像被這世界遺棄了，而更大的苦痛是他認爲這完全是一種可恥的逃避，決不是他初來的願望。他曾憧憬着跟學兵說話的親切和熱烈，他可以跟他們一塊唱歌，可以教他們看書，可以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們，替他們解除困難與痛苦……於是在他的周圍環繞着不少的笑靨，而他從這裏無限地吸取到慰安與歡樂，可是現在怎樣呢？跟學兵多談幾句話就要被猜疑爲「陰謀」，多有幾個學兵來接近就有人吃醋，如果要問問他們的困難和意見，那更顯然是有意跟隊上長官作對，馬上會引起大大的磨擦。有一個晚上同

地址金華酒坊巷本期零售八分正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